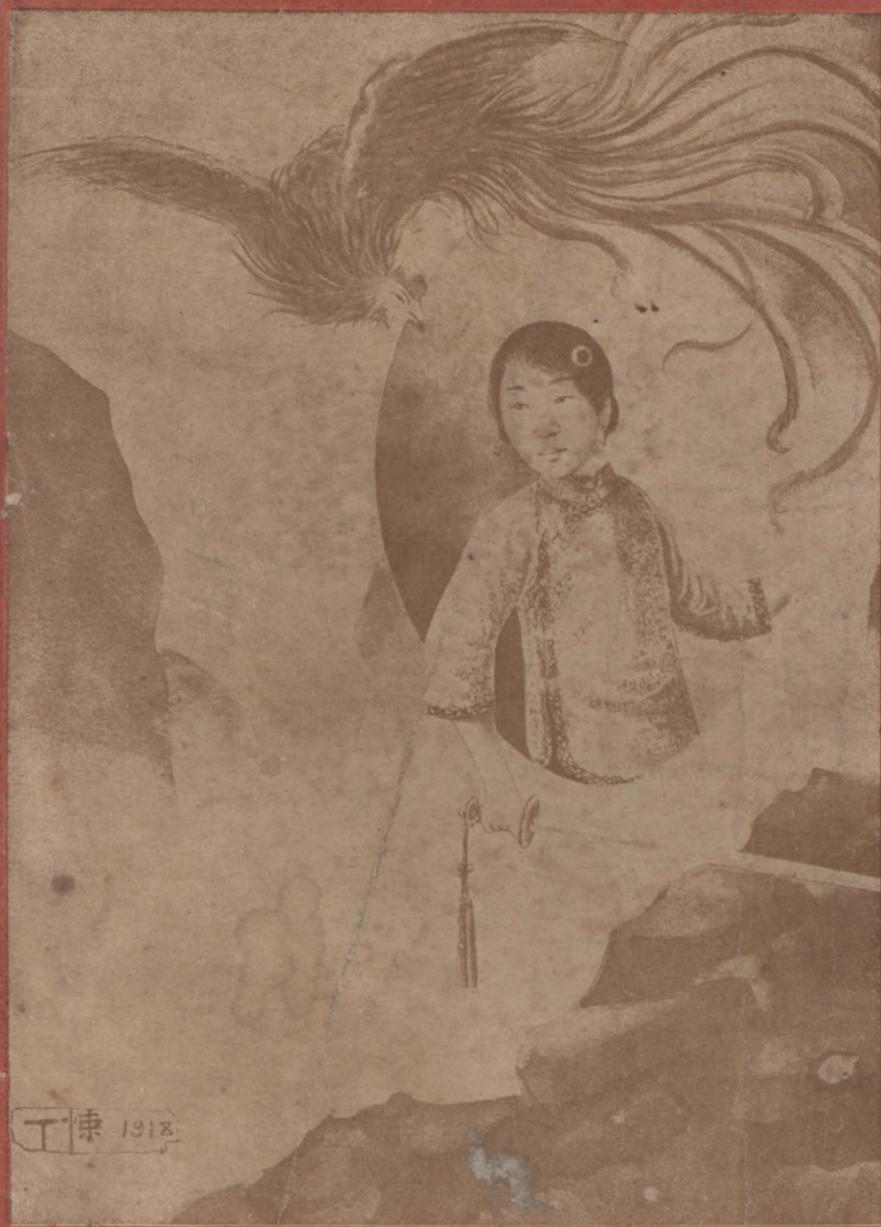


傳奇緣鳳凰

大羅



丁未 191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189B

小俠情
說 俠鳳奇緣 中集二

第二十一回 測玄機癡人說夢 聞急病孝女驚心

這一部俠鳳奇緣敘述韓素君的爲人讀者自能於吾書字裏行間彷彿其性情舉動大抵是一個孤高傲俗不肯與世圓融的人物雖在那個武漢熱鬧場中他閱世愈深處心愈冷平日已將萬事萬物看得雪淡大約只多着自家一個身子他也知道那些服食丹餌白日飛昂的妄誕然而要想擺脫一切塵俗少不得寄懷冥漠刻意冲淡借以涵養天君所以他那書室之中除得設幾部高文典冊其餘都是些道家語錄日夕研究雖居省城之中不大同人酒食徵逐倒是逢着花晨月夕他一般的攜着幾百青蚨不時的走到那座黃鶴樓上覓那些星卜相士談談玄理要知道那些相士大半都是乞食主義替人家卜卜休咎信口開河毫無道理如何禁得韓素君這一個大文學家駁難每每談

上海圖書館藏

不到幾十句話素君只得付之一笑給他幾十文相金飄然而去後來黃鶴樓呂祖洞裏來了一位設硯的道人生得鶴髮童顏一表不俗名字叫做魏伯陽年紀據他自己說起來已有一百四十四歲雖然其中不無有些欺詐然而遠遠望去八十歲外的人物確是有些不謬至於腹中學術雖及不得素君若講起甚麼道德經參同契素君却做得他座下一位高足弟子素君自從得了這個談玄知己狠是投契得來這是素君平日在武昌的事迹爲何我今日忽然提及呢其中却也有個緣故前回書中不是說鳳琴在江新輪船上第二天清早起身命娘姨去問問他父親可在船裏娘姨見船門鎖閉問起茶房又說昨天素君一夜不曾回房安寢雖然大家都在江新輪船上道不得個素君便飛昇而去但在娘姨聽見這句話少不得吃了一嚇忙忙的去稟告鳳琴鳳琴却不像娘姨這般倉皇自家收拾收拾便攏着娘姨先向大餐間裏尋覓了一遭依然不見他父親蹤迹那大餐間坐看臥着的人狠是不少見鳳琴婷婷嫋嫋遭

的走進來倒狠有些人向他瞧看鳳琴低着頭也不理他們一眼看見靠南有一張方棹團團的坐了有五六個人有男有女都在那裏打撲克牌其中有一個人想是輸了臉上急得紺紅一根一根的青筋從額角邊透露出來拱着一張嘴一言不發內中一個女子像是妓女模樣望着那人笑道我看你日下運氣煞是不濟輸幾十塊洋錢還是造化不然還怕要生災害病呢我們這船三層樓上有個道士替人相面算命是最靈不過你老實跑去問問流年看還派你將來該輸多少（三層樓道士由妓女口中說出用筆非常靈活）……鳳琴耳朵裏猛然觸着道士兩個字陡然想起他父親來莫不是也在三層樓上一轉身便攜着娘姨的手東穿西掠一直跨上那個三層樓來果不其然聽見他父親在一個房裏同人高談闊論鳳琴不便冒昧前去遂命娘姨先向那個房門首去望一望娘姨笑道哎呀原來老爺在這裏呢我同小姐幾乎什麼地方不尋遍了素君道些小的事你們都要如此張皇小姐可否同你一齊到這

樓上這位仙師是有根器的人。你們也不用迴避。小姐要尋覓我就命他到此處也。好鳳琴此時剛站在門側聽見這話遂挨身而進。素君一見了鳳琴眉花眼笑的向那位仙師說道這就是小女。此番是同弟子一路東下的向平之願一向未能完結所以不能隨老師入山也是爲的放他們不下。鳳琴走近素君身側呆呆立着只見那位仙師輕輕將個眼光向鳳琴瞥得一瞥。掀髯笑道：「好一位有根器的女郎。咳只是命宮磨蝎太多。近幾年來常有小人暗算。卽如目前怕還有異常災禍。素君是當今君子問凶不問吉。我才敢直言不諱呢。」素君吃了驚忙道：「仙師的話一些不錯。這孩子在五月間幾乎有生命之險……」素君話還未完那仙師又笑道：「不妨。不妨他這重災幸喜他紅鸞入命內中便有一个人出來援救他。這個人定然是位少年男子。哈哈將來他們却有許多事迹天機不可預洩。隨後你們父女再驗着便了。」鳳琴被這仙師幾句話說得毛骨竦竦不由的有些畏懼起來。又不便講別的話只得對他父親問道：「父親？」

幾時下樓據茶房說父親昨天一夜不曾回房難道便在這裏坐談終夜不成
道途之間還望父親保重爲是素君笑道這些事我自知道不用你替我操心
你先同娘姨下樓去罷我少停一會下來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講呢鳳琴點點
頭疾便隨娘姨下了三層樓依然走入他自家那個房艙裏却好那座輪船業
已下碇知己抵到武穴碼頭一時人聲又嘈雜起來鳳琴娘姨將艙門閉好又
將外面一個玻璃窗子輕輕將幃幃放下順手在書箱裏取出一本小小說倚
枕閱看好不容易等了有兩刻鐘光景人聲漸靜又聽見那船行動起來鳳琴站
起身子笑道好了直被他鬧得頭疼心悸幸虧在這船上是暫時的事萬一終
年在船上宿歇怕我這條小命不送掉了我一總不知道這上船下船的人爲
何如此興高采烈一點秩序也沒有娘姨笑道小姐你難道不曉得這不過是一
個小碼頭耽擱功夫尙不十分長久明天大約便要抵那九江那時候小姐
更要嚷着頭痛呢記得上次從家裏到漢口也是經過九江小姐擋不住那熱

鬧。我們。瞞着。老爺。悄悄的。向岸上。走了一遭。後來。聽見要開船。嚇得我們甚麼似的一口氣。趕上船。喘得要死。後來被老爺知道了。好生埋怨。我們胆大。鳳琴道。難道我們這一次回蘇州。又必須經過那個九江不成。（此處若不經過九江。這部俠鳳奇緣到設有文章做了一笑。）娘姨咁嘆一笑。正要回答。驀抬頭見素君推門而入。這才忍住笑端了一張湘妃竹椅子放在床邊。讓素君坐下。素君笑問道。你們有甚麼可喜的事。這般好笑。可告訴我聽。聽不許瞞我。娘姨笑道。小姐嫌適才那個碼頭熱鬧。問我此次可再經過那個最熱鬧不過的九江碼頭。我就提起上次在九江碼頭同小姐溜上岸的事情。不料老爺已經進來。素君笑道。由漢口到我們蘇州。如何能豁過九江。小姐問的原是奇特。但是小姐在九江曾經上岸一走。我還嗔怪你們少不更事。誰知我此番倒要蹈你們的覆轍。却也要上岸一行。你們在船上等候我等。這船要開時。我自會回船。你們却不要大驚小怪。鳳琴驚問道。這又爲甚麼緣故。父親在這九江又沒。

有熟朋友素君笑道。其中却有个緣故。你們適才尋覓我不是在第三層樓上。看見我同一位全真道人坐着講話。這道人名字叫做魏伯陽。我們是在武昌黃鶴樓上結識的。我佩服他學問。呼他做師尊。承他不棄。說我身中狠有仙骨。也就將我當做弟子。我此番回蘇忘却向他告別。及至開了船。我十分懊悔。不迭也就付諸無可如何了。誰知我上了船。接二連三的同姬家少太太周旋。又有甘海卿那邊家人鬧了好半會。一直將他們送了上岸。我回房間裏略事休息。船既開。行人聲漸靜。我向大餐間裏吃了點稀飯。及至回房之後。桌上已放着一張柬帖。却是魏師尊的手筆。原來他也搭着這輪船到廬山枯嶺去的。說也奇怪。不知他爲何也知道我在這船上巴巴的寫着柬帖來約我同他談。談他的房間便在這第三層樓上。我非常歡喜。隨卽去看望他。他是終夜不肯睡覺的人。我也苦於船上喧譁嘈雜。便是睡覺也不能安靜。所以兩個人揮麈清談。倒是別有風味。說話之間。我便探聽他赴廬宗旨。他說的話真個叫人心。

胆俱悸。他說七夕這一天夜涼風靜。明星爛然。幾次坐上雲床。都覺心緒潮湧。約莫有三更時分。他瞞着他用的那個短僮。悄悄攜着一柄拂塵。緩步低聲不由的走上那座黃鶴樓頂。其時萬籟沈寂。茫茫大地。一個人影也沒有。祇覺得風簷鐵馬與那些敗殘黃葉颼颼的叫人聽着不寒而慄。他便將樓上四面窗子一一推開來。憑欄眺望。這個當兒猛見西南角平野之間。平空透起一道紅光來。天矯半空。不知道的還疑惑是赤龍下降。紅光四圍有許多碎星奔騰跳躍。揆度那個地址。便在閱馬廠駐紮大營所在。初時還吃了一嚇。繼而越看越愛。便目不轉睛的凝視。這道紅光究竟作何結局。約莫有炊飯光景。那紅光才漸漸淡下來。頓時又覺得天地晦暗。先前從星光中也還看見那江光山色。這一會功夫。一件也看不清楚。一個武昌全城都籠罩在沈沈烟霧之中。一時那樓上樓窗或開或闔。好像有無數奇鬼縱橫出入。魏師尊這時候也就覺得一根根寒毛孔裏透入無數冷氣。那個牙齒兒不由一對一對的廝打起來。

(暗伏後日事迹筆筆奇絕而又近理)鳳琴聽到此處不禁怕起來說父親不用講罷我聽着有些害怕呢虧這個姓魏的竟敢獨自一人在那個黃鶴樓中間(老父尊之曰師尊姑娘口中只曰這個姓魏的姑娘畢竟妙人)素君笑道這個有甚麼害怕呢將來害怕的境界比這個要利害得百倍你年紀小橫豎這件事都該看得見萬一你父親在這三五年不死怕也要耽這個驚恐鳳琴道畢竟那一夜裏忽然現出這種怪異是個甚麼緣故呢素君道你不用着忙我還有話告訴你你想這個當兒要在別的人自然疾忙下樓躲入他那臥室去了究竟魏師尊修練多年甚麼捉怪拿妖的伎倆他也有幾分把握遂凝了凝神重行將心鎮住倏的便在呂祖龕前程設的那個蒲團上歛神屏息端坐有一個更次神遊太虛偵察將來的前因後果才知道我門中國不出五年有一番掀天動地的變局……素君說到此忙低低俯着鳳琴耳朵說道大清國的氣運不久就要告終(若在今日便大着聲說着不妨)鳳琴笑道父親你

這話可真不真。若是那位仙師果有這先知之明，我便喜歡不盡。滿人入關，主我中國如今已將近二百餘年。這二百餘年之中，我們漢族竟沒有一個掀天揭地的男兒出來創一番事業。這也是我們中原憾事。其實我與滿人也並沒有甚麼深讎。大隙不過在情理上講起來，他佔據着我們這錦繡山河，也須要讓我們漢人吐一吐氣。循環之理勢所必然。況且他們列祖列宗還出了多少庸才。外交史上替我們國民丢了許多面子。我們如何不惱恨他如今氣數衰頽。國政叢脞。那幾位親王貴族只知道安富尊榮。至於外侮內訌。一共也不知道料理。尙不肖讓賢避位。也要算得是個冥頑不靈。可惜女兒是個閨娃若是……素君聽見鳳琴連篇累牘的說了這一番話。忙笑着掩他櫻口說罷了。罷了。你不用胡講。罷你簡直同那些革命黨是一鼻孔出氣。總怪我不好。不該同你講這些犯法的話。你就沒輕沒重亂嚼起來。你須明白。此時大清還是大清。沒的鬧出亂子來。叫我擔驚受怕。好姑娘。你歇着罷。看你這般認真臉都。

急紅了。（想見鳳姑娘英氣勃勃，吾愛其人。）鳳琴又冷笑道：我那裏敢做甚麼革命黨呢？俞竹筠就是我的眼前榜樣，同父親挾仇的人又是不少，我何嘗有被別人聽見？父親你請放心，你只管再告訴我，叫我喜歡那個仙師知道大清國要亡，但是大清國亡過之後，又換了甚麼朝代呢？素君道：便是這個道理。叫人難於參透了。魏師尊也爲這個道理悟不出來，夜間請教我，叫我替他詳解詳解。你是個聰明孩子，你或者詳解得出來也未可知。據魏師尊說，他那時候出了元神彷彿到了一處宮殿，分明看見今上坐在一張寶座上，上首排列的全是本朝列祖列宗，倒好有十幾位之多。今上座末還剩得一個坐位，也是帝王裝束，年紀只得三五歲光景，以下便再也没有座次了。魏師尊吃了一嚇，却好丹墀之下立了許多侍衛，師尊便悄悄問了一聲，說這是個甚麼所在？內中有個侍衛便低低告訴他，說這是清室宗廟，你要再看將來時局，你可到對。

面。那所宮殿裏去。望一望。師尊點點頭。疾抽身子。逕向對面一所宮殿行去。真個將師尊濛住了其間體制。全然不像君主國裏的樣兒。一位一位的裝束。好像到了西洋國看見外國人一般。至於那些人又全是我們漢人並非異族。（吉祥文字）殿下也立着許多侍衛。師尊又悄悄問着說。這是甚麼朝代國號。是甚麼那些人可是將來的君主。話還未完。這個當兒被一個侍衛吆喝了一聲。說。呔。你這不達時務的人。如何敢向這尊嚴所在窺探。甚麼君主。君主將來。我們中國是再沒有君主出現的了。（那裏知道還幾乎出現了兩次）這一聲。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霹靂。將魏師尊從夢中驚醒出了一身冷汗。及至醒來。依然盤膝坐在呂祖龕前那個蒲團上。我生平却是個最不相信這些邪說的。然而休咎之徵。隨着人心感召。却是有些道理。我細細將師尊這個夢境想。去總覺得入後有點荒幻。（誰知一點荒幻也沒有一部二十四史。你父親也算。是爛熟的了。無論唐虞無論桀紂好歹。總須有個君主。便是晉代的五胡。

亂華唐末的羣雄割據。不過制度亂些。國祚短些。總不曾聽見不推戴一個君主。而可以立國的道理。師尊猜測不出。我也猜測不出。所以這一夜之間便被這場夢鬧得一塌糊塗。你想想還有心腸去睡覺麼。好孩子。你若有甚麼別的見解。你說出來。我們大家評評看。鳳琴笑道。父親。你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可謂定評)這個有甚麼難猜。分明是個推翻帝制建設共和的佳兆。那夢境對面殿宅裏坐的偉人。自然是我們中國將來許多總統。我聽了父親這話。好生快活。無論那仙師有這夢。固然到這地步就是仙師沒有這個夢也必然做。好到這地步(措語妙絕。可見姑娘只信理而不信數)。說得素君也笑起來。說道話雖如此。並不是你父親連個共和國總統都不知道。(原此一筆最好不然竟將素君說成一個三家村塾師矣)只是想起來總有些不對。因為我們中國四千餘年都是君主政體。即便講究改革。也須經過幾重階級。若是一躍而躋共和天下。總沒有這樣容易的事。縱使成功。這基礎也必不穩。固怕你還

是小孩子見識只顧說得熱鬧。（又誰知小孩子的見識比你老人家還真還確一笑。）這個夢境還須研究好在魏師尊有一位師父修道廬山。魏師尊此番赴廬也是爲的拜謁他那師父兼將這件異夢求他師父指示迷途魏師尊還約我輪船抵九江碼頭的時候親自陪他到棧房裏去走一遭好在輪船在這碼頭耽擱的工夫很久我陪他走後你們在船上等我一經等到要開船我自然會上船決不誤事的。（預安一筆）說畢又長嘆道天下大局治久必亂中原劫運去洪楊之後已有六十餘載恐怕人民又要罹一番兵火之劫世無桃源同你們母女到那裏避秦呢鳳琴笑道父親又來多慮了中國之大不止我們一家數人世治則共享承平時亂則同肩艱鉅何必定要置身世外獨善其身上帝一視同仁雖有桃源料不肯單單爲我們而設萬一蟲沙浩劫數不可逃看你女兒高舉義旗做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叫那些鬚眉濁物不敢小覲我們這些英雄呢……素君變色說道癡了頭又發狂論了你歇一歇叫娘。

姨招呼茶房替你們開飯罷我到大餐間去坐坐明日大約可以徑抵九江夜間早些休息不許同娘姨再胡說甚麼輪船上人品不齊魚龍混雜弄到別人家耳朵裏不是誚你輕狂定要疑你悖逆我們但願一路平平安安直抵家鄉便是託天僥倖了（一路上又何至不平安素君忽發此不祥之論竟爲下文張本言爲心聲可不懼哉）鳳琴也笑了一笑素君走後他又同娘姨議論起來簡直將目前之危局將來之希望原原本本說給娘姨聽把個娘姨也引得眉飛色舞主僕兩人毫不覺得客途寂寞果然到了第二天剛是午飯時候船上又頓時譴諱起來鳳琴笑問娘姨道是不是又抵九江了娘姨笑道小姐猜便着我們快將艙門閉起來罷否則他們又要鬧進來橫七豎八的要替你搬運行李饒你向他分辯得清楚已是舌敝唇焦這又何苦來呢娘姨一面說一面便將艙門關得完風不透只聽得那甬道裏面紛呶雜沓一點秩序都沒有了真個叫人聽着害怕不多一會忽聽見有人在外推門娘姨怒起來忙發

話道我們是往鎮江的告訴你們不在此處上岸只管到這裏胡鬧則甚……外面那人忽的大笑起來說我知道你們是往鎮江的我却不是同你們胡鬧你開一開這門不妨……這幾句說話引得鳳琴哈天撲地的大笑罵娘姨道蠢才你還不快快開門你好細聽聽外面講話的是誰分明是老爺聲音虧你還說他是胡鬧你才胡鬧呢娘姨也不禁大笑忙將門開了笑道原來是老爺我真個被他們鬧昏了素君笑道這個我不怪你們你們將這門關閉好了我是極贊成我不過走來告訴你們一聲此時魏師尊的行囊已經上岸我陪他走走卽刻就來鳳琴道父親千萬不要多耽閣叫我們懸心素君道我自理會得說着忽忽的又擠向人叢中去了這個當兒娘姨便又看見走過一陣油辮大項的少年眼睜睜的只朝船裏望娘姨向地上重重啐了一口順手將船門撲通關得起來只聽見那些人哈哈大笑逕跑過去娘姨又好氣又好笑喃喃的罵道這些死不盡的娼根兩隻烏珠比強盜還利害鳳琴笑道你也忒了你

何犯着同他們狗一般的人認真我們又不比人少一隻眼睛鼻子他要看還不是儘着他們看個飽你罵了他反覺得多事娘娘笑道說得倒好小姐若是果然一隻眼睛鼻子他們又不來瞧小姐了我們爲甚白白的給他們瞧了開心鳳琴笑道奇呀你說的話我簡直一些不懂怎麼瞧了我們就算是開心（語妙天下）我初記得從前有這麼一次因爲葉小姐說有人要瞧我我其時尙不免有些孩子氣聽見這話臉上羞得通紅說葉小姐應該拿這話來奚落我後來被葉小姐駁了我一個痛快說人家眼睛長在人家額角上我們做女孩兒的難不成有禁止人家不看我們的權力我後來細想他這話委實不錯自此以後無論走到甚麼熱鬧地方我總是落落大力的人拿眼睛瞧我我便也拿眼睛瞧人那瞧我的人轉覺不好意思佯佯的便走過去了（此便是目下女學生的程度不謂鳳姑娘已開其先）我最可恨的那些小家閨女驀然見個生人人拿眼睛瞧他他固然臉上一紅便是人家不曾拿眼睛瞧他他也

是臉上一紅。我倒要問問他這臉紅的緣故。畢竟是爲着何來呢？恐怕他那顆心就有些不堪問的了。娘姨笑道：「小姐這一駁，真駁得痛快！我的意思不過以爲我們做女人的固然不能禁止人家瞧看，但是他們這些臭男人瞧看女人的心究竟不是安着甚麼好心？」鳳琴笑道：「你這文章又做得太高了！他們這些人也配講到良心……」說話之間，只聽見外面搬運貨物的聲音，邪許不絕，還夾雜着許多賣什物的，只管在這甬道裏走來走去。約莫又過了好一會功夫。

鳳琴問道：「老爺上岸已經將近一點多鐘了，如何還不見轉來？」娘姨笑道：「早呢！小姐你不用着急。小姐留心聽，那買什物的漸漸少了，才是到了開船時候呢！」說起來上次到湖北時候，太太曾經叮囑我說：「若是順道九江，九江磁器是最著名的，叫我門買兩桌飯碗二十四隻羹匙，二十隻茶鍾，左右閒着沒事，器皿的好。鳳琴笑道：「這個最好，不過我還有一件事託你。你替我留心那些賣磁器的小姐，你將門關好了，我到闌干邊瞧瞧，有合巧的便趁着這個當兒買了也。」

人。如。有。雨。過。天。青。的。小。膽。瓶。兒。你。多。少。須。得。買。一。個。給。我。我。留。着。回。家。去。插。那。
素。心。秋。蘭。只。是。可。惜。沒。有。舊。的。第。一。要。顏。色。勻。淨。不。大。刺。目。也。就。可。以。將。就。用。
了。娘。姨。笑。道。我。這。個。自。理。會。得。不。用。小。姐。操。心。想。起。來。小。姐。不。提。起。雨。過。天。青。
的。顏。色。倒。也。罷。提。趕。這。雨。過。天。青。的。顏。色。我。轉。又。觸。起。一。件。事。我。今。年。在。元。
宵。那。一。天。不。是。失。乎。跌。碎。了。小。姐。一。個。雨。過。天。青。磁。水。仙。花。盆。我。至。今。心。裏。總。
覺。得。非。常。抱。歉。停。會。子。若。是。遇。着。這。水。仙。花。盆。子。我。必。買。一。個。來。賠。償。小。姐。
遙。遙。迴。應。前。文。真。是。情。文。並。茂。然。我。因。是。遂。又。憶。起。馮。阿。祥。不。知。鳳。姑。娘。芳。心。
又。何。如。也。一。好。了。我。這。個。心。願。鳳。琴。望。著。他。啐。道。你。這。人。真。瞎。起。疑。心。我。叫。你。
替。我。買。花。瓶。難。道。是。有。意。要。你。賠。償。那。水。仙。花。盆。子。不。成。到。了。你。嘴。裏。這。一。說。
轉。叫。我。慚。愧。了。你。便。是。買。得。來。我。也。不。要。(兒。女。妮。妮。語。此。最。可。聽)娘。姨。笑。
道。不。是。這。般。說。小。姐。雖。然。不。見。得。要。我。賠。償。我。是。自。盡。我。的。心。小。姐。快。不。用。生。
出。別。的。疑。團。來。而。且。那。賣。磁。器。的。還。不。知。道。有。這。水。仙。花。盆。子。沒。有。我。不。過。說。

這一句話兒頑要……娘姨說着也就走出去了。鳳琴覺得又過了好一會。依然不見他父親回船。心裏十分焦躁。悶沈沈在船裏坐著。覺得心神不定。耳邊聽見外面。依然是人聲喧雜。又有些害怕懊悔。不該讓娘姨到船外邊去買磁器。轉撇得自家孤另的坐著。越想越煩躁起來。倏的站起身了。輕輕將船門開放。探出半個身子。東瞧西望。望了一會。只不覺他父親同娘姨的影子。正在這時候。驀然見船外面跑進幾個人來。面紅氣喘。分開船上擁擠的人。直向自家。這房船躡入。鳳琴嚇了一跳。忙厲聲問道。你們是誰。如何這般冒失。這船裏是有人住着的。這幾個人也不知道。聽見不曾。聽見只把鳳琴望了一望。急急的問。迫哎呀。這房間可是六十四號。不是說着。內中便有一個人伸頭墊脚去瞧看。房門邊的牌號忽然失聲叫道。正是六十四號。有了。有了一抬頭。向鳳琴問道。小姐是不是姓韓。鳳琴答道。你問我。則甚。那人急道。你原來就是韓小姐。我們是九江碼頭上名利棧房裏的茶房。適才有位韓老爺。同着一位道士。到

我們棧房裏下店。我們管事的隨卽招待揀了一個極清潔極高爽的房間給他們。他們二位坐進去不多一會誰知那位韓老爺得了一個烏痧脹頓時昏迷不醒奄奄一息嚇得那個道士同我們管事的都着了慌。灌救了好一會依然不曾醒轉眼見得是不濟事了。道士沒有法子又因為韓老爺身邊沒有一個親人趕緊遣我們到這船上說明了是第六十四號房艙叮囑我們一經見了小姐便請小姐趕快帶了你們女管家前往轎子已經雇好擋在船頭上。經事不宜遲小姐趕快走罷。這一番話將鳳琴嚇得魂飛天外不禁哇的一聲要哭出來。猛然一個轉念忍着眼淚鎮靜問道據你們的話果然是我的父親病了。但只是憑你們口說我的父親如果在你們棧房裏如何不帶點憑證來給我瞧看。（足見鳳姑娘未嘗不十分精細）鳳琴說着只管拿着眼瞧來的那幾個人神氣內中有一半人被鳳琴這話噤住了一時回答不來內中有個瘦長的臉白淨面皮忙走一步望鳳琴笑道小姐這話未免錯了。韓老爺倉卒得

病是人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們敝管事的同那位魏先生叫我們打轎子來接小姐也萬萬疑惑不到小姐不肯相信巴巴的還在韓老爺身上拿件東西來做憑證而且我們若是造謠來欺騙小姐我們如何又會知道韓老爺便是姓韓又知道小姐定然住在這船上第六十四號房間哩千不是萬不是我們奉着差遣總沒個不是橫豎小姐相信呢就去走一躺也好小姐若是果真不相信呢我們立刻回我們棧房去告訴我們敝管事親自來請小姐或是讓魏先生來請小姐那都不干我們的事請小姐仍將船門關鎖好了我們便逕自回去罷省得叫小姐疑惑我們是歹人說着便向那幾個同來的人丟了一個眼。色。大。家。都。忽。忽。像。要。走。的。光。景。一。神。態。逼。真。一。番。話。又。說。得。玲。瓏。剔。透。姑。娘。安。得。不。入。玄。中。一。鳳。琴。此。時。也。知。道。他。父。親。果。然。病。了。那。珍。珠。眼。淚。滾。滾。的。直。墮。入。襟。袖。忙。止。住。那。些。人。說。道。承。諸。位。的。盛。情。因。爲。我。們。老。爺。猝。病。巴。巴。的。來。接。我。並。不。是我。疑。心。諸。位。是。歹。人。我。因。這。事。狠。是。重。要。不。得。不。問。一。聲。諸。位。千。

萬不可生氣。我立刻便同諸位上岸去走一遭。只是我用的那個娘姨，適才到船頭上去買磁器，還不曾見他回來。這便如何？是好？諸位可能替我去招呼一聲？叫他趕快到我面前好攜着他同行。只見那個瘦臉的人又笑道：「小姐吩咐這話，却是難於照辦了。你看這船上人山人海，知道你們這位娘姨在那裏？我們又不認識他。既然他不在小姐面前，却也不妨。小姐便不必等他。好在小姐不過到我們棧房裏走一走，立刻便要同老爺回船。這船不久要開輪，又不能在岸上多耽擱。怕小姐從岸上回船的時候，你們那位娘姨買磁器還不會回房。」船呢？鳳琴躊躇了一會，又被那些人連連催逼，不得已撩起衣襟，忽忽的逕跟着這班人離了房。走到靠蔓船的這一邊來，那些人便挪過一乘轎子，請鳳琴坐入去。如飛的抬着便走。素君自從陪著道士魏伯陽上岸，魏伯陽果然投的是名利棧房，殷勤邀素君到他住的房間裏，用了些茶點，又說此番本是因為本師在廬山修鍊，多年不曾問候，實在看出武昌不久將有炮火之。

刦。自己。雖然。在。黃。鶴。樓。賣。卜。又。沒。有。甚。麼。生。意。所。得。金。錢。並。不。敷。餉。口。平。素。參。
悟。的。書。多。有。疑。難。要。義。却。好。借。此。機。會。來。此。質。問。質。問。本。師。素。翁。倘。有。志。學。仙。
此。番。當。在。本。師。座。前。代。爲。介。紹。他。日。尋。我。們。師。徒。蹤。跡。廬。山。深。處。當。可。結。一。重。
香。火。因。緣。素。君。連。連。點。頭。復。又。長。嘆。道。兒。女。累。人。塵。緣。未。淨。卽。如。此。番。旋。里。也。
是。迫。於。家。室。之。累。否。則。此。時。正。不。必。重。行。再。登。那。輪。船。早。隨。吾。師。逕。赴。白。雲。之。
鄉。何。等。安。逸。老。師。說。武。昌。不。久。將。有。炮。火。之。劫。料。想。氣。機。所。感。必。然。萬。方。一。轍。
鄂。城。既。非。樂。土。吳。郡。亦。未。必。遂。是。桃。源。兵。戈。所。指。萬。一。禍。及。金。闖。不。識。弟。子。此。
行。得。免。鋒。鏑。之。患。否。魏。伯。陽。聽。素。君。說。畢。旋。將。幾。個。指。頭。屈。了。幾。屈。微。微。含。笑。
道。無。礙。無。礙。長。江。一。帶。除。得。石。頭。城。下。不。免。殃。及。人。民。吳。郡。有。程。公。坐。鎮。此。公。
倒。是。通。權。達。變。兵。燹。之。禍。倒。還。有。限。至。於。素。翁。呢。除。得。筆。鋒。犀。利。不。無。少。賊。天。
和。然。而。秉。性。慈。祥。淡。於。榮。利。既。不。爭。名。於。市。何。至。災。及。其。身。放。心。放。心。我。們。後。
會。有。期。恐。那。輪。船。不。能。久。候。尊。駕。可。快。快。上。去。罷。我。也。不。能。遠。送。就。此。長。揖。告。

辭了。說着便邀素君出了棧房。素君少不得行了分別的禮。快快的仍望江岸行來。所幸那隻輪船依然泊在那裏。遠遠望去。那些上下的。人多如螞蟻。肩挑背負。隨風送來無限邪。許之聲。素君不禁慨然長嘆。暗想這些人忙忙碌碌不知所爲。何來大抵利鎖名羈。累人欲死。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觀察此種景象。益發令我翛然有出塵之想了。且思且行。不覺已抵碼頭。匆匆跨上臺船。越了幾重門闌。已上了江新輪船。一心懸掛着鳳琴。怕他們等得心焦。（我聞此語。心骨爲悲。）也無心瀏覽風景。逕向第六十四號房艙走來。一眼已瞧見娘姨敞着艙門。自家蹲在地面上。面前放着許多磁器。一件一件的在那裏擣掇。一抬頭看見素君忙含笑站起身來說道。老爺回船了。在岸上倒不曾多時耽擱。適才聽見那些茶房已催那些做買賣的人上岸。倒好有兩遍了。大約開船的時候已是不遠。我剛在這裏焦心。怕老爺趕不及上船呢。素君也笑道。我這個如何敢大意。若是我一個人搭隻船呢。便是錯過了。不過拚着拋棄了這許

多行李。區區身外之物我却看得雪淡。有你同小姐在一處走如若不見我返船那船又匆匆要開行起來不要把小姐急壞了。（當告之曰行李是身外之物小姐獨非身外之物乎語語解脫語語仍是擺脫不開吾爲素君忍俊不禁一說起小姐來他敢又在房間裏睡着了如何不見他影子你去喚他起來日間睡足了夜裏又睡不沈着又該想這樣想那樣弄得五心煩躁在路上又要鬧起他的舊病肝熱來左右閒着沒事便去看看江景也自不妨（慈愛之情溢於言表愈見下文之悲）娘姨笑道誰說小姐不是看江景去了他何曾在床上睡覺素君道好好由他散散心罷但是這時候閒人甚多叫他不要遠走你將這些磁器擣掇好了便去尋覓他同他在一處游覽游覽我也不耐煩這船上嘈雜我到自家房間裏靜坐一會等開了船叫他到我面前來閒話（這時候還說如此從容不迫的話我恨不得登船告之我又苦於當時不在船上奈何奈何）說着素君逕自回轉他住的房艙去了不多一會聽見那汽

笛嗚嗚的接二連三的響了幾聲那個船身便骨冬骨冬的移動起來（奈何奈何我真急煞）娘姨攜掇磁器已畢果然又替鳳琴買了一個雨過天青的水仙花盆巴巴的擺在一張几上這才帶好了房門自家欵欵的走出來尋覓鳳琴先前船上還是鴉飛雀亂的到此已是靜蕩蕩的除得那些艙裏艙外有人行動早又是風平浪靜秩序井然（確是開船後光景）船舷之間一眼望去更沒有他小姐鳳琴影子心下便好生疑惑（第一層是疑惑）再走轉去又繞到那邊船舷上也有幾個男女旅客憑欄閒話凝神細看小姐鳳琴却不在裏面不由的吃了一驚（第二層是一驚）娘姨便一口氣跑上第三層樓上尋覓一遍毫無下落心裏只顧突突的亂跳（第三層是心跳）暗想小姐他縱是貪着頑耍總不至冒冒失失會跑到統艙裏面去不管他我再向統艙裏尋覓一遍看是何如及至走到統艙那些單身客人都將床榻佔滿了還有些將被褥鋪設在船板上橫躺着在那裏吸鴉片烟大家看見娘姨走進來又

見。他。是。蘇。杭。女。人。皮。膚。雪。白。面。目。生。得。異。常。清。秀。單。論。他。六。寸。膚。圓。已。駁。人。消。魂。欲。絕。（娘姨發現此書，已逾多日，終不曾敍他顏色，借此處一點想見牡丹佳麗，綠葉亦自不凡）一齊都把眼光來放在他身上，還有些切切私語，指手畫腳，不知議論他甚麼。霎時間便狠有些不規則的舉動出來（數語寫盡社會惡劣，又想見孤客心情）娘姨抱着滿腔心事，也不理會他們，只管東張張，西望望，來回走了一遍（此等情形，何堪入衆人眼目）那裏有個小姐影子，猜道這事狠是不妙，不由含着滿眶眼淚，幾乎急得要哭出來（第四層要哭出來，在娘姨的意思，總猜到鳳琴或者在那人煙稠密的時候，一時不慎，被人擠落在水裏，可算他的刦數屢次，都是在狂濤駭浪之中，月兒湖呢，千幸萬苦。有個馮少爺，星夜去搭救他，萬一此次落水，再不會有第二個馮少爺出來，又救他上岸（竭力反激，却又隱而不露，真好文章）況且這長江莽莽，便是沒有風色，那浪頭飛舞，也就叫人看着害怕，比不得月兒湖水波蕩漾掉下去。

尙不至於喪失性命。這是葬於江魚之腹。自是意中之事。我不料他這副花容月貌。老大沒生着眼睛。一定要叫他墮水而死。一點憐惜他的意思也沒有。老爺最鍾愛的。又只有這位小姐得了這消息。不知他如何着急。心裏越想越沈痛兀的。從袖裏取出一方手帕。悲悲咽咽重行走轉來。一直向素君住的那個房間去報告。一面用手推門。一面從嗓子裏咽了一句。說老爺不好了。小姐不知到那裏去了。老爺快快出來查勘。查勘罷。這一句話真把素君嚇壞了。急忙跳起身子說。哎呀你嘴裏講的是甚麼。娘姨見素君問他又含悲帶恨的重說了一句。說小姐不知道到那裏去了。素君這才聽得明白。轉不禁笑起來。說原來你是告訴我小姐不見了。你這人真是糊塗到十分。小姐偌大一個人。又在這船上還有走失的道理嗎。我請問你。我上岸之後。他可在船裏不在。娘姨道老爺上岸。小姐是明明坐在船裏。不曾走動一步。素君笑道。可又來。他既然在船裏坐着。如今這船又開了。他更沒有走失的道理。左右不過還在這船上。你

放心。你還倒你們那船裏坐着。等他包管不到半個時辰。他自然會轉回來。不要如此大驚小怪。被別人聽見。轉笑話你。（不是素君託大。實在此事出人意外。）一娘姨被素君這一番話說醒了。轉覺得適才情形過於冒失。忙拭了拭眼淚。也勉強笑了一聲。果然別了素君。仍回船內。素君雖是如此說法。畢竟心中放鳳琴不下。趁娘姨走後。疾便在船上。船下。船頭。船尾着實留心尋了一遍。果然不見有鳳琴蹤跡。心下不由的驚慌起來。再瞧瞧這船已開了有四五十里路。遠近忙忙的又走到鳳琴那船裏。見娘姨垂頭喪氣的坐在裏面。問道：「小姐可轉來不曾？」娘姨忍淚站起來。只顧將頭亂搖。一句話也回答不出。素君揣度這件事有十分尷尬。嚇得臉上失色。只說了一聲：「哎呀！」鳳兒說畢。驀然栽倒在地。正是：

命似遊絲風裏裏人如黃鶴月沈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此一回借一魏伯陽道士。隱隱將數年以後之時局。預先安排一篇文。字其中情事。若明若昧。若隱若顯。真好看煞人。

馮阿祥同鳳琴。後來結局。從伯陽口中。一點下卷文字。便不嫌突。讀者須知。此回書中。並無阿祥。然而處處都有一阿祥在。

鳳琴遇劫。若有娘姨在側。或者尙有商量餘地。徧生娘姨。又因購買磁器。遂使娟娟此豸。茫無主見。墮入陷阱。嗟乎。佛家所戒。首在造因。鳳琴之母在家囑託娘姨。道過九江。代買磁器。其卽造因也哉。君子讀此書。而知天下事莽。莽前途。正未可測也。

或者謂娘姨尋覓鳳琴。而來報告。素君時素君苟不託大。或猶可救。轉鳳琴。然而輪船旣已開行。救轉之說。正未敢必。原評

不遇魏伯陽。則船抵九江。素君可以不登岸。素君不登岸。則鳳琴不至。有此變。故道心偶動。而惡魔乘之。乘機播弄。爲戾滋甚。眞所謂道高一尺。魔高十丈。

丈也。

此回文字似近夸誕。實則作者不過借以籠罩全書。當視作烘雲托月之筆。非好爲妝神弄鬼之談也。且也氣數之說與西人所謂預言同。此中確具哲理。亦甚有研究之價值。若概目爲迷信。加以詆譏。反失之褊淺矣。獨鶴評。

第二十二回 進狼拒虎狹路值魔星 拔蛟翦鯨難途逢舊雨

且說鳳琴自在江新輪船上。坐入轎中之後。便被兩名轎夫抬起來。如飛而走。離船上岸。聽那船上人聲漸遠。漸寂。那幾個來接的人似乎或前或後。隨着自己。轎子像是議論甚麼的光景。心裏只覺得七上八下。怔忡不定。又恐怕工夫耽擱太久了。萬一輪船開走了。如何是好。又一轉念。這個却不妨事。只須我會見父親。父親病好了。自有父親作主。便是趕不及。輪船想自不妨到此。又懊悔不該將娘姨單單放在船上。早知如此。該等他一會。同他一齊上岸。倒也罷了。

心裏一急又覺得這轎子行得太慢誰知走了好半會工夫依然不見這轎子放落下來又不曉得這名利棧房畢竟離江岸有多少遠近不由的從轎子裏問了一聲那轎夫只不答應急得鳳琴高聲喊起來說怎麼你們是聾子會不聽兒我講話我問你們名利棧究竟在甚麼地方……誰知鳳琴越問那轎夫越走得快依然給自己一個不睬鳳琴到此不禁有些害怕輕輕揭起轎帘向外一望覺得先前還見些洋樓洋房是個馬路上的氣概此際已漸漸走向荒僻所在路上行人已是稀少那些平疇綠野樹林黃葉飄飄颯颯的都照入眼簾暗想那個名利棧房既是個迎賓接客的旅館當然在那人烟輻輳之區不合設在這偏僻地方哎呀莫非我又落了奸人圈套打聽得我父親上岸故意拿我父親有病的話來誑騙我這是我的粗心我父親登岸的時候分明健爽壯旺如何會猝然得病便是猝然得病那魏道士只有抬送我父親上船斷不合又接我到棧他難道不曉得輪船泊岸沒有多時耽擱如何容得這般輾

轉呢。一經說破，覺奸人伎倆，真是淺而易見，惜乎倉卒之中，未及覺悟耳。於此見人生最難是鎮定，倘能鎮定，便不易爲人所算。想到此處，渾身彷彿浸入冷水。（不知較月兒湖如何。）索索的篩糖抖戰起來，便連叫喊也叫喊不出。剛自着急，那轎子已停放在地，走過一個轎夫，請小姐出轎。鳳琴一面跨出轎子，一面拿眼向那房屋一望，迎面一座剝蝕粉牆上，依稀露着四個大字，是名利客棧。只是門庭甚爲簡陋，隱約屋上還披着茅草。再一回頭，已不見那多人。只見那瘦臉漢子笑嘻嘻的，似乎要同自家講話。鳳琴劈口問道：「我的父親便真個在這棧房裏不成？」你們快快引我去見我父親。瘦臉的漢子笑道：「小姐先請進去，自理會得。」又望那兩個轎夫，撇一撇嘴，說你們將轎子打過去，傍晚時候到我們櫃上算錢。轎夫答應了一聲，抬着轎子逕自走了。鳳琴到了此時，也由不得自己做主，只得放胆跨入門內，右首也放着一座櫃臺，上半截全用洋油板、桶板、拚就的，下半截只是亂磚堆砌，粉灰因爲年久已經剝落。（數語）

已畫出一個不堪客棧，裏面並無別人。只坐着一個六七十歲的龍鍾老婦。惡眉瞪眼將鳳琴望了一望，勉強含笑迎接出來。瘦臉的漢子將鳳琴引入，靠後一進屋裏看這去處。雖有幾個房間，皆是蛛絲馬糞，冷清清的，並沒有一個客人。（此語嚇煞魏道同，素君何處去了？）瘦臉漢子揀了一個房間，叫鳳琴進去，少坐。鳳琴伸頭向裏面一瞧，那裏有他的父親影子。他如何肯走進去？立時放下臉來，大聲吆喝道：「我問你是誰？你叫甚麼名字？姓甚麼？如何誑說我父親？」有病騙我到此，意欲何爲？須知我韓鳳琴不是尋常女子，到不得便被你欺負。況且我們是行路旅客，誤了我的時刻，萬一輪船開行便是你再送我到碼頭上？我也不得同你干休！九江爲商賈，幅輶之區，警察何等森嚴？那時休怪我無情，便同你提起訴訟，你死無葬身之地。（話愈說得利害，愈觸小人之忌。姑娘不知世途奸險，徒爲大言，又奚益哉？）那瘦臉漢子見鳳琴發話，不禁湊上一副笑容，先向鳳琴作了一揖，說道：「原來小姐認不得鄙人，鄙人自幼便同尊

翁相好親如手足（嗚呼世有友朋自謂親如手足者其視此公已）若是唔見尊翁他自然會認識我怕此時我便告訴小姐名姓小姐也未必知道不敢欺小姐鄙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揚州蕭楮卿便是切記得有一年在路途間承尊翁盛情還借給我青蚨一串我只恨他纍纍鈔票不肯盡贈故交轉謬託仗義疏財去結識那個鐵槍郁四後來我訪得你尊翁還吃那郁老四一頓拳棒只也算是好行小惠的現報一將第一回中事迹重新提起一部俠鳳奇緣不禁使人有滄桑之感）這些往事如今也不暇同小姐細談我今日奉請小姐到此正自有個緣故老實告訴小姐尊翁實未嘗有病恐怕便在這剎那之頃他老人家早已回船小姐在轎中不曾留心要曉得那江新輪船早已開行他斷不會在那裏等候小姐小姐寬心且在這地方住幾天斷不叫小姐吃虧我忝爲小姐父輩之交……蕭楮卿講一句鳳琴聽一句恨不得鳳琴咬碎銀牙一朵一朵的紅雲直從粉頰上透露出來楮卿搖頭擺尾剛說到這一句只聽

得。劈。拍。一。聲。那。五。指。春。葱。早。將。那。瘦。臉。蛋。兒。打。得。半。邊。紅。腫。蕭。楮。卿。一。個。吃。驚。
連。哎。呀。兩。字。也。喊。不。及。兀。自。捧。着。腮。顏。依。然。含。笑。對。鳳。琴。道。多。蒙。下。顧。賜。我。耳。
光。清。脆。之。聲。耐。人。尋。味。你。此。刻。打。我。停。會。子。我。自。然。會。來。報。復。那。時。候。莫。怪。我。
蕭。老。伯。無。情。……鳳。琴。見。這。蕭。楮。卿。涎。皮。癩。臉。越。發。氣。冲。斗。牛。立。刻。躡。過。楮。卿。
身。旁。意。思。要。跑。出。去。尋。覓。警。察。蕭。楮。卿。也。猜。出。他。的。用。心。知。道。要。來。攔。他。也。無。
濟。於。事。却。好。趁。這。個。當。兒。一。溜。煙。他。早。躲。出。門。去。更。不。來。理。會。鳳。琴。鳳。琴。越。過。
幾。重。房。屋。那。座。破。敗。櫃。台。依。然。又。露。在。眼。前。那。個。龍。鍾。老。婦。却。不。坐。在。櫃。內。偏。
雄。糾。糾。的。當。門。立。着。鳳。琴。並。不。介。意。只。吆。喝。了。一。聲。直。搶。過。來。想。將。那。老。婦。推。
過。一。旁。便。可。出。門。任。我。自。由。行。動。誰。知。那。老。婦。更。不。怠。慢。依。稀。從。鼻。中。亨。了。一。
想。說。妮。子。望。那。裏。走。楂。開。雙。臂。輕。向。鳳。琴。一。攔。儼。然。一。座。銅。牆。鐵。壁。一。般。休。
憐。那。輕。飄。飄。一。個。積。伶。身。段。幾。乎。傾。仆。倒。地。踉。蹌。退。回。有。三。五。步。遠。近。鳳。

琴吃這一嚇。不。小。知。道。此。番。又。落。人。圈。套。再。一。回。想。此。時。父。親。不。知。究。在。何。處。
娘。姨。不。見。我。蹤。跡。又。不。知。道。他。急。得。甚。麼。似。的。如。今。剩。我。子。然。一。身。吉。凶。莫。卜。
不。由。的。掩。面。悲。啼。
(寫鳳琴便是鳳琴，不是葉錦文，不是金娉娉) 轉。不。似。適。
才。強。硬。只。得。哽。咽。向。那。老。婦。哀。告。道。我。是。個。深。閨。弱。女。與。人。從。無。仇。恨。便。是。你。
這。位。婆。婆。我。又。不。曾。見。過。今。番。不。幸。被。奸。人。誑。騙。到。此。伏。求。婆。婆。慨。發。慈。悲。趕。
快。着。人。將。我。送。到。船。上。我。父。親。他。最。是。個。慷。慨。有。義。氣。的。人。不。但。不。追。究。你。們。
這。番。作。爲。你。婆。婆。這。救。命。之。恩。還。當。重。重。酬。報。婆。婆。本。領。我。適。才。已。經。領。教。絕。
不。敢。再。同。婆。婆。違。抗。一。面。說。一。面。直。哭。得。抬。不。起。頭。來。只。拿。手。拽。起。羅。衫。角。兒。
拭。淚。那。老。婦。聽。鳳。琴。這。一。番。話。方。才。哈。哈。大。笑。說。我。只。當。你。們。近。來。這。一。班。文。
明。女。子。平。時。在。學。校。裏。專。講。究。個。柔。軟。體。操。甚。麼。躡。高。落。下。的。工。夫。自然。是。非。
常。純。熟。所。以。你。先。前。那。一。番。雄。糾。糾。的。樣。子。轉。將。我。吃。了。一。嚇。疑。惑。你。是。個。勁。
敵。照。這。樣。看。來。原。來。也。是。紙。老。虎。兒。似。的。輕。輕。戳。破。便。不。值。錢。了。你。小。姐。是。籍。

貫蘇州。我却是江西人氏。與你原沒有深仇大隙。只是你父女不該結識了一個對頭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原不過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意在言外使人讀之通身汗下）老娘在此開設客棧來來往往在我手裏也不知完結了多少性命都叫他們往生天國。何況你這區區一個小女孩子。巨耐今年運氣不利。倒好有兩三個月頭不發利市。我家中也有許多人口漸漸難以支持。不料你這位小姐慨然投入老娘這羅網裏來。老娘感激你甚麼似的（宛然同鳳琴敘述家常語語妙絕）你小姐權且安心在這裏住個一天半夜。老娘愛你這俊俏龐兒。或者同他們商議商議到不得便將你結果性命。拎起你來向妓院裏一賣白花花的身價銀子。至少也有個一千八百老娘又不瘋又不癲。爲甚麼現鐘不撞倒去送給你那老子。同他較量酬謝老實對你講老娘揀的這地落再祕密不過。比不得那熱鬧所在容你們官宦小姐呼吆喝六的。又是甚麼警察呀。像是使喚奴婢似的。今日辦這個明日拷那個。也不問個是非曲直。

直。只要。有錢。便是。五閻王。爺。爺。也。沒。有。那。般。利。害。那。裏。還。有。我。們。小。百。姓。分。辨。
的。去。處。老。娘。不。是。不。曾。吃。過。這。苦。頭。兒。脊。上。的。杖。痕。左。一。次。右。一。次。我。也。記。得。
數。不。得。了。如。今。逢。着。陰。天。骨。髓。裏。還。隱。隱。作。痛。好。了。老。娘。如。今。事。業。越。發。做。大。
了。偏。生。那。些。瘟。官。也。不。敢。來。動。一。動。老。娘。的。寒。毛。了。所。以。這。一。次。他。們。告。訴。我。
說。你。是。位。小。姐。我。聽。了。孤。拐。上。都。生。了。氣。不。是。小。姐。還。情。有。可。原。既。是。小。姐。哼。
哼。老。娘。却。要。報。一。報。仇。也。是。天。公。地。道。（天。寒。月。冷。深。夜。沈。沈。讀。此。文。章。毛。髮。
悚。戴。嗟。呼。一。入。官。場。妄。作。威。福。而。不。知。小。民。結。怨。已。深。入。骨。髓。矣。不。及。其。身。及。
其。子。孫。彼。官。僚。派。其。亦。稍。可。寒。心。而。有。志。之。士。所。以。欲。倡。社。會。主。義。也。）這。一。
篇。話。將。個。鳳。琴。小。姐。說。得。目。瞪。口。呆。一。時。又。摸。不。着。頭。腦。只。聽。得。那。個。老。婦。小。
姐。長。小。姐。短。的。價。罵。忙。含。淚。分。辨。道。婆。婆。這。話。却。冤。枉。我。了。我。家。父。親。他。是。個。
一。介。書。生。住。在。武。昌。城。裏。賣。文。爲。活。他。又。不。曾。做。官。我。何。嘗。算。得。是。個。小。姐。况。
且。我。父。親。不。但。不。肯。做。官。而。且。和。做。官。的。異。常。反。對。像。婆。婆。這。样的。人。我。父。親。

見了或者倒反佩服你一定是有意中之事如今只求婆婆將我送到我父親面前便可辨明我是小姐不是小姐了……那老婦此時又湊近幾步細細向鳳琴臉上望得一望不禁笑起來說我今年小則小已活到七十二歲到不得被你這點點年紀的小孩子騙了我依你的話將你送到你父親面前只消你們吆喝一聲立時可以將我拿住拿住之後少不得要去吃官司敢是我這背又好幾十年不嘗那皮鞭子味道兒了怕一時忘記這味道還趕着去嘗嘗看我請問你你是小姐也好不是小姐也好干我甚麼屁事我爲甚麼要送給你父親去折證折證閒言休講請你小姐還向後一進裏去坐一坐罷我沒有多大工夫陪你閒談那老婦口裏講着手裏就將鳳琴一扯一直扯到後面一個空房間裏面自家依舊走出去順手將房門替他帶上豁琅一聲好像還捏上一把銅鎖鳳琴到此真弄得死活不得按按心神將房裏四面望了望也一般有些陳設幾張櫃櫃一張四仙桌子左右放着兩把金漆椅兒上首橫安

著一座長炕。灰塵已積得一二分深淺。像個多時沒有人住着的光景。窗格緊閉。不甚透進日光。望去狠爲黑暗。所幸炕床後面從牆上開了一個月洞。從月洞裏瞧着外邊。轉十分清楚。（讀者須從此等處留意）那月洞當中放着一盆黃雞冠花兒。花葉已經憔悴。微風過處。枯葉還沙沙作響。鳳琴此時直向炕沿上一坐。更不作求生之想。心裏雖然酸痛。要哭却再哭不出來。（嗟呼。此情何堪。我爲鳳姑娘失聲長嘆。）輾轉思量。却沒有一個覓死方法。悄悄的將腰間一根絲繩解下。剛拿在手裏。意思想懸樑自縊。左望右望。苦沒有一個搭脚所在。凝思之頃。忽然聽見房外一陣脚步聲音。內中便有一個人。人大笑道：「還等到這時候呢。約莫那輪船至慢。也須過了小孤山脚下。斷沒有一個偌大輪船。單單爲他父女兩人失散的事會開轉來。向我交涉的道理。這些瞎操心。倒不須你楮翁過慮。我們倒是打點正經事去做。要緊……」接着便又聽見一個人說話。那聲氣便比那人講得低些。模糊聽得說是今夜第一件要緊防着那話。

兒尋死覓活萬一死了大家就是人財兩空大人知道還要責備我們辦事不
週……內中又有人說道這也不難便請刀老太婆同那話兒在一處睡一夜。
還怕出甚麼岔子不成……先前那人又說道呸你還做夢呢你通不知道刀
老太婆那個孫子病得要死怕是今夜總保不住性命刀老太婆一搭鼻涕一
搭眼淚今天倒鬧得不得開交適才那話兒鎖入房裏之後早經一溜煙奔回
去看視他那個寶貝孫子去了今晚斷然不會再到這裏來橫豎那話兒左右
不過是個女孩子也不怕他飛上天去再好不過我們弟兄們辛苦一躺買些
大酒大肉快樂一個通宵一者大家樂得借此開開心二者有備無患只須挨
過今夜老西兒明天一到我們一邊交人一邊交錢那話兒要死便死在他船
上去是再妙不過菩薩爺爺你可憐我們弟兄一場辛苦做個人情兒留那話
兒活命一夜我們弟兄便感激你老人家不盡說罷滿堂又鬨然大笑起來在
這個當兒又聽見內中有人跳起來喊着諸位權且在此坐一坐我去備辦酒

菜立刻就到。大家答應了一聲。登時就調排桌椅。洗灌碗箸。鬧得煙舞漲氣。鳳琴一一聽入耳朵裏。真是柔腸寸折。求死愈切。偏生又有人時常走近窗側。似個竊聽模樣。容不得自家施展手脚。一會子先前那個買酒菜的人業已回轉。喧笑之聲復又大作。是時暮色四沈。房內又無燈火。頓時昏黑。鳳琴心裏一喜。暗想此刻不打點死法更待何時。隨卽挪過一張椅子。跳在上面。將手裏一根絲縷趕忙向臨窗一張櫛扇眼裏用絲縷那一端急急穿過去。預備再從第二個櫛扇眼裏挽回來打個死結。便好將個粉頸套入圈子裏面。只須用腳將椅子一踢。立刻可以隕命。誰知房裏雖然黑暗外邊却燈火齊明。那些促狹子弟久已有心防着鳳琴。覓死不時的在窗子上邊巡邏。無巧不巧。鳳琴才將那絲縷端兒穿出櫛眼。早被一個人瞧見。嚇得失聲怪叫起來。說不好不好。弟兄們快些動手。那話兒在房裏做手脚了。這一句不打緊。早把一班人齊齊嚇壞。七手八脚想進房去救鳳琴。拚命的推那房門。休想動得分毫。這是甚麼緣故呢。

原來大家都嚇昏了忘記那房門是被刁老太婆鎖着的推了好一會自然是文風不動還是蕭楮卿比他們蠢得好些半晌才悟出這個道理告訴了衆人又急又覺得好笑登時又忙着去尋覓鑰匙來開鎖蕭楮卿急道這是甚麼時候還容你們去尋覓鑰匙而且這鑰匙還怕仍在刁老太婆身邊刁老太婆的住家又離此甚遠（又輕輕點此一筆讀者須領會得）再等一躺往返一百個韓小姐須已死得九十九個（急語正自發笑）依我的愚見好在這房間並不是銅澆鐵鑄大家只管打進去再遲一會怕真個不妙了說得大眾醒悟過來（真是聰明）齊打夥兒着了力只聽得豁琅一聲早將房門奪開……好笑他們在外面嚷鬧的時候鳳琴知道這事又已不成便不肯露出痕迹早已將絲縷扯落在手輕輕的將椅子安放原處將腰間絲縷繫好端然不動的坐在炕上只見大家一鬨而入見這種光景不由面面相覩先前那個看見絲縷的人格外漲得面紅耳赤把個頭只縮在脖子裏一言不發衆人互相埋怨

唧。唧。喂。的私語。蕭楮卿向衆人丟了一個眼色。遂相與陸續退出房外。蕭楮卿忙上前同鳳琴打話說他們實在粗鹵大驚小怪的驚動小姐我特來替小姐陪罪。小姐切不可計較他們。我知道小姐是最明白不過的人。斷不忍心死在這地方帶累我蕭老伯打干連人命的官司。鳳琴正色道我爲甚麼尋死。我要向警察那裏告發你們一個拐騙人口的罪名。我又不歎我白白死了還沒有人替我伸冤呢。蕭楮卿笑道可又來小姐的主張一點不錯。我蕭老伯佩服小姐就在這些上面說着乘勢遂跑出房外。故意大聲說道你個弟兄們大家放心罷。韓小姐他並不曾有尋死的念頭都是我們這位龔老弟道三不着兩的瞎話無怪別人贈你一個綽號叫做轟天大砲。還老實告訴你們一句大板子。韓小姐要去告訴你們拐騙人口呢。便連我這蕭老伯少不得也要嘗嘗這板子味道兒。蕭楮卿嘴裏說着又對衆人擠擠眼睛（醜態可掬）引得衆人。

人。閨。堂。大。笑。復。又。嚷。着。我。們。吃。酒。罷。弟。兄。們。今。夜。賭。吃。板。子。的。量。要。算。是。快。活。不。過。的。事。情。於。是。一。杯。一。杯。果。然。聽。見。他。們。放。量。喝。起。酒。來。一。直。鬧。到。有。二。更。時。分。大。家。起。先。吃。着。酒。還。有。人。前。來。借。着。勸。鳳。琴。吃。飯。偷。看。鳳。琴。動。靜。落。後。都。有。些。醉。意。了。東。倒。西。歪。漸。漸。攤。在。地。上。鼾。聲。大。作。有。幾。個。勉。強。撐。住。的。舌。頭。已。經。挺。硬。還。坐。在。那。裏。瞎。三。話。四。更。沒。人。來。理。會。鳳。琴。了。鳳。琴。賭。氣。他。們。端。進。來。的。飯。菜。一。古。擺。兒。依。然。放。在。桌。上。不。曾。動。彈。腹。中。並。不。覺。得。飢。餓。只。提。着。耳。朵。聽。他。們。外。邊。的。消。息。有。時。他。們。嘴。裏。胡。悞。着。些。村。話。只。恨。得。鳳。琴。咬。碎。銀。牙。轉。怪。老。天。不。情。多。生。着。這。一。副。耳。朵。(爲。小。姐。計。當。轉。羨。
芮。大。人。的。耳。朵。割。得。爽。快。一。笑。)好。容。易。等。得。他。們。都。沈。醉。了。約。莫。又。過。了一。
個。更。次。本。來。這。地。方。十。分。僻。靜。到。此。越。發。萬。籟。俱。寂。只。有。些。樹。林。風。葉。沙。沙。作。
響。有。時。候。荒。村。吠。犬。依。稀。由。遠。而。近。是。時。剛。是。七。月。中。旬。大。半。輪。殘。月。却。好。從。
月。洞。中。透。進。光。亮。鳳。琴。立。起。身。子。索。性。將。桌。上。一。盞。油。燈。吹。滅。悄。悄。走。進。房。門。

後邊向外窺探見那些吃酒的人好像是醉狗一般倒有一半攤臥在地。上殘肴狼籍與那縱橫蠟淚都點滴滿案。鳳琴見這光景猛一動念暗想我可是獸了爲何只單單盤算覓死的法子放着這條計策倒不去實行。你看這些蠢才毫沒一點防備。我若趁這個當兒冷不防開門逃去及至等他們醒來再尋覓我。我已杳如黃鶴便是趕不及。我父親乘的輪船要知道這地方雖屬鄉野道不得個便沒有甚麼些小的衙署。我只須將被人略騙的情由一一直訴出來便可將一班惡人盡法懲治爲地方除一大害。不但求自家脫險還要爲地方打算鳳琴豪俠處畢竟與尋常女子不同。那時我立刻將身上所有的簪釧解除下來變換銀幣隨時可以向九江碼頭搭別的下水輪船徑赴鎮江。遙回故里想到此處頓覺得眉飛色舞又恐防黑夜行路不便遂站在房裏將手腕上一副金鐲同耳上一對金環匆匆解脫下來放在自家貼身一個羅衫口袋裏（細緻）至于鬢間簪子因爲沒有別的簪子替代只好依然插着紅抹。

胸上一根金索子好在衣領甚高藏在裏面急切不會有人看見也不去理他。計算已定一脚正想跨出房門忽然聽見屋裏有人大叫起來彷彿罵道好丫頭你想向那裏逃去這一句不打緊直把鳳琴魂都嚇掉了又將身子向房裏一縮再側耳細聽那人又呼呼鼾聲大作起來原來適才是說的夢話口裏猶喃喃不已急切又叫人聽不清楚鳳琴這時候轉不似適才得意渾身抖戰一手扶着椅背那兩條小腿索索的站立不住急得心裏要哭（讀書至此我爲鳳琴急煞一驚魂未定忽覺得那個月洞裏趁着月光有個人頭影子一閃鳳琴愈覺得害怕嘴裏牙齒不由的七上八下捉對兒廝打起來再凝神望去越看越覺有個人從月洞外邊探望鳳琴暗想原來這些人如此利害雖然有人假裝醉酒來試探我又從這月洞底下窺伺我的舉動我要逃走料想又成虛話捺著一腔憤氣不禁喝了一聲是甚麼人在這裏張望……鳳琴這話才出口外邊那個人頭影子果然低低說起話來說妹妹是我（嗟呼從淒風苦雨

之中讀此四字使我增無窮哀感蓋我著述俠鳳奇緣一書以來聆此聲音固已久矣這一句話不打緊更把鳳琴嚇壞了揣度這人聲音十分熟識然而却決不相信這個時間這個人會走到這裏來救我（豈惟姑娘不信卽我至今讀之猶惝恍迷離如在夢寐也）不免硬着頭皮又吆喝了一聲說你究竟是誰快快告訴我明白讓我放心接着便聽見那人又說道妹妹如何連我也不認得了我便是阿祥呀（噫我固知素君改汝之名爲守敬矣然而對於鳳琴不得不猶稱阿祥者固知小姐芳心中祇知有阿祥不知有守敬也）說話間便露着無窮悲咽之音（患難之中僥倖一晤雖欲勿悲如之何勿悲）鳳琴到此真是又驚又喜忙答道你這人真是馮少爺麼莫非在夢中相見誰叫你來拯救我的我此時已經方寸無主難得你尋我到此你有甚麼法兒能救我出險阿祥又低低答道我爲了妹妹所歷艱險一言難盡此地又非講話之所這裏面可有人防守妹妹若能趁他們不備這月洞圍徑雖然不大然以妹

妹這娉婷身段可以踰洞出外我在外邊接引你等你出來便可想逃脫的方
法萬一裏面的人不曾睡熟妹妹却不可冒險還望妹妹在此耐守一宵我此
時已經得有妹妹消息我立刻前去向外間報告再來救妹妹出險兼可將這
一班歹人擒獲爲妹妹報仇妹妹斟酌行事第一鹵莽不得要緊要緊鳳琴急
道你千萬不可離開此處我便在這月洞裏出來你在牆外扶我一扶你不知
道內裏那些人已經醉得像死人一般再不用怕他我因爲防他們關鎖開啓
不便難得此處有這個月洞是最穩當不過你悄沒聲些我便出來了鳳琴口
裏說着話身子已跳在炕上先用兩手向月洞邊一捺輕輕的將頭頸探出去
果然見阿祥站在外面脚下用一塊青石墊着鳳琴騰開雙手向阿祥肩頭一
抱將身子一蹤兩隻小腿已懸落空際因爲阿祥挨牆而立沒有空隙可以施
展阿祥趁勢却好將鳳琴雙腿用手輕輕托起向懷間一摟然後跳下青石便
將鳳琴放落在石上一嗟呼季芊之躬已爲鍾建所負是固馮少爺所夢寐求

之而今乃先如其願者矣。無惑乎近日情人深冀我所歡者遇急難得以稍盡棉薄之力也。一笑。鳳琴將身上衣服順手擰了一擰。十分快暢。只覺得跳出樊籠。身輕如燕。更寫不出他芳心中無窮快樂。跨開大步。逕向前走。阿祥緊緊從身後追來。走了十幾步路。但見密箐深樹。四圍黑壓壓的。所幸星月微茫。一條一條的縱橫大路。却辨得十分清楚。鳳琴走幾步。又回頭望。望陷在那裏的房屋。却是巍然一所院宇。四邊並無居鄰。忽然的跌足惱恨起來。阿祥失驚忙。近前問道：「妹妹有甚麼寶貴物件遺失在這裏？」屋不成好。在妹妹已經得了性命。其餘物件。更何容憶戀？鳳琴笑道：「不是。不是。你也太小覲我了。我的意思。只恨此時沒有火種。你看此地多少枯蘆敗葦。若是儘我兩人力量把他湊搆起來。堆積在這牢屋四圍給他一把火燒死。這些作惡的奴才。豈非絕妙機會？」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此言。讀竟爲浮一大白。阿祥笑勸道：「罷了。罷了。此刻我們避禍。還怕不及。何必再去惹是生非？」果然燒起來。這地方雖然孤寂。一

遇火警難保遠處的村舍不趕來施救。那時看見我們孤男寡女又該生出許多周折若是再盤詰這放火的緣由難道我們還爲他在此對簿公庭另生枝節好在他們這些人都是窮凶極惡既能陷害妹妹必然還會去陷害別人那時遇着對頭怕他們沒有惡貫滿盈之日麼我近來研究古今經史觀得爲善降之百祥爲惡降之百殃天道昭彰絲毫不爽卽以我這癡心而論自與妹妹在武昌分手之後寸心搖搖總怕妹妹在途間必遇危險所以甘冒不韙一路追隨下來果然便救了妹妹這不是老天鑒我一點孤忠特特的在有意無意之間佈置好了的麼其實我既不是一定要市恩給妹妹又不求妹妹一定感激我不過我這顆心必須要如此做去才覺得方寸寧靜呢（一往情深盡此數語）……阿祥說一句鳳琴聽一句起先只不開口後來聽到這幾句說話不由的五中酸痛那桃花面上紛紛的落了些珠淚下來（噫此一哭也阿祥畢生之功至此告成矣）兩人本是一先一後在路上走著鳳琴到此不禁掉

轉頭忍淚問道說起來我還不曾問你好好的父親叮囑你安居武昌你爲何違背我父親的言語忽然神出鬼沒的會在此處出現又巴巴的來救了我（豈惟小姐要問我亦要問久矣）阿祥異常乖覺見鳳琴如此情形知道鳳琴此時看待自己已十分親密遂搶近幾步意思想拿手去攬鳳琴粉腕誰知鳳琴竟不堅拒兩人遂並肩欵欵細語阿祥說道妹妹你可記得那一天老伯同妹妹以及蒼頭娘姨大家在一處開談話會第一次聽見老伯說要帶同妹妹回蘇州不住在武昌了其時我心裏便嚇得突突的亂跳然而還有個希望或者老伯帶妹妹回去斷沒有不帶我回去的道理我暗中猶借此寬慰誰知後來老伯簡直越說越岔丁要留我在武昌文華書院裏讀書我心裏急得甚麼似的只管拿眼瞟着妹妹思想妹妹在老伯跟前乞個情分不要將我一個人孤另另的放在這武昌城裏那裏知道妹妹毫不體貼我聽見這話只低着頭微笑我心裏一陣酸痛便就哭了當夜我自己左思右想雖然老伯是看待

我好怕我往來跋涉分了我讀書的心腸。然而妹妹試想我離了妹妹便好像失了乳的小孩一般性命還保不住活着還有心情在那些科學上用功夫麼（這些話若在月兒湖以前說着便又該吃鳳琴一頓痛罵今則不然甚矣進言亦貴得時機也）可憐這一夜便不曾合着眼睛翻來覆去整整的哭到天亮拿定主意想在第二天拚着跪求老伯決意要同妹妹一齊逼回蘇州若是老伯不允我就死在老伯面前因爲老伯同妹妹走了我也是死或者老伯一念之慈便答應我我便喜出望外了我既然打定主意匆匆的便走出我住的那個房間向外邊尋覓老伯誰知老伯其時早已出門我又大大失望終想出去趕老伯講話那個看門的老蒼頭唯見我的臉色不好便問我的意思我遂原原本本將夜間盤算的話告訴了蒼頭想同他斟酌斟酌那個蒼頭倒是個有閱歷的人竭力阻攔我叫我不必作此妄想有兩句話最刺我的心又說得極有情理他說既然老爺如此看待你巴你上進你一定要同小姐們去回

蘇州老爺不是責備你甘心下流就要疑惑你一心戀着小姐要同他回鄉究竟。是甚麼用意。況且老爺已經向文華書院裏佈置妥貼叫老爺再去同人家反悔也不成個道理我看少爺若沒有別的心腸最好依着老爺的話爲是……妹妹我倒看不出那個蒼頭年紀雖老他的說話倒狠有點意思我愛妹妹的這顆心我自家理會得料想妹妹也理會得却不料那個老蒼頭也理會得……阿祥說這話時便拿眼睛從月光之下默視鳳琴顏色只見鳳琴仍是低頭不語那兩條腿只管懶懶的走向前去却一毫沒有嗔怪之意阿祥心裏一塊石頭愈覺放下了接着又說道我聽了老蒼頭的話好像冷水澆背然而叫我就依着這樣辦不想同妹妹走罷却又斷斷做不到一時間心緒麻亂胸膈只覺得有些模模糊糊起來出了大門更不知向甚麼地方走去才好可憐那兩天真是失魂落魄鎮日價在外邊東奔西走萬不忍回去看見妹妹們收拾行李打點動身在妹妹們的意思甚至疑惑我太覺得無情似的當這分離的

時候連一面都不會見了。其實人到了用情極頂的分際，轉做出這寡情的樣子來，這也是一定道理……鳳琴聽到這裏，不由的嘆噓笑了一聲。阿祥也笑道：「妹妹笑甚麼？難道我這話是假的？」哄着妹妹不成。鳳琴道：「誰說你哄我來？你剛才講的這些話，果然有人疑惑。你過了遂將，娘姨說的崔鶯鶯同張生長亭分別的謔語，告訴阿祥一遍。（同是言也，在當時則呵斥娘姨，唯恐不及。在今夕則又舉以告我用情之人。鳳琴小姐其真喜不擇言也已。）阿祥益發得意，也就笑起來。說畢竟我後來拿定主意，無論如何總須同妹妹形影廝守着。老伯明裏不許我同行，難道我暗中不會追逐下來？及至等到回轉蘇州那時候，我再登堂向老伯負荆請罪。老伯雖然責備我鞭撻我，我都不怨，總不會再逼著我向武昌省城依然到那個牢什子文華書院裏去讀書。主意已定，我歡喜得甚麼似的，我便不似先前的懊喪了。高高興興同老伯妹妹們在外間收拾行裝，我就在內邊打疊襍被。十八日那一晚，等到老伯以及妹妹都上了輪船。

我假向老蒼頭說了一句謊說儘今晚將行李送至文華書院這是書院裏的章程蒼頭他也斷然料不到我是上輪船還巴巴的替我雇了一輛人力車將我的行李放在車上我押著直奔漢陽碼頭立時喚了渡船過江緊傍江�新大輪兀自將行李發上去買好船票可憐我悄悄的躲在統艙裏不敢露面好容易等得到船開了又不放心妹妹我知道妹妹住的是六十四號房艙我便踅手踅脚向窗子外面探望還要擠在人叢裏怕妹妹們看見我……鳳琴拍手笑道真個不錯了可是有一天在傍晚時候你在船舷邊踱過來又踱過去我其時眼快便失聲喊出來後來告訴娘姨娘姨還譏誚我說我認錯了人我也想你是在武昌城裏的人斷然沒有這時候還在這輪船上的道理世上同模同樣的人儘多沒的被人家聽見笑話罷隨卽擋下不提了那曉得便眞是你等到會見娘姨的時候我才拿話奚落他（幾乎忘却在患難之中是好鳳琴兩個人越談越覺得高興只顧埋着頭順大路上走去又走了一會還是阿

祥凝神失聲叫起來正是

事後有情剛絮語眼前無路想回願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月兒湖之救鳳琴也阿祥名利棧之救鳳琴也又是阿祥讀者鮮不謂江郎才盡文字幾乎印板矣不知作者正欲藉印板文字以引人入勝從印板文字之中忽化成異樣光彩觀於下文然後拍案狂叫知作者故意犯複以爲出奇制勝計也蓋如是如是至謂欲成就阿祥與鳳琴一段良緣必使其一

救再救猶非善讀小說者

原評

馮子澄受素君豢養而月兒湖之陷鳳琴者馮子澄也蕭楮卿得素君週濟而九江之劫鳳琴者蕭楮卿也世界如此安有所謂恩義作者故意借蕭楮卿口中說出親如手足四字其寄慨深矣

就刃老太婆口中數語所謂冤有頭債有主者果屬何人閱者固已瞭然第

就情節論則此中如何主謀如何布局讀至終篇尙隱約未露也此好文字此爲好小說又鳳琴厯劫一次阿祥亦吃苦一次然阿祥之所以爲至樂也非真情種不能有此境非真情種不能爲此書且也非真情種亦不許讀俠鳳奇緣小說也獨鶴評

第二十三回 迷路徑誤入敵人家 走荒郊重墮奸黨手

且說阿祥當時失聲說道哎呀我們出了那地方只顧敘述別後的情狀却未曾留心走的道路你看這殘月已向西半邊落下去我們要向江岸邊尋覓有旅館的所在自宜背着這月亮走爲何轉趕着他朝西北角上行去這不是轉繞了路了同妹妹多走幾里路原不打緊萬一越走越是荒險便挨到明日依然在這沒人烟的所在勾留那才坑死人呢鳳琴也自着急道奇哉我只疑惑你知道這路徑所以一徑跟着你走誰知你也是糊裏糊塗沒有一定宗旨况

可。是。再。走。不。動。了。（到。此。地。步。還。想。有。好。好。旅。館。是。年。輕。不。知。利。害。口。吻。）阿祥。道。妹。妹。莫。慌。這。地。方。雖。然。杳。無。人。跡。道。不。得。便。沒。有。一。個。村。舍。再。累。妹。妹。向。前。走。幾。步。我。們。自。當。留。心。尋。覓。寄。宿。的。人。家。權。住。一。宵。免。得。連。夜。的。在。這。長。途。跋。涉。鳳。琴。不。得。已。只。得。又。快。快。的。隨。著。阿。祥。走。不。多。遠。果。然。有。一。處。林。木。森。翳。中。間。隱。隱。透。出。一。點。燈。光。鳳。琴。大。喜。用。手。指。着。說。好。了。好。了。你。看。前。面。不。是。有。了。人。家。了。我。們。快。些。走。罷。阿。祥。也。自。快。活。脚。下。益。發。走。得。爽。健。沿。着。田。岸。略。轉。了。兩。個。灣。籬。間。睡。大。已。被。他。們。脚。步。驚。醒。只。顧。狺。狺。的。狂。吠。鳳。琴。也。顧。不。得。害。怕。覺。得。那。燈。光。越。近。脚。下。忽。然。現。出。一。座。板。橋。那。河。水。並。不。甚。寬。然。而。那。一。種。汨。汨。聲。音。叫。人。聽。着。覺。得。煩。襟。頓。釋。曉。風。拂。面。寒。露。侵。衣。兩。人。都。有。些。瑟。縮。起。來。行。過。板。橋。那。草。屋。土。牆。居。然。在。目。阿。祥。大。喜。命。鳳。琴。先。行。倚。在一。株。大。棕。櫚。樹。下。叫。他。不。用。聲。張。讓。我。先。去。向。這。屋。裏。主。人。接。洽。等。接。洽。妥。當。了。然。後。再。一。

齊進去不遲。鳳琴點點頭，却好棕櫚樹下有一片青石。鳳琴用自家一塊手帕，子襯着，便輕輕的坐下來。用手捏著鞋尖子，蹙眉無語。此時阿祥一口氣跑至土牆外邊，柳陰蕭蕭，遮着兩扇白板門，却似不曾關閉。模樣裏面，犬聲益發吠。得利害。阿祥正待敲門，忽聽見裏面有個人走出來，口裏喃喃的罵着那犬說：三更半夜怎生又鬧起來？還不替我滾進去睡覺？難道外面有了歹人不成？說着便來開門探視。從模糊月光之下，忽然看見阿祥不由吃了一驚，喝道：你這廝是誰？在這裏張望？好生大胆！阿祥遙見那人約莫有四五十歲，是個佃夫裝束。說話之間，狠有些粗俗，遂輕輕上前作了一揖，說：我實在不是歹人，因為同我一個妹妹走路，錯了路頭，一時又尋不着宿店，見尊處燈光明亮，知是不曾量。量了一會兒，阿祥衣服楚楚，知道並非匪類，不由回道：你說的有個妹妹，在那裏呢？阿祥見那人肯有容留的意思，心下大喜，疾轉身向那棕櫚樹下招招手。

並大聲喚道：妹妹快來。妹妹快來鳳琴趁這個當兒兀的跑進幾步，盈盈的已到那人面前。那人笑道：我們這地方却非旅館，若在平時，此時大家已入睡鄉。房屋中間斷不會還點着燈火。今因主人家有點小事，大家在這夜裏都不會安寢。造化你們兄妹兩個我來做一個方便。（此等處宜注意，方爲喜讀小說者。）但是一等到天亮，你們便結束結束，趕快動身，不要使我們主人知道。又該責備我多事。阿祥連連答應，又作了幾個揖，道謝不已。那人遂引着他們兩人入了垣門，向側首一間小屋裏指着，讓他們進去。那些吠犬見自家的人同他們周旋，也自不鬧了。只依依的擺尾搖頭，向他們足邊遍嗅不已，嚇得鳳琴戰兢兢的側身避讓。阿祥用身子護着鳳琴，便向那個房間裏走進去。那人也不須去驚動他上首那張床鋪，却是我睡覺的。你們便胡亂在這床上睡一

睡罷好在我立刻便要到裏邊去伺候主人。今夜也斷不進來安寢。那個草桶裏還放着一瓦壺醕茶。若是你妹妹口渴不妨取出來潤一潤喉嚨。阿祥感謝不盡便問道還不曾請問你老人家尊姓大名。那人笑道你不須同我講客氣。我們鄉村裏人也沒有名號。我的姓就是百家姓上第一個人。都喊我叫趙二。我却沒有哥哥。（沒有哥哥人偏呼爲趙二。天下如此輩者最多。）趙二說著忽忽的逕自出了房門。又順手將兩扇板門帶上。踢踢躡躡的聽著他脚步逕自向那甬道上走入後邊去了。阿祥此時好生歡喜。拿眼向房裏四面望了望。桌子旁邊只放著一條木凳。四條腿祇剩了三條。那一條用一疊亂磚墊著。使劲坐上去便要倒了。先攔著鳳琴。且緩坐上去。跑至床邊。用手拍了拍命鳳琴。氣他明知道我們是兄妹。怎麼又叫我們胡亂在他這床上睡一睡。（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確是阿祥此時光景。）如今却說不得了。妹妹真個胡

亂先來坐坐罷。（想必坐過之後，還有他事可想）鳳琴睂眼瞧了瞧見那個
床上烏糟得緊，還搭放着一件小衫兒。汗腥臭氣已逼人欲嘔。（我讀書至此，
我還憶及姑娘在金娉娉樓上睡覺之時，何等香豔，何等細膩。今日處此境界，
真是如登羅刹爲喚奈何。）皺了皺眉頭說：你請在床上坐罷。我便同這小姑娘。
娘在這蓆上歇一歇，最好說着便蹲下身子向那小姑娘身旁坐下。看那小姑娘。
娘鬚髮蓬鬆，兀自酣呼不醒。那個臉龐兒紅豔得可愛，腿上單叉着一條水綠布
袴兒，上半截精赤身子，只帶了一個大紅肚兜兒。鳳琴用手摸摸他膀臂。此
時雖是七月半後，但當這半夜光景，涼情如水，已冰得像鐵一樣。鳳琴不忍。
從他身旁拖出一件小衫替他披上去。阿祥急道：那地上潮濕太重，妹妹如何
禁得住？還是在這床上歇一歇好。鳳琴笑道：你看適才那個臭男人骯髒已到了十分，
他睡的床我如何睡得？你不用蠍蠍蟄蟄的，你這一夜也辛苦了。老實在那床上養一養，
神倒好。我愛這小姑娘，我同他坐一會兒。不久天已要發亮。

了。那時候我們還要去趕路。這一會子狠不用你再替我操心。（彼此都有些輕憐密愛，觀於鳳姑娘口角可知）阿祥不得已又不敢委屈鳳琴，只好任其自便。又在桌上覓出一個小茶鐘兒，望了望裏面烏光漆黑，皺着眉頭用手抹了抹，向鼻上聞聞，幸喜還沒有別的氣味，把來在茶壺裏倒了一鍾茶，懸懸懃懃的遞給鳳琴。鳳琴搖搖首，那裏肯喝。阿祥才只自己倒在嘴裏漱口，又把來吐在牆角邊。（不知此茶較金姑娘處燕窩湯如何，宜鳳琴之不能下咽也。一笑）鳳琴盤膝坐在地上，兩隻小眼皮兒不禁濛濛，要望下閉，勉強振起精神，向阿祥笑道：適才忙着走路，我還不曾問你，你究竟怎麼知道我失陷在這地方？會巴巴的趕來救我。（我亦要問。）阿祥此時已將茶鐘放在桌上，也不由向床邊上一坐，笑道：妹妹在船上却不知道我跟着妹妹的，雖然不敢露面，暗中却時時刻刻照應着妹妹那船。一經抵到九江碼頭，我千不該，萬不該，因為瞧着船上熱鬧，又因為九江磁器有許多精緻的物品，其時便跑到船頭上看。

看這樣瞧瞧那樣倒是異常高興頑耍了好一會又想起妹妹來便想悄悄的尋至妹妹住的那個房艙側首尙不曾走了幾步路忽然看見妹妹正坐着一乘轎子上岸將我吃了一嚇暗想這船不久就要開行了妹妹如何此刻會上岸去又不看見老伯又不看見攜帶着娘姨……鳳琴道提起老伯呢就是因爲父親上了岸奸人才拿這話騙着我到那地方的呢……阿祥驚道哎呀難道那時候老伯也不在船上這又是甚麼緣故……鳳琴遂將素君同魏道士上岸以及那些人用言語騙他的話大略說了一騙阿祥跌足嘆道這是妹妹少不更事可恨我那時不在妹妹面前他們這些詭計如何瞞得過我我當時便該賞幾個耳光給他們吃了再講我在這時候還疑惑妹妹是一時高興瞞着老伯上岸去逛逛我也有我的私心我想雖然同老伯在一個船上終久這般鬼鬼祟祟的也不成個道理却好趁妹妹在這上岸的當兒先會見了妹妹將我跟着回家的情節告訴明白然後再求妹妹在老伯面前替我講個人情

所以跑得七喘八吼沒命的趕着轎子。（如此斡旋最好，否則何不當時阻止、
鳳琴上岸便無此失矣。）叵耐那些抬轎的轎夫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兩條狗。
腿比甚麼還來得飛快，怎麼岔了幾條路兒，眨眨眼就不見了？我是兩汗交流。
又不該站在一顆樹陰下略歇了歇，從新奮力向前追趕，覺得越走越不是路。
山深箐密，料想這荒僻的去處也沒有甚麼可以頑耍的地方，心下大爲驚訝。
莫不是妹妹被人拐帶出來？想到此處，自家兩條腿頓時綿軟起來，幾乎不
直挫下去，硬着頭皮想了想，果然不幸真出了這禍，我如何可以怠慢立時。
振作精神，如飛的又向大路上追尋下來，有幾家小村落兒，我便問了問，可曾
見着這麼一頂轎子？抬過去便有人告訴我說：「一點不錯，那抬轎的人我們都
認得，是刁老太婆家的雇工，嘴裏還露着嗟嘆的意思，說又不知是誰人倒了
運，又撞在這閻王婆婆手裏了。」我聽這話裏有因，便追問下去，這刁老太婆究竟
是個甚麼人？那人又伸了伸舌頭，只不敢說我見這情形越發害怕，越發要

問還是旁邊有位快嘴娘子問了我一聲說這轎子裏坐的是你親戚還是你朋友我便答道坐在轎子裏的是我妹妹那娘子笑起來說哎呀原來是你妹子不怪你這般着急你老實快去救救他罷再遲了恐怕你這妹妹要在那裏招了妹夫了……鳳琴聽到這裏不禁重重向地下啐了一口說嚼蛆呢你不替我罵他……阿祥又道他雖然這般胡說却是好意我如何便去罵他我方且要在他嘴裏探出妹妹消息呢我當時便又說道這刁老太婆左右不過也是一個人罷咧如何人遇着他便算是倒運世界上難道沒有王法麼那娘子又笑道奇怪他又不會抬去我的妹妹我也不犯着說他的利害你講王法你最好前去試試他看他或者會怕你這王法便將你妹子交還給你也未可知橫豎離此也不遠了你過了一帶的白楊樹那裏有一座客寓上面寫着名利棧三個大字這便是刁老太婆做買賣的地方你去尋着他看你們兩邊拚個勝負會見之時只不須提起我快嘴娘子劉大嫂便算難爲你你並不怕他

我却有些怕他呢……我一經得了這個消息疾轉身子便跑那快嘴娘子還喃喃罵我不道規矩問了人的路也不道謝一聲兒兀自跑了我也没有心腸去理會一口氣果然跑到那個棧房面前其時已是上燈時分我雖瞧不出妹妹在那裏遠遠的藏在一裸樹下窺探光景後來不多一會看見一個漢子手裏提着一盞燈籠彷彿是拿着酒壺樣子走過來又走過去我益發不敢露面約莫有起更光景靜惻惻的走近門首看那大門時已經鎖閉急得我像鑽紙的蒼蠅一般只在那個房子四週察看形迹後來被我在房子後邊尋出一個月洞使盡平生力氣將左邊一塊青石把來放在牆下墊着脚向裏張望天燈火畢竟瞧不出妹妹面目想我如何敢大意只是老遠的伏在那月洞口張從人願竟看見有個人坐在裏面身段彷彿是妹妹只恨裏面黑洞洞的沒有燈火畢竟瞧不出妹妹面目想我如何敢大意只是老遠的伏在那月洞口張望怎麼不曾有一會兒忽然房裏又喧鬧起來說是有人上吊尋死接二連三便聽見房門開了一霎時燈燭齊明再一細瞧不是妹妹是誰我一時又驚又

喜。又深怕妹妹當真短見做出事來。難得他們鳥亂了一陣都又出房去了。他們不防備妹妹重行上吊我却防備妹妹重行上吊呢。冒着險放胆喊了一聲。妹妹……阿祥說得高興不由手舞足蹈起來猛從耳邊忽然透入一片哭聲。阿祥同鳳琴吃了一驚面面相覷大家更不敢講話再側耳靜聽又聽不清楚了。（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讀者當於此等處注意）阿祥問道妹妹你適才聽見是甚麼聲音鳳琴答道遠遠的彷彿是有人啼哭怎麼再聽又不聽見了。敢莫是我們聽錯或者這女孩子打鼾的聲音阿祥道且不管他等我走出門去望望再做理會鳳琴十分害怕見阿祥要出去轉用手一把將他衣襟扯住阿祥被他這一扯不由有些銷魂蕩魄（漸漸來了）再瞧瞧窗子上已有些露出魚白顏色是個天要發亮光景便含笑說道妹妹莫怕我便不出去陪你在房裏坐着如今是天已快亮了妹妹還該胡亂歇一歇明天還要趕路呢。鳳琴此時已將阿祥衣襟放下只搖搖頭意思似乎說我不要睡然而那兩片

粉頰上早已緋紅像胭脂一般。這是他辛苦了一夜到這時候陰極陽生。有此光景還微微有些嗆咳。阿祥心中萬分憐愛。猛然想到月兒湖救起鳳琴。曾經在那座土地祠裏盤桓了一個通宵。達旦至今想起來。還有些懊悔。爲甚不趁那時候將我心中一片癡情和盤託出。正不妨便向他親口求婚。他念我這援救之情。深任是鐵石心肝。到不得依舊給我一個不瞅不睬。總恨我年幼胆小。幾次要想開口。因爲羞愧。又忍住了。如今是天可憐見。則個居然又鬧出一個岔子來。偏生又是我救了他的性命。（月兒湖一次施救。名利棧又一次施救。讀者方疑跡近重複。文字嫌于印板。乃作書之人方且恐人不知之。又故故在阿祥口中提出胆大心細。已足令人叫絕。而猶未已也。行文故意相犯。又於相犯之中特表著其不同之處。觀於後文便知。）當這夜深人靜。萬籟寂然。若再稍有蹉跎。料想再沒有第三次像這樣事情。更須勞我施救。（美人患難。何堪一而再、再而三。觀於此言。知男子心腸殊太殘刻。一笑。）阿祥想到此心裏。七

上八下只顧突突的亂跳個不住臉上一塊一塊的紅雲比鳳琴還加得一倍可愛一時紅雲漸漸淡了又像一片白蠟似的其冷如冰舌根兒乾得連一點吐沫也沒有幸虧此時還不曾同鳳琴講話若是講起話來定然像那臨危的病人折拗不靈會叫人一句也懂得（少年男子對所愛之女郎當欲發此議論時實有如此苦況讀書諸君諒有閱歷過來的人以爲何如）鳳琴睜眼看見他這怪模樣兒不禁大大吃了一驚（男子之怪模樣有甚於此者多矣小姐渾然太璞之貞娃如何得知一笑）猜是他或者受了夜深寒氣猝然得病轉一咕嚕站起身子問道你此時心裏覺得怎樣適才還好好同我講話爲何驀地裏變成這個樣子……阿祥見鳳琴殷殷詢問他益發魂銷心蕩舌根挺硬半個字也回答不出四肢之間更索索抖個不住不由的撲通跪在鳳琴膝前轉引得鳳琴笑起來（不驚而笑想見小姐憨癡）且不去扶他忙笑說道哎呀你如何對我施起這般大禮來我實在禁當不起你從虎窟龍潭裏巴

巴的救了我性命論理我應該向你行禮才是我因為你是我們家中人一樣又嘗聽見我的父親講過說甚麼大恩不報你對於我這一番情意也算得是大恩我就不拿這些虛文來叩謝你你如何倒轉過來向我跪着叩頭你這不是來戲弄我我可不依你有甚麼說話可以立起來講我反歡喜……阿祥仰着頭看見鳳琴氣色却是十分和靄並不曾露着嗔怒意思這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來神情也就舒徐了些勉強回答道我心裏有一句話久已想同妹妹講只是沒有機會今夕難得在這沒有人的地方我說出來必須妹妹答應我妹妹若是不肯答應我便從今夜跪到明夜今年今生跪到來生（果然如此豈不大妙只是恐怕刀老太婆不肯答應你奈何雖然我爲此言我已透露下文我當擊嘴）鳳琴益發格格的笑個不住說你這人可是瘋了好好我就依你讓你跪着說你快快說了罷（落落大方下視男兒不值一笑彼佯羞僞泣者是皆鳳琴之罪人也）阿祥被鳳琴這一催却又一句話說

不出來了。只管在地發憤。鳳琴急道：我叫你說，你如何又不說了？停會子，太陽照到屋裏來。萬一再被別人瞧見，那可不把人笑煞？這句話轉把阿祥提醒了。細想果然不錯。這是甚麼地方，甚麼時候，如何再容得周折？遂硬着頭皮戰戰兢兢，開口說道：切記得頭一次在漢口長發棧房遇見妹妹……一句話還未說完，鳳琴笑着，啐了一口道：呸！這些陳年舊話，你提他做甚麼？虧你在這個當兒，還想得出？你快不用說罷！我是不願意聽的。說着便用手帕子掩口，益發笑個不住。（我聞此語，我亦要笑，何況姑娘？）阿祥急道：這些雖然是舊話，却是今日不可不說的。請妹妹耐心聽着，我便感激不盡。鳳琴笑道：你這人真是難纏！你說你說。（盼此四字，想見姑娘已不甚願意。我爲馮大少捏一把汗。）阿祥便又說道：後來承老伯盛情，命我們父子移居武昌，同妹妹住一個宅內。我自從會見過妹妹之後，我魂兒夢裏那裏有一刻放得妹妹得下元宵？那一個天老伯高興出了一個對子，給妹妹同我對。我其時便有意無意的拿話去挑。

動。妹妹承妹妹不棄。一句都不會呵斥我……鳳琴扭着頭詫意道。那裏有這話。我一點通想不起來。（寫盡天真爛漫）阿祥又嘆道。那時候明知攀鱗無望。終不能戢涸鯈之心。比翼難期。究妄作天鵝之想。可憐眼巴巴的忍寒禁凍。常偷立妹妹茜紗窗外。遙見妹妹添香換水。理鬢薰衣。越看越愛。竟把來當成一件功課。有一夜。妹妹拿着一柄青鋒寶劍。逐影而來。嚇得我魂胆俱消。暗念自作之孽。原怪不得妹妹見殺。所幸妹妹慨發慈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論理我便可以洗心滌慮。反璞歸真。無如一縷情絲三生宿孽。既冤纏於此日。欲割捨。而無從月兒湖奪美人於河伯。既不敢援以爲功名利棧。劫弱質於強徒。更險難以救妹妹。他日妹妹紅絲別繫。伉儷情深。未必尙能憶及。有一薄命男兒。月下花前。臨風隕涕。是以斗胆爲最後之一語。妹妹若果見愛。肯附以婚姻。則我馮阿祥他日有生之年。皆妹妹所賜。妹妹果能慨許。固喜出望外。若竟峻辭。

見拒則我亦無顏再覲然人世。明日送妹妹出險之後，將妹妹雙手送交老伯。定然披髮入山修持來世。情絲不斷相見有期。言盡於此願妹妹報我好音。馮阿祥此時腸已碎了……阿祥說完這一番話，那一副眼淚直滾下來。頓時將一件藕色小衫濕了半截，還抽抽噎噎的嗚咽不已。韓鳳琴本是個聰明女子，孩子近年以來不無已解情事。今見阿祥如此形狀，一片芳心已被他融化殆盡。只是一個女孩兒家，那裏能彀竟面許婚姻？效那一班女學生的程度，萬折柔腸也不由珠淚交頤。襟袖盡濕，空房之中孤男寡女想到此處，芳膺上又突然亂跳。一時面紅耳熱，真個到了無可奈何地步。又明知道若不允許，則阿祥定然萬分愧恨，不獨辜負了他一片救吾心腸，而且真怕弄出別的岔子來。好半晌沉吟無語。阿祥窺探鳳琴意思，知道這事已十有九成，只須香口中吐出一句便遂平生之願，又重行催迫道：「好妹妹，你爲何儘着不開口？允我與否？」請妹妹爽快說了罷。鳳琴被他逼迫不過，又想了幾想，方才囁嚅說道：「你且起來。」

算我……剛說出這兩字阿祥仰着脖子靜聽猛不防窗子外面有一大陣脚步聲音好像有許多人鬧進來內中更聽見有人吆喝（不聽見美人嬌媚之音而聽見蠢夫之吆喝此時此際爲阿祥計何以爲情）喊着說道才老太婆此時如何還不出來那話兒逃走了不知此刻藏躲何處須得遣人快快四面尋覓不要放走他才好鳳琴聽見狠吃了一驚適才的話頭已被打斷便不說了無如阿祥正在情思迷離之際明知鳳琴這句話說出來便是平生極大的幸福論他的意思以爲你們這一班瘟強盜便是要剛我殺我也須過了這個當兒（特不知既然被剛被殺又要這極大的幸福何用癡兒心事可憐可笑一萬萬不可揀這時候同我爲難再瞧瞧鳳琴已嚇得粉面失色只有索索抖的分兒那裏還有功夫同他講這不要緊的閒話阿祥萬分無奈才不得已將跪在地下的兩條腿重新站起來接連便聽見那個趙二渾頭渾腦的跑得出來望着來的一班人說道諸位休得在此大呼小叫我們家裏小相公適才已

經翻着白眼幾乎死過去。老太婆同我們大奶奶都哭了。（鳳琴等所聞哭聲，在此輕輕一點）幸虧我們手脚來得快，摶人中，戮脚根才悠悠甦醒過來。老太婆兀自跪在天井當中念佛。（平時殺人遇禍念佛，世間如刀。老太婆者，正自不少）你們講的話老太婆已明白了，叫你們諸位在鄰近地方去追趕老太婆，還喃喃的罵你們說：「你們糊塗難道那逃去的人會逃？」走到我們屋裏來不成。（豈敢不敢只是來了一次）那些人聽了這話果然互相埋怨說：「不該白白又到這裏，耽擱一躺。只是這地方住的人家狠少，那話兒又是個伶仃女子，任此會走也飛不到那裏去。」再望那趙二，早已走進去了。衆人正待轉身，阿祥在裏面聽得清楚，不由伸了伸舌頭，低低叫一聲：「造化！」眼看窗子上業已大亮，殘燈半明，不滅。忽然那個小女孩子又醒了，揉了揉眼睛，看見有兩個驀生人站在他身旁，猛可的喊起來說：「你們是誰？爲何……？」這小女孩子年紀雖小，那聲氣喊得狠高，外面的人又待走，不走在那裏沈吟。阿祥深怕這女孩子，又待走。

叫喊被他們聽見將牙齒咬得一咬伸開五指向那女孩子頸項裏一找那女孩子立時翻起白眼手足掙了掙嘴裏兀自有出氣沒有進氣再喊也喊不出来了再聽聽外面那些人都已走出去鳳琴急得要哭說這便如何是好我們原想逃出那強盜窟穴誰知轉又陷入這強盜巢穴想這地方斷不可久躲你還該從速打點主意阿祥想了半會沒有方法又恐怕停會子那些人在外面尋不出我們蹤跡復行轉來這個便不妙了剛在盤算那個趙二忽然從那裏面走得來是個要轉回這房裏光景阿祥更是吃驚因爲那個女孩子被自己按得七死八活睡在蓆子上面翻眼萬一被趙二看見便不知道我們是逃走的人也要查問這女子致死的緣故於是更不容分說一手扯了鳳琴說了一聲妹妹我們快些走罷這裏不是藏身之所了鳳琴身不由己踉踉蹌蹌的一急便隨着阿祥出了房門趙二一眼看見忙攔着說道你們兄妹倆怎不多坐一會兒這時候約莫有五更光景便是趕路也還嫌早阿祥答道承你盛情容

留我們在此過宿。我們身邊又沒有帶着錢鈔，沒有謝你。我們趕路的人倒是愈早愈妙。後會有期。此刻也不講客氣了。說着話便向鳳琴丟眼色。鳳琴會意，早邁開大步逕自跑出大門。阿祥拱了拱手也隨着鳳琴出來。鳳琴順着大路走不了多遠，隱隱聽見門內大聲嚷着彷彿是趙二說話。阿祥急道：「不好了！」那趙二看見他外甥女兒模樣定是要來追趕我們，不得不開交這大路，須走不得。還是從小田塊上繞向後面去給他一個冷不防。不然這大路上他是熟的。我們是生的。萬一被他追着，這就難纏了。鳳琴點點頭，真是慌不擇路，幸喜那田裏還有不曾割盡的禾稻，黃雲覆壓一眼看不盡，邊際竄高落下可憐足趾上已被草根刺破了好幾處。一雙白綾小襪，斑斑血漬，忍着痛只顧前進。所幸他們兩人身材都不高大，在黃雲堆裏奔走急切，却沒有人看見。他們無如他們心是虛怯的，更是聽見樹上鴉雀聲音，都疑惑是人從後追來，再看看東方紅日已從地平線上捧得出來，漸漸有些喧熱。鳳琴走了沒有半刻功夫，已是喘

得一團阿祥十分憐惜他恨不得急切跑出這村外覓一好好客寓讓鳳琴休息誰知越走越尋不出道路走了好一會好像依然還在這村妝裏兩人屏着一口氣又走了一箭多路遠遠望去面前露出一座小橋那橋雖不甚寬大兩邊却也砌着石欄剛剛走上橋頭鳳琴哭道好哥哥我委實走不動了我們便在石欄上略歇一歇罷……阿祥此時耳朵裏忽然聽見鳳琴香口中吐出好哥哥三字這是他自同鳳琴把晤以來夢想不到的這親呢稱呼不覺被他喊得筋骨酥軟便不是鳳琴要歇一歇我恐怕他也要走不動了揆他的用心還想就在這石欄上又要同鳳琴開求婚的談判便連聲答應說我依着妹妹就在此歇一歇也好其實他那裏不知道這地方依然十分危險呢鳳琴靠近石欄便直坐下來抱着脚只顧喊痛那撲簌簌的珠淚兀的如雨而下（讀書至此心骨爲悲）阿祥也就趁勢挨着鳳琴香肩並坐在石欄之側滿腹的言語正不知從那句說起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呆呆仰着脖子只管向鳳琴望冷

不。妨。橋。底。下。忽。然。有。人。說。起。話。來。阿。祥。也。只。猜。是。漁。人。的。小。船。或。者。纜。在。這。小。
溪。旁。邊。要。想。趁。這。早。潮。去。網。魚。略。不。留。意。（非。不。留。意。也。因。有。滿。腔。心。事。不。欲。
攬。入。雜。念。妨。我。好。事。也。）轉。是。鳳。琴。側。着。一。個。粉。耳。朵。聽。出。一。句。半。句。只。聽。
見。有。個。人。說。道。但。愁。他。們。不。繞。到。這。地。方。來。若。是。繞。到。這。地。方。來。怕。他。飛。上。天。
去。（使。人。嚇。煞。）鳳。琴。這。一。驚。非。小。用。手。推。了。推。阿。祥。阿。祥。也。就。聽。出。一。句。話。
說。適。才。約。莫。有。兩。個。人。影。子。在。田。裏。走。敢。就。是。那。話。兒。好。兄。弟。你。先。到。橋。上。去。
望。一。望。……這。一。句。話。未。畢。果。然。那。河。旁。邊。的。紅。蓼。花。兒。似。乎。擦。着。人。的。衣。裳。
簌。簌。的。響。（是。畫。出。來。不。是。寫。出。來。）阿。祥。倏。的。跳。起。身。子。疾。忙。向。橋。底。迎。上。
去。鳳。琴。也。就。想。隨。着。阿。祥。下。去。阿。祥。搖。搖。手。說。妹。妹。勿。慌。你。在。此。等。候。風。色。能。
走。便。走。不。要。顧。我。（我。聞。此。語。我。欲。下。淚。何。也。）鳳。琴。被。他。這。一。句。話。轉。說。得。
憚。住。了。便。一。步。也。不。敢。動。阿。祥。虎。也。似。的。剛。剛。跨。下。橋。址。沒。有。好。遠。已。見。迎。頭。
來。了一。個。漢。子。短。衣。窄。袖。猛。的。看。見。阿。祥。似。個。出。乎。意。外。的。光。景。（蓋。此。時。讀。

書人知有阿祥，彼書中人實不知有阿祥也。讀者須理會得。」正待喝問阿祥，不待他開口，早湧身下去，拚命向那人身一推，那人便站立不住，隨着阿祥，一股猛勁，撲碌碌直滾下橋去。阿祥騰起趕上，早又飛起右腳，將那人一踢，却好沿着河堤墮入水底。幸虧那水不甚深險，那人直在水裏掙命，其時還有一個人伏在橋下，看見那人形狀，猜不出是個甚麼緣故，跑至那人身畔，問他緣由。誰知那人已吃了兩口水，又被水面上浮萍荇藻塞住口鼻，一句話也回答不出，儘用手向橋上指，橋上有人定是被人暗算了也。顧不得去救那人，探出頭來向橋那邊望得一望，已看見阿祥威風抖擻，雙眼圓睜，挺立在路口。這人吃了一驚，知非阿祥敵手，轉掉回身子，嘴裏打着胡哨，一路向前面奔去了……奇怪！阿祥本來是個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適才的本領，是從那裏來的呢？其中也還有個緣故，因為阿祥救護鳳琴，心切已，將自己的死生置之度外。那人上橋是無心，阿祥下橋是有心，從高能下，又易於爲。

力。況。阿祥。此時。奮。不顧。身。不知。那裏來的。氣力。竟被他。將一個壯大漢子。打落。河中。及至見橋下。那個。人。不來同他。爭門。竟自向前面奔逃而去。料想此去。定然。報告他們。同黨。那些同黨。阿祥。知道。有好些人。若是全趕來。對付我。衆寡。不敵。定然凶多吉少。想到此處。面目失色。又恐鳳琴害怕。此時只含着滿眶眼淚。重走。上橋頭。匆匆向鳳琴說了幾句話。說妹妹我如今已是力不從心。萬難保護。妹妹一路逃走。我此時有個計較。停會子。他們大隊集合。必然不肯輕放。我得過我們只好用個聲東擊西之計。我一面迎着他們前去。同他們支持得幾時。是幾時。妹妹速趁這個當兒。向沒人的去處逃遁。他們一心只顧對付我。或者不暇來擒捉。妹妹至於我的生死。妹妹也不必顧我罷。（我讀至此。我潛然欲涕。何也）我還有一句老實話。不如趁這時候。同妹妹講了。我便死了也。自甘心適才在趙二房中。我一片求婚的苦心。承妹妹不棄。已是心口相許。萬一託天僥倖我不死於敵人之手。後會有期。求妹妹勿忘前約。若是死了呢。他

日。妹妹別擇乘龍夫妻親愛當那月白風清的良夜焚一爐好香奠一杯苦茗輕輕呼我一聲癡情薄命的郎君我在九泉之下必能聽見這美人香口比較高僧懺悔還靈驗得許多我必能另託人身好圖異世相見重締良緣……阿祥說到沈痛去處不禁要放聲大哭起來哽噎得十分淒楚再看看鳳琴更是梨花帶雨清淚縹橫只拿起羅衫角兒掩着粉面兩人正在難捨難分之際早聽見橋那邊一片吆喝之聲隨風而至阿祥狠命將鳳琴向那邊沒有人的橋下推自己便將長衫卸去在臉上拭了拭淚痕虎吼一聲拚命迎將上去正

是

翼德有心喝長板 霸王何計脫重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兩回情事恢詭極矣鳳琴救父心切陷落奸人之手不奇奸人爲誰卽素君當年拯救之蕭楮卿則奇鳳琴墮險論情理必然脫險不奇出險之故乃

忽由於一斷不料其偷赴江輪之阿祥則奇阿祥攜鳳琴逃出名利棧不奇出名利棧仍陷落刁老太婆之家則奇衆奸人尋至刁老太婆家不奇已至刁老太婆家矣轉又放阿祥等出刁老太婆家失之交臂則奇遁至小橋以爲無患矣不奇而橋下忽有人伺候出阿祥等所不覺則奇阿祥非奸人敵手來撲阿祥不奇乃阿祥忽奮神勇轉擊奸人落水則奇擊奸人落水以爲可以獲全矣不奇呼哨而去呵叱而來則奇奇事奇文尙在下卷又不知有幾許奇事奇文以饗閱者之目而震閱者之心奇乎不奇 原評

鳳琴對阿祥云你是我們家中人一樣又云我不拿這些虛文來謝你觀此數語直與前素君我也不拿套語來謝你我自理會得之言（見第十六回）同是一種口吻蓋鳳琴此時感恩懷德欵欵深情已早流露於詞色間矣求婚一段寫鳳琴是一片天眞寫阿祥是十分誠摯必如是方爲至情結合既無舊小說中花前月下私訂終生之醜態亦與時下所謂婚姻自由公然

談判者。迥不相侔。此俠鳳奇緣之言情所以獨稱卓尙也。又阿祥於危難之際。自願犧牲一身。以救鳳琴。是直英雄肝膽。非復兒女情懷矣。對鳳琴一番說話。纏綿悱惻。披瀝直陳。雖鐵石人讀之。亦應淚下。獨

鶴評

第二十四回 捨死忘生阿祥遭刦 因禍得福梅禮鋤奸

鳳琴此時呆呆的站立在橋頭上。眼看着阿祥不顧性命。直向那夥強人迎門上去。不由心中一酸。那珠淚格外縱橫排盪。一霎時間那些人各拿着叉扒苕帚。還有折着樹枝兒的。約莫有數十人之多。團團將阿祥圍在核心。你們想阿祥手無寸鐵。如何抵敵得住。從性命相搏之際。還偷眼看見鳳琴在橋上未曾走避。心下十分驚懼。幸虧那些蠢奴只廝倚着自己。並未分出人去捉鳳琴。一個轉念。自己若被他們捉住。鳳琴必然也逃不脫。他們毒手。卽思一計。更不同。他們戀戰。揀着左邊一人。身材不甚高大。阿祥虛虛作勢。平竄上前去奪他手。

裏那柄鐵鍬那人見勢頭來得凶勇側身一閃阿祥便趁勢從閭裏逃出拔步向西南角飛奔衆人一聲吆喝齊打夥兒追趕上去轉靜蕩蕩的將鳳琴一個人放在橋上鳳琴此時才如夢初醒知道阿祥是用的一個調虎離山計策暗暗留下放我逃走地步（心心想印）說不得再顧阿祥生死且待自家脫離虎口再來打算拯救阿祥不遲於是拭了拭眼淚跨開大步振刷精神離了那座石橋好在此時天色已經大亮眼前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走了好一會終覺看不見一個行路的人便是問問道兒也沒有機會又急又怕只顧揀那樹木多的地方行去因爲樹木既多其下必然有人家莊舍一經到了莊舍少不得總須有些好人我將這遇禍的情形訴說出來保不定也有幾個打抱不平的替我出氣便不能讓那些強盜無法無天橫行霸道了主意既定脚下更走得快約莫也走了一二里遠近陡然眼前發出一般青烟來氤氳的將一帶樹木都平遮斷了那樹頭上棲鳥也格楞楞的飛起來鳳琴一眼看去異常歡喜原

來那股青烟底下蓬蓬的露出三五椽茅屋迎着自家面前便是這人家的後檐鳳琴猜着那烟必是這家炊着早飯搶着幾步近前一看原來並不是炊煙是幾個人圍着在那裏焚化紙綻去籬門十餘步有一株大皂筍樹周圍綠蔭約占着一畝多地樹根底下安放一張舊楠扇兒上面挺着一個小孩子屍身那小孩不過一週年光景一個老婦人蒙着臉席地哀哀嚎哭（因蒙着臉所以老婦人不見鳳琴鳳琴亦不識那老婦也然而讀者亦旣瞭然爲鳳姑娘吃驚不小也）還有幾個漢子只顧拿紙錄向火上燒鳳琴也顧不得人家忙着這沒興會的事只顧上前去探問路徑虧他揀了一位年紀大些的老者匆匆問道不敢驚動借問一聲這裏是甚麼地界我欲向九江碼頭上去從這地方該向那一邊走……那老者上上下下將鳳琴打量了一番正待回答不料門裏邊跑出一個漢子見是鳳琴不由罵起來說偌偌這不是昨夜在我們這裏寄宿的我好意留你們兄妹在房裏歇腳爲甚麼你們安着死心將我那個小

外甥女兒。捺得要死。如今還在蓆子上翻白眼兒。我出了好心。沒有好報。我指望你們去了。再不會重走到這地方。不料天有眼睛可憐。我那小外甥女兒無辜。吃你們毒手。你居然撞魂。又撞到這裏來了……原來這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趙二。一壁說着。一壁便伸開五指來。抓鳳琴衣領。嚇得鳳琴要逃也。逃不及。才省悟過來。自己同阿祥走了一轉遭。也不會走出這莊子。昨夜從星月微茫之中。並不曾看清這道路。誰知趙二這一嚷。那哭的老婦又不哭了。仔細向鳳琴望得一望。跳起身來。叫趙二不要放他逃走。嚷着告訴他們。說這女子。就是打從我們棧房裏溜出來的蕭老大。清早來追趕的。便是他趙二。聽見才。老太婆這幾句話。也笑起來。說你太婆何不早說。我如若早知道是他。昨夜便把來捆綁。來在我那房間裏了。這女子還有一個哥子呢。可惜已吃他逃走了。且不管他。他是自投羅網也。怨不得我們說話時候。那一羣蠢漢。早把鳳琴擒捉。從地下拾起一根繩子。將鳳琴兩手縛得緊緊的。將繩子那一端扣在

一個大碌碡上旁邊走過一個少年漢子便上前要剝鳳琴上身那件衫子急得鳳琴雙腳齊跳死命摺住衫子不放刁老太婆攔着說道他是個女孩子你們不要粗鹵剝脫他衫子你叫他拿甚麼遮羞兒你們且到屋裏將我那根馬鞭子拿得來等我拷問他爲甚麼使促狹兒要想溜走你看這小蹄子兩隻腿會跳我就打折他這兩隻腿（我爲鳳姑娘急煞）話還未完有人早將馬鞭子遞過來刁老太婆接在手裏立刻走近鳳琴身邊揚起鞭子待打嘴裏問着他誰是你的哥子你哥子怎樣在我棧房裏將你這蹄子劫奪出來便着落你身上將哥子交出你有一句半句虛謊不從實供招出來我有本事買你這蹄子下半截鳳琴此時咬碎銀牙已拚一死任刁老太婆百般恐嚇簡直一句也不言語刁老太婆接連問了幾遍見鳳琴儼如泥塑木雕一般毫無聲息不覺惱羞成怒舉起鞭子直望鳳琴腿上打來忽然遠遠的聽見許多人歌唱聲音隨着曉風而至（鞭敲金鑑響人唱凱歌旋此輩煞是高興）刁老太婆凝神聽

去不覺將手裏鞭子垂下來。一霎時早見那趙二笑喊說那不是蕭先生候二混苟耀堂。一班人都轉回來了。麼（又輕輕從趙二口中點出兩個人名姓）才老太婆迎上幾步望了望便高聲問道你們是打那裏來的韓家了頭已被我擒獲在此了。你們還翻江攬海鬧甚麼呢說着那個蕭楮卿已搶近前笑道原來太婆已得手了不瞞太婆說我們另外捉得一個在此原是他們同黨。昨夜將韓家丫頭劫奪出去便全是這廝作用。今早我們打從太婆家出來便分頭去佈置吳老壽同着王子福他們倆悄悄躲在大眼橋底下。（先前人名同橋名均在蕭楮卿口中一點）無巧不巧這廝率領著韓家丫頭上了橋。吳老壽上前去捉這廝倒轉吃這廝打下水去幸虧王大哥伶俐不同那廝去火併轉號召我們一齊去捉那廝我們剛在樹林裏四下埋伏得了這個消息齊打夥轉兒圍住這廝。不料這廝好生了得幾個人近他不得照這光景叫他走了也是不難却不知道這廝安著甚麼心兒已經跳出圈子又不走又引着我們趕他。

及至去趕他又跑了像這樣兒纏磨了好半天（阿祥放走鳳琴不惜以身爲餌便在蕭楮卿口中無意敍出）大家都有些嬾嬾兒早該這廝命根當絕他走走又掉頭望望猛不防被一根木樁一絆顛出有好幾步遠劉麻子奮勇上前去捺他兩人滾到田裏這才被我們大家留住我心裏還愁韓家丫頭料是逃了誰知依然被太婆擒獲……刀老太婆笑道我爲小孩子的事哭還哭不過來那裏有這心腸去擒獲他偏生是這丫頭錯了道兒又落在我們這阱坎裏如今大功是已經告成了大家來斟酌斟酌究竟怎生個辦法……且說阿祥就擒之後被蕭楮卿等人用一根繩子四馬攢蹄反背着套入扁担那些人高高興興嘴裏打着胡哨一路抬至刀家庄側撲通直攢在地下此時阿祥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只指望自家就着鳳琴必然可以趁此暇隙遠遁他方不至罹他們毒手及至到了此處睜開眼睛四面望了望忽見鳳琴已經扣在一一座大碌碡上又聽見刀老太婆說話知道鳳琴是因爲認不得途徑以至重罹

浩劫不由從丹田裏嘆了一聲露出無窮失望之色鳳琴一見了那阿祥赤着
膊子身上帶着好幾處傷痕再從蕭楮卿口裏知道阿祥全因爲留着自己遁
逃地步不肯遠走同他們有意糾纏以至被獲此際感激阿祥已到十二分分
際頓時桃花臉上珠淚縱橫只恨自己糊塗辜負阿祥待我這番美意誰知仍
是同歸於盡今生料想不能遂他私心的希望來世倘若有知我定然不忍負
他（觀於鳳姑娘芳心醞釀吾爲阿祥一喜）鳳琴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見
那一班人都紛紛隨着才老太婆進入籬門裏阿祥已被他們解下繩索只捆
着一雙手簇擁而去便有人也從碌碡上解下繩子另外有些人抬了一口小
棺材兒大約來收拾這小孩子的死屍鳳琴走進裏邊一眼瞧昨夜住的那小
房趙二的小外甥女兒已倚在房門口用一個指頭才在嘴裏站着瞧看熱鬧
（隨手收拾小孩子死屍又收拾趙二小外甥女兒一絲不走）才老太婆坐在
上面許多人齊齊排列在階下交頭接耳無非議論這事才老太婆用一隻手

指着自己說道：你這不安分的蹄子，好好將你放在棧房裏，並不會虧負你。你爲何隨着這廝，竟想逃走？依我的性氣，便須活活將你打死，方洩我心頭之氣。轉是你這蕭老伯替你說了人情，留着你這副花容月貌，我却別有用處。至於這個狗男子，我却不能饒恕。他說着，便命旁邊的人將阿祥擁得近前，大聲喝問道：你這廝姓甚麼？叫甚麼？你同韓家丫頭有甚麼瓜葛？爲甚從老虎頭上來撲蒼蠅？險些被你將老身的一段好事，白白弄壞了！你這廝，定然愛着韓家了！頭的顏色才出這死力來救他？你們這些男孩子，幾曾見真抱着熱心救人出險？萬一韓家丫頭是個醜陋不堪的女孩子，便是拿着人大的帖子來請你去救護他，你還未必肯來呢？你們看我這說話，在情理不在情理？說着便抬起那個三角稜的眼睛，向階下望了望，只聽見階下暴雷也似的喝了一聲，說太婆真不是明見萬里。（刀老太婆這篇說話，雖近刻毒，然而質諸天下男子之心，恐未必盡行冤枉。一笑）太婆更何必同他辯駁？我們有的是刀，將這廝拖出去。

毀了罷。這時候。旁邊却走過蕭楮卿。微微含笑。慢條斯理的對着才老太婆。笑道。這廝一片熱心來救我。這姪女兒在他的意思却以爲大功告成。高飛遠走了。誰知太婆洪福。他們已經出了棧房。轉又奔入太婆家裏來。可見這廝的行爲。天也不容却像白白的來捉弄他一般。（月兒湖救得成名利機。救不成全。是作者特特不肖重複處。在蕭楮卿口中一點明白透亮）及至我們帶領弟兄們來捕捉他。那廝全沒有計較。業已被他逃脫了。他偏生同我們作要待走。不曾分着幾位弟兄們去擒獲。韓家丫頭白白又讓他逃遁了。再意料不到我這姪女兒又趕到太婆這裏來。這算是老西兒注定的姻緣。太婆應該享的這股財。香適才弟兄們主張要將那廝開剝在我的愚見。我要來講個人情兒。那廝雖然不應該弄此狡猾。究竟他總是個勞而無功。他心裏未嘗不十分懊恨。在太婆這邊開剝了他。原不打緊。總覺得殺生害命白白的將地方污壞了。

橫豎老西兒貨船泊在江口我們太婆停會子總要向那裏去同他交涉我們一邊將我這姪女兒交給他順便就將那廝身上縛塊石頭悄悄的趁半夜裏放落江心饒他一個全屍且可以送他順着這江水東流轉回家鄉他死了也還感激太婆保佑太婆開年再添一個肥肥白白的好孫子易長易大長命百歲太婆覺得我這話還可以不可以……幾句話說得刁老太婆也笑了只點點頭命人將阿祥抬放院落裏依然將鳳琴關在一個房間此時蕭楮卿又走到阿祥身邊笑問道你這位大哥不在今夜便在明早就要昇天了我勸你少不得也要留下一個名姓兒叫我們將來提着你也還有個紀念你不須一味糲糲作啞你便一并不開口恐怕放你到江心你也該吐出哎呀兩個字來好講話阿祥怒從心起手脚雖施展不動轉向蕭楮卿臉上重重吐了一口唾沫哥哥你將名姓告訴了我們罷說着便將個頭伸到阿祥耳邊來似乎要聽他講話阿祥怒從心起手腳雖施展不動轉向蕭楮卿臉上重重吐了一口唾沫流得蕭楮卿滿臉淋漓漓漓旁邊看的人都好笑了蕭楮卿好生皇愧用手指

着阿祥罵道你這死囚性命就在眼前了你還如此潑惡你吐我一臉唾沫我
也沒有報復你我明兒總要揀一堵極大的青石兒壓在你身上叫你一百世
在江心裏不得翻身才算趁我心願……且說刀老太婆是個積年的老寡婦
膝下有一子一媳除開着一個棧房做那不干不淨的買賣外家中還有幾十
畝腴由每歲所入也還豐富兒子名做刀貴現時跟着南昌知府做長隨妻子
劉氏便在家中過活這婦人嫁給刀貴以來已生過五個男孩子說也奇怪只
須滿了週歲一例的便得慢驚之症無論若何醫治總不見效淹纏床榻不上
半載就死了今年這個孩子也是一股病症從春間病起却好病到七月又嗚
呼了刀老太婆自謂平生無過（如此人大都如此想奇絕）又因爲愛孫情
切去年便吃了長齋（我恐怕不久又要開齋了）想保佑這孫子無災無難
詎知老天好像有意同他做對似的偏又如此結果這婆子也就肝腸寸碎淚
眼將枯還幸得目下同蕭楮卿這一班孽障又因要迎合一個貴人意旨（又

暗暗一點）把鳳琴誑騙得來人財兩得聊以藉此解嘲稍稍舒解他哭孫愁恨。至於前回書中提的那個老西兒這個原是陝西一個販皮貨的客人往來長江上下游一帶他有個店號設在南昌府城裏平時販運貨物那隻船都停泊在九江碼頭從幾個月前早就叮囑刁老太婆替他覓一個女孩子要帶回陝西做妾爲育子之計身價不拘多少另外謝媒人允他一百兩紋銀刁老太婆也在他們村裏攜帶過幾次女孩子送給他瞧看一概不曾中意刁老太婆正因爲這一百兩雪花紋銀焦思無策可巧蕭楮卿從這幾日前頭便由武昌附着輪船東下來尋覓刁老太婆告訴他有一個絕色女郎不日搭江新輪船返轉蘇州勢必由此經過我們無論如何總須設着法子將這女郎誑騙上岸因爲這女郎父女同一個顯官做了對頭我是奉着他的命令只要擺佈這女孩孩子一個死活任聽我們作何計較他又怕我從中做了人情還差遣他眼前一個心腹家人隨着我一路同來偏生事有湊巧江新輪船一經泊岸他們

就跳上去見機而作。前後看見韓素君同着一個魏道士匆匆的到了岸上。名利客棧他們便命人抬着轎子哄稱他父親猝病居然將韓鳳琴抬入這荒僻無人才。老太婆家一個小小旅館雖然幾乎被他們逃脫了去。所幸轉又給他們捉回這件事可算是十拿九穩。因爲鳳琴容貌豔絕一世。料想那老西兒見了斷然沒有一個不合式的道理。這一天他同刀老太婆便預備了一次日。起個清早用一頂小轎子將鳳琴抬着。刀老太婆也坐着轎子在後相隨。又命幾個蠢漢把阿祥緊緊捆縛着納在一個粗笨小車子上面。外邊沒頭沒臉。用衣服蒙着假裝做有病樣子。准擬抬至江口儘當天夜裏拋落江心。在這當兒以前蕭楮卿又先騎了一匹走得極快的驢子先行向江邊船上同老西兒接洽到了江邊自家將驢子拴在一棵柳樹上才跳上船告訴這女孩孩子的模樣兒便說是自己姪女因爲他父親早早亡故（罵韓素君何苦）沒人攜帶因此情願折六百紋銀身價送給老先生做妾。人銀兩交並無異說。刀老太婆又

是媒人又是中人。若有謬轎情事都歸自己同刀老太婆承攬。只須老先生一見過。孩子隨卽將六百銀子交出。（目的只在此處可殺）那老西兒聽見蕭楮卿一番說話樂得無可不可。便留着蕭楮卿在他那個五官艙大船上吃早飯。蕭楮卿坐了一會約莫揣着刀老太婆他門一千人將到便同老西兒站上船頭。盼望剛是已刻光景果不其然有許多人擁着兩頂轎子一路吆喝而來。（不表明阿祥坐的車子留給下文補敘）蕭楮卿指點點叫老西兒瞧。看老西兒用手褪下自己眼鏡從袖裏掏出一塊烏光添黑的手帕擦了擦重新戴上。（活畫出一個老西兒來）略一輾轉那轎子已歇落在岸上這岸本來離那些江輪躉船不遠此時雖然沒有上下水的輪船停泊然而這一帶泊的帆船却也不少一路密麻也似的桅桿高矗在半天裏許多舟人以及旅客也有知道這老西兒在此買妾的在這當兒大家看見轎子倒有一大羣人圍攏來。觀看熱鬧喧喧嚷嚷已不似一路上的寂寞韓鳳琴雖然是個女郎却比

不得那些一步不出閨門的處子。不過身入樊籠，不免聽人播弄。畢竟他胸有成竹，一毫不露聲色。適才在路，上坐在轎子裏，鴉雀無聲的哭，也不哭鬧。便不等人替他揭轎簾子，他早平蹠出來，大聲喊道：「你們這一班劫奪良家婦女的狗才，無法無天，敢在這清平世界，做出如此歹事？諸位不少明白事理的，乞代我將這一班狗才拘獲，我便立刻向官府那裏去報告……」鳳琴這一番舉動，頓時將船上的蕭楮卿、岸上的刀老太婆嚇得魂飛天外。刀老太婆便着近前去握鳳琴的嘴。鳳琴如何容得他施展，便大踏步搶過一邊，蕭楮卿積伶也就隨跳上岸，想來拖拽鳳琴。鳳琴急得雙腳齊跳，大聲嘶喚，無如那些看熱鬧的人，誰也不肯來管。這些閒事，只都望着沒有一個人肯替他打這抱不平。（急煞）江邊上也有幾個中國巡捕，聽見他們譁鬧，却也走過來詢問。叵測那刀老太婆是個老奸巨猾，早三言兩語將中國巡捕哄騙過去。那些巡捕

也就佯佯的走了。（急煞）刀老太婆一經將幾個巡捕打發開去，知道毫無障礙。此時要用得着他武力預備上前來擁抱鳳琴。只須將鳳琴擁抱上船，呼嘯一聲，將船開放，他處任你鳳琴再會喊鬧，也算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一霎時間，刀老太婆拖着鳳琴右臂蕭楮，卿扯着鳳琴左臂，可憐鳳琴一個弱小女子，到此時被那些狗男女百般凌逼，也就呼天無路，入地無門，求死不能，求生不得，轉恨在名利棧中，只欠一死。雖是承阿祥美意跑來救我，如今弄得這個樣子，不轉是坑了我麼？正在萬分窘迫之際，誰知沿岸那些平沙淺草原是外國人游息之地，去江邊本不甚遠。這時候却好有兩個洋人並肩欵欵而行，足踏綠莎，呼吸新鮮空氣，遠遠彷彿見江邊有一叢人在那裏閑鬧，不由走近前來，分開衆人，向前望得一望。衆人見那洋人是一男一女，渾身穿的體面衣服，裝那些人誰敢不讓早劈開一條路逕。猛然見那個女洋人雙眉緊蹙，含悲帶笑的忽向鳳琴喊起來，說：「哎呀，這不是鳳妹妹？」（嗟呼，我亦不聞此語久矣，我

從名利棧中初聞阿祥之呼妹妹而知男女愛情之深我又從潯陽江邊更聞此女之呼妹妹而嘆朋友愛情之切深夜茫茫百感交集忽聆香口覺通體快暢百脉沸騰不知當局之鳳姑娘又何如也）鳳琴此時已神魂飛越急得不甚明白人事只顧嬌啼宛轉憤不欲生一時之間那裏聽得出那個外國女子轉又跨近幾步只輕輕將蕭楮卿一掌蕭楮卿已跌出十幾步外那個外國男子格外敏快早一把將蕭楮卿豚尾緊握在手按在地下不許他動一動快煞快煞我當浮一大白深夜又苦無酒以苦茶代之）那女子又重重喊了一聲說鳳妹妹你姐姐在這裏如何不知道理我……這句話才把鳳琴提醒了抬頭望了望哇的一聲流着滿臉淚痕直撲到那女子懷裏來那女子一把將鳳琴樓入懷中只顧安慰他說妹妹莫怕你有甚麼委屈總在姐姐身上替你出氣你明白告訴我這些人是誰如何同妹妹爲難我一個都不饒他……刀老太婆也不知道這外國女子是誰（是極在下到此也還猜的不狠確實

（總疑惑外國人好攬閑事。憑我這三寸不爛之舌，總須將他們打發開去。剛待上前指手劃腳訴說他那一番謊話，誰知那女子一句也不理他，便與巡捕不同。）是妙不過那外國男子，早在那裏招呼了幾個巡捕，一例手執短棍。聽那男子指揮，那男子已將蕭楮卿交在一個巡捕手裏。刀老太婆知道這事狠是不妙，邁開大步也就想逃之夭夭。那幾個巡捕那理容得他溜走，又將刀老太婆攏住。可憐那些一路同來的蠢漢，此時只恨他爹娘生他下來，不曾在他們脊背上添兩片翅膀飛不起來。沒有法子，權且將上面兩隻手輕輕放下地，幫助兩腿逃跑。眨眨眼，已溜得干淨。只苦了那一匹快驥，還拴在樹上，沒有人敢去理會他。兩乘小轎擋在平地，不得再回名利棧房……老西兒有錢，膽小，知道此事已肇成禍亂，幸虧那兩位外國人不曾追問他緣由，祇對那岸上一千人簇擁而去。趕快分付船上水手，沒命的開了船，擡起三面大風蓬，問向東向西，只顧順着風行去。轉眼之間，已離九江二十多里，放去老西兒。

最好與書中無甚關係隨發隨收省却無數筆墨）那外國女子將鳳琴攜到一所洋房裏金碧交輝程設燦爛外面金字市招是美勝洋行四個大字又歎歎的向鳳琴低問道妹妹你此時有力氣沒有可能上樓梯若是走不動我來攙扶你上去鳳琴含淚點頭遂牽着那女子衣袖一路上了第三層樓早有許多侍者獻上茗果伏侍他們坐在一張餐桌旁還鳳琴且不就坐深深向那女子鞠了一鞠躬說姐姐我如何會在這地方碰見姐姐我糊裏糊塗總疑惑在夢裏我此番被難真是一言難盡請姐姐先將近况告訴我好叫我歡喜那女子含笑答道只怪我久不通函給妹妹了自從漢口一別之後妹妹是知道我赴美國訪我母親的我同梅郎結婚記得有一次曾寫信報告妹妹妹妹可曾接到我這封信不曾鳳琴道不錯這是我知道的但斷然不料到姐姐遠在異國總以爲今生難得同姐姐把晤怎麼姐姐今番居然遄返故邦先前那一位郎君想就是梅禮姐夫了娉娉笑道誰還說不是他呢此次返國原是母親的

意思。因爲思念故卿。想攜看我們一同到父親墳上拜掃。拜掃母親現時還住在省城裏。我因爲同梅郎到這行中勾當一件公事。清晨剛在門外閒步。誰料天從人願。竟使我在此能會見妹妹。好在那些惡人被我梅郎已經擒獲交給巡捕。妹妹要怎樣辦就怎樣辦。我便有一句話要問妹妹。妹妹是個深閨弱質。記得我們那一年初次會面。我要留妹妹在我樓上歇宿。葉家妹妹還說老伯不放心。不肯許你在外過夜。怎麼妹妹此刻轉是孤身一人。陷落此地。連個伏侍的娘姨都不在此。妹妹你倒將這些情節替我疏解疏解。讓我心裏明白呢。鳳琴聽見娉娉提到他父親格外哭得嗚咽。剛說得一句。又被涕淚堵塞住喉。際只有抽噎的分兒。娉娉好生不忍。只拿着手帕子替他拭淚。一面笑慰他道。這件事料想不怪。妹妹傷心。然而妹妹通不記得當初葉家妹妹勸我的話。說女孩兒家哭是最沒有價值的好妹妹。你也不用儘哭了。有話快快告訴了我。我命梅郎替你辦去。鳳琴只才忍淚將在漢口同芮大烈結了冤仇。以至父親

不能安居武昌。赴輪東下。遄返故里。及至抵了九江碼頭。父親同一個人上岸。那些奸人得此間隙。便來略騙我。拘囚在一個棧房裏。後來遇見阿祥。救我出險。重復入險。今日又將我賣給一個陝西客人的事。前前後後都告訴了。娉娉一遍……娉娉聽到芮大烈三個字。已是蛾眉倒剔。殺氣橫生。又向鳳琴說道。照妹妹這樣說來。凡此種種圈套可知。皆是這匹夫做就來陷害妹妹的。咳。我中國盤距要津。妄作威福。都是這一輩人焉得不亡國。焉得不滅種。放着這廝。我們緩緩去結果他。日下這姓蕭的本是老伯的故人。他負義忘恩。形同盜賊。我立刻叫人同那老虔婆一齊送到洋務局裏從嚴懲辦。但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是馮家那位少爺。據妹妹說是同妹妹一路到這江邊的。如何連影兒也不見。他這少不得在那個老虔婆上身追究。遲則還怕他們殺以滅口。妹妹此番危難。固然出生入死。叫人聽着傷心。要曉得老伯在那江新輪船上。一時不見了。妹妹他老人家這一回的驚恐。更不知道若何難受。停會子第一須拍個急。

電到蘇州去將妹妹羈絆在此的事迹告訴他還須請老伯到九江一行好借妹妹回里……娉娉一面說一面便命跟前的那個侍者快拿一份筆硯來我來擬一個電報稿子侍者立刻將筆硯呈在案上娉娉提起兔毫縱縱橫橫的寫了五十個字又着人請梅禮進來轉瞬之間梅禮已上了樓笑嘻嘻的望着娉娉娉手指鳳琴親自介紹了一番梅禮遂向鳳琴鞠躬行禮鳳琴盈盈立起身子答禮彼此重行分賓主坐下那梅禮說得好一口中國話兒殷勤詢問鳳琴被禍緣由鳳琴隨話答話梅禮不禁代爲扼腕其時娉娉已將電報擬好交給鳳琴過了目便命人送至電報局拍發梅禮不便在室中久坐遂站起身子向娉娉說道那兩個奸奴尙交在巡捕房裏我此時便親自到洋務局去走躺叫他立刻替我們辦好這案你看可好不好娉娉點點頭梅禮遂向鳳琴告辭逕自下樓去了鳳琴凝了凝神更啓硃唇向娉娉笑道難得姐夫如此熱心爲妹妹的事累他去這一躺然而妹子倒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想同姐姐斟酌

酌須乞姐姐不要怪我無理才好。娉娉笑道自家姊妹何事不可明言。妹妹有話儘說。不妨鳳琴陪笑說道好姐姐我們中國積弱久了。凡遇有發生案件。常勞動外人干涉。固是我們那些顛頽官場。仰人鼻息也。由於我們做國民的。大抵借重外力。挾制官場。妹妹提起這些事來。總覺得有些可恨。如今不幸却弄到妹子身上來了。承姐夫厚愛。代爲臂助。妹子心感不暇。何敢再高自位置。重拂盛情。今因姐姐之恩。有逾骨肉。這些肺腑之談。不妨割肝瀝膽。第一求姐姐。不要怪我在妹子斟酌好在此案。明明是奸人設局陷害。良善儘可不須姐姐。大力或者就勞動姐姐。將這些情節。具個說帖兒。便請貴行裏一位執事。持向洋務局裏走一躺。還怕那洋務局員置而不理嗎。我看姐夫是個極慷慨極明理的人。姐姐就是將我這話去告訴他。料想姐夫也斷斷不至罵妹子不近情理。姐姐你替妹妹想想。還以爲用得用不得呢。（力持大體。保我主權。不因急於鋤奸。而借助外力。何等胸襟。何等見識。吾讀書至此。吾惟有倒地百拜。買

絲繡之鑄金事之而已。這一番話將個金娉娉說得心花怒發不禁跳起來拍手稱贊道：（是好鳳琴，是好娉娉，使人嘆賞不置，不知一班媚外政治家讀兩女郎之言，有感於心否也。）好妹妹，你真個叫愚姊佩服你極了。我只因一時替你抱憤，不過急于要替妹妹從嚴辦此一般奸奴，遂不曾思量到此妹妹既然如此說法，愚姊立即照辦。梅郎他也是個極有胸襟的，斷然講不到有嗔怪。妹妹去處說着便將案上叫人鈴捺得價響，立時奔上一個侍者來，垂手敬聽。娉娉說道：你快去替我將福特先生請上樓來，我還有話分付呢。侍者領命而去。娉娉便將適才用的筆硯磨濃了，雙手按在一張箋紙上，望着鳳琴說道：妹妹，你快將這事始末根由說來。我替你打說帖，稿兒好交給下邊書記，謄寫罷。鳳琴見娉娉肯答應他，十分感激自己，說一句，娉娉便寫一句，剛才將稿子打起來。梅禮重行走得上樓，娉娉含着笑，便將鳳琴適才所發的議論告訴了。一遍梅禮笑道：如此更好，只愁貴國官僚未必盡能如小姐等意見，這案上想。

就是說帖稿子了。我順便替你們帶得下去交給傅書記。膳好就請這傅書記送至洋務局裏去罷。梅禮走後已有侍者來請鳳琴同婢婢到左首一間餐室裏用膳。婢婢攜着鳳琴的手走入餐室。一時觥籌交錯互敍離衷。鳳琴到這時候也就色舞眉飛十分高興。（寫鳳琴依然是天真爛漫）並告訴芮大烈因爲割去耳朵狠受香帥申飭。這都是父親氣他不過暗中擺佈他的。所以他同我們父女結下這海樣深仇。婢婢聽到芮大烈在督署裏張皇神態不禁笑得將酒噴出來。說老伯這舉動大快人意。要知道如此奸奴若再沒有人去擺佈他一味都是吮癰舐痔的人。伺他左右焉得不長他氣燄。自然越弄成無法無天的了。好在老伯的情恬淡原不想在政界上尋覓生活。翩然返里頤養太和倒是上策呢。但是這位馮家公子對於妹妹倒十分情重。看他偷上江輪。暗中護衛雖是違着老伯教訓不無可議。然而妹妹這一番危難倒全虧着他化險爲夷。却可以將功折罪了男兒心性他自然有他的打算。好妹妹我有一句。

冒失的話。若是妹妹。不一定鄙薄他。我將來會見老伯。倒要謬託冰人執柯伐柯。呢。這一番話又將鳳琴說得粉面通紅。低頭無語。兩人正談得密切之際。早又聽得胡梯響聲。梅禮含笑引着一個人上來。這人便是傅書記。梅禮叫他將到洋務局交涉的情形詳細告知傅書記。便說道。奉着主人之命。將說帖送進局裏。門外局差說是委員。現不在家。一經回局。定然將這件案情從速辦理。書記當時又告訴他。有被告兩人。係一男一女。此時還押在捕房裏。卽請貴局將該犯提至局中候訊。局差隨又唯唯答應。書記回來時候。怕局裏已將該犯提得去了也。未可知。所有委辦各件。幸無遺誤。理合報告。說着。又望娉娉鞠了鞠躬。娉娉也立起身來。還禮。並說一切費先生心了。容再敬謝。那傅書記連連說着。不敢不敢。逕自轉身下樓而去。傅書記走後。娉娉見梅禮尙立在一旁。娉娉笑向梅禮問道。可用過膳不成。梅禮搖搖頭。娉娉便命梅禮在席間一同用膳。梅禮得了娉娉命令。遂含笑挨着鳳琴。並肩坐下。嚇得鳳琴走避不及。羞得只

管伸伸縮縮的坐立不安。娉娉笑道：「妹妹不要害羞，只是美國規矩。梅郎若不和妹妹同坐，便得罪了。妹妹只是他尊敬妹妹的意思，不似中國男女別有制度。一個驀生男子，且不宜與女孩兒同席。何況並肩坐着呢？」妹妹將來同外人交涉久了，自然理會得這規矩。鳳琴方才恍然大悟，一般也就洒落起來，飲了一會酒。鳳琴好似陡然想起一件事來，異常跼蹐，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看見梅禮同娉娉失婦之間，十分親密，驀想起阿祥此時還陷落奸人羅網，頃間雖然擒獲，刀老太婆同蕭楮卿畢竟不曾看見。阿祥下落，想到此處，心中忐忑，端着酒杯子，只管出神。被娉娉瞧出光景，又迫問他。鳳琴遂將此番心事一一訴說出來。娉娉笑道：「妹妹你也太多慮了。首犯業已就擒，料那些黨羽也難遠遁。只須洋務局裏的委員速向他們兩人身追究。馮家少爺下落包管，近在今晚，遠在明朝。定然有個活跳的新鮮的馮少爺站在妹妹跟前。但是這事却不宜久延，愈速愈妙。速則他們不暇別生枝節，遲則防他們存心叵測，甚至殺以。」

滅口那就可危了正是

方結歡悰留旅邸 又縈心緒到天涯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分回解

評曰吾讀此一回書然後嘆作者蓋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者也夫吾國之官場作者寧不洞見癥結又何必故弄狡猾用畫鬼之筆窮形盡相以刻畫之特以鳳琴以區區一女郎身犯百難險阻備嘗及至水窮山盡時忽得一金蘭結契之故人又復伉儷外國鉅子救我出險其芳心之感恩戴德寧復何如彼梅禮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在士大夫寧肯負其熱心轉侃侃發論保我主權獨不畏彼愛我者轉而瞋怪我耶乃一思再思寧使我之冤抑不得暫伸不忍使吾國官僚因我之故或爲外人挾制此其苦心孤詣有心人不但擊節嘆賞將倒地百拜於石榴裙下也

江邊呼救旁人旣置若罔聞卽在巡捕亦望望然去直使人急煞矣乃忽然

出一婢。婢讀者幾疑有黎山老母觀世音菩薩之誚而不知其遠線已遙遙。伏于數十回前。婢爲江西人。此番老母返鄉掃墓。又是意中之事。蛛絲馬迹脈絡可尋。正不得譏爲突兀之筆。

原評

又碌碡之上繫一鳳琴。此是阿祥意外之事。萬苦千辛出生入死而仍不能脫娟娟此豸於難。其悲痛爲何如。一聲長歎。阿祥心碎矣。

鳳琴因見梅禮。婢之親愛。便觸起心事。憶及阿祥。並見其意中已早許阿祥。爲未婚夫婿。阿祥得此。雖身墮陷穿席。幾無憾矣。

獨鶴詳

第二十五回 馳驅輪船慈父遄征 頽倒衣裳局員媚外

鳳琴先聽見婢說的幾句。倒還點頭暗喜。及至聽到末後幾句話。轉又不寒而慄。花容頓時失色。婢也覺得適才的話說得太急了。轉又解釋道。料想那委員看見這道案情重大。斷不至置之腦後。我們不可不催着他。又向梅禮說。道停一會。還累你下樓走一躺。就請那位傅先生前去打探打探。梅禮去後。婢

娉便在這樓上命人在一個精潔房間裏替鳳琴安好臥具枕衾香燙盃鏡虛明。自是不消說得鳳琴總覺得懸掛阿祥在心坐臥有些不狠安靜（感恩報德自應如是不知者又謂琴姑娘憶戀所歡真是大謬）是夕二更時分有人又從洋務局裏打探回來依然回說委員公出未回所有一千人犯照常押在局署尙未訊問娉娉十分焦急又不敢告訴鳳琴怕他着急轉拿話來哄騙着他如此延捱下去貶眨眼又是三日（此三日中又不知藏過多少事迹）鳳琴沈悶已極鎮日價祇有長吁短嘆又同娉娉談論到他的父親說前日累姐姐由此間曾發一電到蘇州料想父親接到此信自然喜出望外但是如何沒有一個回電倒又叫人懸心娉娉笑道妹妹這到可以儘放寬心不必多此顧慮老伯既然不發回電可想他老人家定是趕着輪船逕來此處包在早晚妹妹可以同老伯相見這幾句話才把鳳琴說得歡喜了果不其然當這天晚間大家已進過晚膳鳳琴正同娉娉促膝清譚議論著葉錦文近在日本不知作

何消遣。彼此不通消息。早又有二三個月了。又說我們中國那些革命大家。都薈萃在東鄰。爲多。只怕遇有機緣。這莽莽神州。總有一番干戈擾攘之慘呢。娉娉笑道。妹妹勿憂。萬一中原多事。我定攜同妹妹赴美一遊。免罹兵革之禍。鳳琴搖搖頭。笑道。姐姐說那裏話來。妹子雖然是一個纖弱裙釵。然而一片雄心。却無異鬚眉男子。果是革命起事。妹子却不願隨姐姐遠遁歐美。好姐姐。你就料定你妹子胆小。於廳聆砲聲而色變。見彈子而心驚。嗎。遠則法之羅蘭夫人。近則浙之秋瑾。難道不是同妹子一般的人麼。娉娉也被他說得笑起來。忙說道。這轉是愚姊失言了。我不過……。娉娉才待望下說。忽然見梅禮忽忽笑上樓來。向娉娉說道。適才太古輪船剛抵江岸。便有一位老先生。子然一身。到我們行裏詢問韓小姐蹤跡。當時由我們行裏執事的將這位先生延至應接室。中我便忙着去招待晤談之下。詢及姓名。才知道實是韓小姐的令尊。如今韓先生還坐在室裏。我已命待者們上船去替韓老先生搬運行李。特來通報。一。韓。

聲或請韓小姐到下面大餐間裏我將韓老先生迎請入內好讓韓小姐同他老人家快會一面鳳琴一面聽梅禮說話一面那眼淚早撲簌簌的流滿粉面拽起裙子就要隨梅禮下樓娉娉也是十分歡喜說我也要去見一見老伯我就陪妹妹同行罷說着三個人已忽忽下得樓來娉娉將鳳琴先行領至大餐間中梅禮立卽出去招呼韓素君不多時候梅禮已將素君迎得進內鳳琴一眼早看見他父親音容態度宛是當時只是憔悴容顏便在這幾日間已遠不如往昔（數語真寫得出）更顧不得許多三兩步走近素君身旁一把扯住他父親衣袖抽噎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素君這時候看見鳳琴宛然明珠重入掌中雖是十分歡喜然而見鳳琴如此悲切那潛潛老淚也不由襟袖琳瑯琊還是娉娉上前將鳳琴勸過一旁勉強笑說道老伯辛苦風塵妹妹你不宜再引他老人家傷心且歇一歇好讓老伯休息休息素君在先却不曾見過娉娉此次雖然接得電報只知道鳳琴住在美勝洋行至於如何住入洋行尙不知

其中底細。遂掉轉臉向梅禮問道：「不敢動問這位夫人是足下何人？」小女一切全賴扶持，鄙人感激不盡。並懇先生介紹示我姓名，以便行禮致謝。梅禮正待謙遜，鳳琴已將眼淚拭淨，便上前將前後事迹敘述一番，並指着娉娉告訴他父親。這就是當日在漢口同女兒結義的姊妹金家。娉娉韓素君本來久慕娉娉，是個女俠。到此又承他救了鳳琴，這感激自不消說。得殷懃向娉娉道謝。娉娉當時也就行了謁見的禮，行禮之後，意思就想同梅禮避過一旁，恐怕他們父女有體己的話。說鳳琴瞧出娉娉光景，一把將娉娉扯住，說道：「生死人而肉白骨，全賴姐姐的鼎力，還有甚麼話可以瞞着姐姐的地方？」姐姐如不棄嫌，儘管在此多坐一會，不妨。娉娉依言也就隨意坐在一旁。梅禮便藉出去照料素君行李爲辭，向素君暫時告別。素君聽見鳳琴告訴他阿祥私自登輪，暗中照料的話，不覺長嘆了口氣，說：「這孩子狠自狡猾，這些舉動須知我甚不以爲然。但是他此番用心却不料，轉因爲在名利棧將你救得出險緣，是耽擱了一

日。一夜方纔巧遇見你金家姊姊不能不算他的功勞。既然他還失陷在奸人窟中我們不趕快前去救他殊非情理。好在我既然到了此地我立刻便向洋務局裏一走倘若會着這委員我必竭力催他第一要緊是破獲奸人祕密機關我也不停頓了便趕去辦理這事要緊說着便起身。娉娉留着他用膳。素君道我適纔在船上已吃過晚膳了此時正可不必稍待。一會再來打擾罷。……娉娉同鳳琴依然回轉樓上。鳳琴此時已見著他父親心上一塊石頭這才放下歡歡喜喜靜待他父親消息誰知一直等到有三更時分還不見素君。這回來鳳琴轉又躊躇起來。娉娉又疊次命行內的書記向局中探聽依然杳無音信。鳳琴好生焦急。團團的直在樓上散步。好不容易又等了一會。樓下才有人通信上來說韓老先生已由局內回行了鳳琴便攏着娉娉又一齊迎接下去。只見韓素君氣憤憤的坐在大餐間裏見了鳳琴便擋着娉娉又一齊迎接着去。知道他們官場尊貴了我到了他那局門首便投了名刺進去那門首的局差。

將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見我。又不曾帶着僕役。他便待理不理的問我。有甚麼貴幹。同他們局長接洽。我便將那件案情說了一遍。那局差轉冷笑一聲。向旁邊坐的幾個人說道。原來是來催案的。遂努一努嘴。叫我在那門房裏權坐一坐。他兀自將名刺放在桌上。也不進去。我且陪笑央着他進去回一聲。那局差又說道。不瞞你。先生說敝局長今晚在九華樓讌客。保不定多早晚才回局。最好你先生權且回府。等局長回來。我替你將話達到便是。我其時滿肚委屈。又不好說甚麼。只講了一句。說既然貴局長不在局內。我在此稍候。不妨。那局差便狠不滿意。大刺刺走過一邊。也不理我。我就揀了一張凳子坐下。耳邊只聽他們同夥的人談天。說地。越聽越是半厭。等得我不耐煩起來。正想回來走走。明天再去。誰知我剛動這念頭。居然那局長竟由外邊坐着轎子進來。眨眨眼。就向後面跑進去。我立即央着那個接我名刺的局差替我通報。那局差瞪着一雙白眼。似乎怪我煩膩似的好。一會才慢慢拿我那名刺走入後面。又良久。

良久重行出來請我進去有話當面同局長去講我好生歡喜果然進去見着局長好笑那局長約莫有二十多歲光景渾身打扮得像個唱戲的戲子一股鈕扣上還插着一枝茉莉花想是適才酒樓喚局姑娘們贈給他做表記的見着面酒氣醺醺逼人欲嘔開口便問我有甚事接洽我便將這案情詳細說了。一遍也不知他曾聽見不曾只把眉頭皺了一皺說這是拐帶人口的案情你先生須向地方上警察去提起訴訟不應該同兄弟纏擾我當時聽着又好氣又好笑便拿話去駁他說這案情雖是民事訴訟然而事件却發生在租界上又由美勝洋行裏呈遞說帖似乎便請局長問一問也不爲越分那局長被我駁得才沒有話回答皺着眉頭不得已才掉頭傳呼伺候便在那間小花廳上叫人將這兩名拐犯帶上來訊問我當時便坐在側首一個小書房內旁聽及至那個婦人同蕭楮卿到了局長座前蕭楮卿倒還沒有甚麼辨論轉是那個婆子嘴頭十分了得滔滔的同那局長左說右說轉說得那局長點頭贊嘆落

後斷了幾句煞是可笑說既然所拐的女子已經釋放寧家這拐帶的罪名當然不能成立依他的意見便要立刻將他兩個人驅逐出局連呵斥都不呵斥至於我告訴他的還有一個姓馮的陷落在他們巢穴他通共也不提起更不必說是差人去尋獲這姓馮的了你們大家斟酌斟酌這件案情像這樣辦法那不坑死人麼素君一面談一面掏出手巾來揩抹額角頭上汗鳳琴聽了這一番說話急得絢紅粉臉說這如何使得父親你須同這委員竭力磋商第一要逼着他將擒獲我們的人交出來方可罷休至於辦這奸奴的罪不辦這奸奴的罪我們倒還可以不過計較素君嘆道這糊塗官兒簡直不明白事體我何曾不同他計議到這一層奈何他置之不理叫我也沒有法兒你想適才我求着會他一面尙如此煩難明天我再去煩瀆他他只須用閉門羹見待我們也就束手無策了我也想到或是另行在官廳裏提起訴訟我只怕如此耽延下去真個保不住阿祥死活了（看素君也有智窮力竭之時真叫人急煞

一 婦婦聽到此處只是磨拳擦掌也想不出一個好方法兒三個人轉默然相對寂靜無聲其時去天亮也就不遠了可巧這時候梅禮並未嘗安寢有人告訴他韓素君已經打從洋務局裏回來他狠爲懸掛這事在心隨卽悄悄的走入大餐室中來詢問消息婦婦遂將素君這番話詳細告訴了他梅禮一聽不禁憤懣中燒慨然嘆道中國官僚向來不以民命爲重若是在敝國裏像這樣不負責任的辦事官員早已被我們國民驅逐久了也不容他把持這職位哼我敢說一句放肆的話這件事若由鄙人早向那官兒交涉怕他還不敢如此草草結束不過韓小姐因爲保全貴國面子力持大體攔着鄙人不許干涉今番弄成這一個不尴不尬局面至於辦罪輕重還是第二層關係白白的將一個俠義的馮先生任他們宰割通共也不能得個死活消息不是冷盡了將來男兒的熱血嗎（馮阿祥能得梅禮此番讚語死亦可以瞑目矣爲之一喜一鄙人不揣冒昧倒要出來干預干預這一件事不知韓小姐還許可不許可

梅禮愈說愈怒。用手叉着腰。只把個碧綠眼珠兒。逼緊的望着鳳琴。鳳琴心中十分感激。先向梅禮行了一鞠躬禮。說道：我年幼無知。只曉得國權鄭重。以爲些小事何必更勞貴駕？誰知我們中國官場事事叫人腸斷。（官場聽者）他瞧着我父親沒有權力。遂任意蹂躪法度。崎輕崎重。悉本其喜怒。其實他也並非有仇於我。有德於彼。不過一味敷衍。不知道除惡不盡。惡且愈滋。爲善不終。善復何望？死一無辜之馮阿祥。其罪猶小。長無數奸人之氣。燄其害甚大。今日難得福特先生肯挺身犯難。報此不平。鳳琴銘感五衷。大恩不謝。就煩貴駕。星夜前往鳳琴與家父及姐姐等在此靜候。好音梅禮聽着鳳琴這一番又玲瓏又清脆的說話。心中轉十分高興。便逕自答道：此事包在鄙人身。上總不使小姐失望。說畢。回頭望着身後一個侍者。叫他向後槽裏備一匹快馬來。半夜三更。我也不乘轎子。鬧那官樣兒。侍者聽了梅禮分付。隨卽備馬去了。不多一會。馬已備齊。梅禮向素君等告別。素君殷勤致謝。梅禮出了行門。跨上馬前。

邊便遣了兩個隨從。提着明亮亮的煤油玻璃燈。一直向洋務局那裏行來。洋務局門首有一座電燈。依然照耀。燈影底下左右立着兩個兵士。身荷快槍。梅禮跳下馬。隨從的人吆喝着。取出一紙名片。叫他們拿進去。請你們局長談話。那兩個兵士一見了梅禮。吃了一嚇。忙着上前陪笑。迎接門房裏差役。此時大家。都入睡鄉。忽然聽見有外國人到來。一齊嚇得從夢中驚醒。齊齊穿衣起來。將梅禮迎入局內。一座花廳上。請梅禮坐下。又泡上上等好茶來。梅禮狠不耐煩。且不肯坐。直站着問他們局長現在何處。如何還不見出來。只見旁邊走過一個。齊整爺們。輕輕上前屈膝請了一個安。笑着回稟道。我們局長實情不知。洋大人光降。（稱呼便奇）因爲夜間問案辛苦。適才方回公館宿歇。洋大人。如沒有甚麼要事。便請洋大人先行回去。明日來會我們局長。若是不能等待。小的們便立刻去招呼我們局長來伺候。洋大人悉聽。洋大人示下。梅禮怒道。我若是沒要事。我如何此時會趕得來。你們主人既然做了本局局長。如何不在。

這裏辦公還有工夫回轉公館去宿歇。我是刻不能待你們快快去招呼他罷。那些爺們得了這個吩咐立刻專人向局長公館裏去給信。好笑那局長此時正同他第二個姨太太睡得正好忽然聽見外面傳報說是有洋人坐在局裏立等直嚇得他一咕嚕翻身坐起扯了一件小衫便向身上套誰知套了好半會功夫套一隻膀臂那隻膀臂依然在外面更套不進去。姨太太也被他吵得醒了只撒嬌撒癡說他不好生睡覺成半夜裏要起來會客那局長急道你真不知道輕重這不是尋常中國人可以置之不理他是個外國人引他生了氣我這局長還做得成麼你轉不來幫助衣穿衣服還說這樣寬脾大胃的話呢那姨太太才不言語也坐起來再望他身上瞧去引得只合合的笑罵道你真是發昏了怎麼拿着你的褲子當小衣向身上套便是套到明天也套不起來呀那局長仔細一望才明白過來也嘻嘻笑了這才在床裏邊尋出一件小衫又胡亂撈了一條褲子穿好（讀者留心）才忽忽跳下了床一疊連聲喊着

伺候的人在外面預備轎子。幸虧天氣尙不寒涼。從衣架上摘了長衫。一路披着。一路鉗着衣扣。跳入轎子。抬起來。如飛而去。抬至局中。那天光已是發亮。局長跳下了轎。再低頭。一望。只叫得一聲苦。羞得臉上頓時緋紅。只灣着腰站不起來。局裏的兵士以及差役等人看見。局長如此怪模樣。正猜不出是何緣故。及至留心看去。原來局長起身忽促穿的那條褲子。是條粉紅洒花香雲紗的。褲脚上一路好滾着荷葉邊兒。知道是誤穿了姨太太的褲子出來了。一齊掩口而笑。局長好生羞愧。然而事到其間。也沒做理會處。只得硬着頭皮。進入大廳來。會梅禮。所幸有長衫遮掩着自己。越發裝着卑躬屈節的樣子。將個腰兒幾乎不灣到地上來。梅禮却不曾留心。當下彼此通了名姓。梅禮開口便提起昨晚那件案情。說是如此拐帶重犯。爲何貴局便要輕輕去釋放他。又不放人去。搗他巢穴。這裏面還陷害一個人。在他們黨羽手裏。不知貴局長究竟是何用意。如果貴局長不肯辦理。此案鄙人便向敵國領事那裏去報告。好逕自向。

貴國督撫那裏交涉（義正詞嚴真使僉奴嚇煞）那局長一味唯唯諾諾才知道那庄案件不是可以輕輕了結得的所幸那個姓刁的婦人同姓蕭的男子本擬第二天才去釋放此時還禁押在羈所裏一聽梅禮侃侃言語慌忙陪笑請梅禮暫在廳上稍待兄弟立刻將該犯提出來訊問總須使福特先生滿意（使福特先生滿意其不肯使韓索君滿意可知嗟乎同一案也遇外國人則如此遇中國人則如彼欲國體無虧大權不至旁落也其可得乎）差役們奉着局長命令隨卽向羈所裏去提刁老太婆及蕭楮卿出來刁老太婆十分歡喜猜是要釋放他們及至到了廳上蕭楮卿一眼已經看見昨天那個男洋人坐在炕上不由吃了一驚恐怕這事不妙果不其然那局長此番臉上顏色迥不如夜間和藹先將刁老太婆提得上去也不曾問着三言兩句便分付差役們抬過一座天平架子將婆子綁得上去不管青紅皂白開首就是一千下籜條子（我爲一快）打得那婆子殺猪也似的喊得慘不忍聞（我不欲用刑

則釋放之。我欲用刑，則以籜條鞭之。罪之輕重不問也。我國官場大都如此。刁老婆子固不足惜，冤矣。彼哀哀小民，猶有無辜者，其奈之何哉？」少停，放得下來。那婆子含着滿臉眼淚，向局長詰問道：「昨夜老爺說小人們沒有罪名，准許今天釋放小人們回去。此刻不知爲甚緣由，又鞭打起小人們來？須知小人們昨夜禁押在羈所裏，並不曾另做甚麼案件。此次捱打小人們，實不甘服。（利口可畏，然說來却又未嘗無理）那個局長裝着不曾聽見，也不理他。又命人將蕭楮卿帶得上來，也將他綁上天平架去。蕭楮卿生平那裏禁過這種刑法，嚇得臉上雪白，篩糠也似的抖戰起來。兩個虎狼也似的差役，每人手裏各執着一揪籜條兒，站在蕭楮卿身後，只待局長喝一聲，打那鞭子就如雨點般下。來倒是梅禮坐在上面，見局長用如此酷刑，轉覺得有些不忍，便對局長說道：「最好請貴局長先令這廝將這案中情節一一供招明白，便不用刑，正自不妨。」那蕭楮卿聽見這話，在天平架上沒口子，只喊小人願供。小人願供，那局長果

然喚過兩名書手便在案旁攤着白紙叫蕭楮卿一面招認那書手便一面寫道。

小的姓蕭名字叫做楮卿年三十三歲是蘇州元和縣人氏因爲在家沒有事幹到湖北投靠朋友承芮大人恩意抬舉小的在新堤厘捐分卡上做扦子手今年七月裏芮大人喊小的到他公館裏瞞着人吩咐小的叫小的一路跟隨姓韓的父女在江新輸船上見機行事要送韓小姐的命允着賞小的一百兩銀子小的不合見財起意當時就答應了小的又有一個朋友叫劉國強他本是湖北人家住新堤旁邊同小的是至好小的約他做幫手先領了芮大人二十塊洋錢路上使用如今只剩了五塊錢了本想在船上偷個空兒擠墮韓小姐落水只恨一路上沒有空兒不能下手輪船將要抵九江時候劉國強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他有個乾媽姓刁就是今日在案的這刁老太婆了他說這刁老太婆早就拜託他尋覓標緻女孩做個買

賣劉國強就同小的商議說芮大人橫豎只要報仇我們與其白白的將韓小姐弄死了不如將他賣給刁老太婆還可以另外落些洋錢小的當時聽了非常歡喜輪船才抵了岸劉國强就去會刁老太婆大家就想好法子將韓小姐抬到刁老太婆家開的那個棧房不想忽然走出一個不知姓名的男子來救他也一齊被我們的同夥捉住了昨天送韓小姐到江岸上賣給山西客人順便就將那個不知姓名的男子推入江心裏不想在這個當兒忽然碰見這位洋大人將刁老太婆及小的擒獲報案那些同夥都溜跑了至於那個不知姓名的男子生死實在小的不得而知小的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一切總是芮大人的主意不干小的們的事總求大人們開恩賞給小的活命小的感恩不淺所供是實（一篇供辭有書中已敍過者有書中未敍過者前後情事可一一覆按絕好結構）

梅禮耳朵裏聽着供詞一面只管點頭及至蕭楮卿供畢了梅禮又命那個書

手另用了一張紙將供詞謄清望了望向懷裏一塞（胸有成竹、一絲不亂）那局長十分應酬梅禮又喝問蕭楮卿道你這廝重罪看洋大人面上雖然饒恕你輕罪却饒恕不得又吩咐左右將蕭楮卿拖翻在地打了一千板子（此一千板子可謂局長應酬之具）然後命人將他同刀老太婆還押向羈所裏聽候發落此時梅禮站起身子向局長鞠了鞠躬說就請局長從速率領差役去捕獲那些羽黨這供詞中所稱不知姓名的男子必須在他們窯巢裏尋獲出來要緊要緊鄙人此刻不能久留專在美勝洋行裏靜聽消息罷局長連連答應殷勤將梅禮送出局外自己折轉回局傳齊差役又帶了十幾名巡捕逕向那個名利棧裏去捕獲那些羽黨局長畢竟順道撞了自家公館將誤穿的那條桃江洒花香雲紗女褲子換了然後呵叱就道及至到了那名利棧房命人將四面圍住親自帶人進去搜剿匆匆撲進去只叫得苦却祇剩得兩名粗蠱茶房前前後後更沒有別的人影子局長向茶房追問嚇得那兩個茶房索索

的。抖。說。小。的。們。委。實。不。知。其。中。祥。細。前。日。夜。間。確。有。好。些。人。在。此。吃。酒。一。經。天。
亮。他。們。早。就。一。窩。風。不。知。向。那。裏。去。了。以。後。一。共。也。不。曾。見。有。個。人。來。
（影影綽綽情事如見）局長聽到此處十分焦躁連連跌脚暗說這個如何是好
局長之焦躁爲洋大人非爲案情也合觀上文可以知矣便又追問道這姓
刀的除得此處棧房可有別的巢穴沒有快快從實說來免汝等拷打此時兩
個茶房面面相覷却不敢說經局長連連拍着桌子大聲喝問那一個茶房才
回道刀老太婆還有一個住家離此處約莫有三五里遠近他庄子叫做大眼
橋請老爺到那裏查問或者可以追究得出來局長聽了此話立即分付衆人
一齊趕向大眼橋捕獲黨羽不得片刻遲誤並帶了一個茶房跟來做眼線於
是大家又一窩風抬着局長逕到大眼橋來大眼橋鄰近還有幾家人家通不
曾看見過官長下鄉嚇得東奔西躲後來打聽得是因爲刀老太婆犯案吃了
官司大家暗暗稱快（補此一句可想刀老太婆在鄉中無惡不作）又圍攏

近前來看熱鬧。局長抬入才老太婆家裏。差役們將他家媳婦以及趙二等人還有幾個老實佃戶追問了一番。媳婦哭着將昨日情形一一訴說出來。至於他們大眾走後委實不曾見有一個人回家。所有案情均係婆婆一人所爲。婦人從不干預局長察看情形。知所供不盡虛誣也沒有法子只好將趙二帶回局內細細訊問。若問阿祥消息正是

虎入深山風寂寂。龍歸大海信沈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洋務局長媚外性成。對於素君也。則如彼對於梅禮也。又如此窮形極相。吾國外交人材皆此輩耳。嗟乎。午夜聞聲驚而起。坐身披窮袴。手不得展。卒至乘輿旣駕。而桃紅酒花香雲紗之小衣。幾易弁而釵矣。讀書至此。未有不狂笑噴飯者。甯知作者寸心。固憤填胸臆。而淚下如豆也哉。

原評

鳳琴遇救。阿祥失陷。此是一大波折。因此引出下文無數情事。布局之奇結。

構之妙令人叫絕。

鳳琴以婉變釵笄而能識大體保主權。洋務局長雖小儼然一官也。乃偏演
出如許媚外醜態。吾國官場處處令人腸斷。鳳琴斯語至沈痛亦至確當外
侮日深。國權日削。有心人安得不痛哭流涕者也。

獨鶴評

第二十六回 倦僂弱質一病經年 宛轉離情暫時小別

局長更沒有法子。回局之後。將趙二同刁老太娶蕭楮卿一千人對質。再三研
鞠。都矢口說實在不知道劉國強將這不知姓名的男子藏匿何所。局長察看
他們情形。委實出於至誠。只是恨着辦理此案沒有結果。可以在洋大人面前
討好自己。因爲要脫這干係。便由局內備文轉將這班人犯移至縣署定讞。(一
中國官場此等處最是狡猾)局長又恐怕洋大人尚在那裏等候消息。遂親
自乘着轎子到了美勝洋行。一五一十將這情節祥細告訴梅禮。梅禮聽了狠
是着急。又說局長既然將這案移縣鄙人。再同縣署去交涉。一切費心改日。

再謝局長連連稱着不敢別了梅禮他逕自回局去了且說梅禮自從前夜去拜會局長之後當時得了蕭楮卿的口供回來之後便將詳細緣由一一告知韓素君父女並將蕭楮卿那篇供詞從懷裏掏得出來交給韓素君並說供詞內所說這姓芮的在貴國也算是個大員如何同這些宵小沈瀣一氣這供詞先生到是好好收着萬一將來同這姓芮的交涉這件供詞少不得是個把鼻素君自然感激無既梅禮又說案既移縣縣裏必然去捕獲餘黨料想那位馮先生必然可以出險鳳琴在旁邊聽了暗暗放下了心遂上樓同金娉娉閒話梅禮在行裏又特備了西餐請素君赴膳兩人談論之下素君極傾佩梅禮的道德學問暗暗愧恨我們中華人格果真不如歐美文明後顧茫茫中國前途不勝危險飲酒之間便不似先時豪興（素君畢竟是有心人）席散之後外面便有侍者進來通告說洋務局局長前來拜會梅禮遂出去延接素君知道是爲的那件案情心中狠放心不下也便悄悄的坐在他們會客的旁邊一個

小室內靜聽他們講話。及至聽到羽黨遁逃馮阿祥竟無下落不由從丹田裏嘆了一口氣恨這昏憒官僚捉獲刁老太婆之後若不是他就遲三日何至叫他們那些羽黨做了準備事隔多時任是你再雷厲風行那些奸人豈有個坐待捕獲的道理這不是因為我們有這權力能請外人出來干預你纔着緊辦理此案若是無辜平民遇了此等慘禍你們做官的一味拖延不代料理想見覆盆之下天日難照也不知屈殺了多少冤魂呢素君越想越氣悶悶的坐在室裏十分扼腕後來又聽見梅禮送客送客之後梅禮匆匆走得進來正待將適才會見局長的話報告素君素君笑道鄙人因為狠懸掛這事先生會客之頃鄙人已在旁邊竊聽洞悉此中原委但是敝國官場辦事大都如此亦正不足爲怪惟是累次煩瀆先生寸心殊抱不安梅禮此時將兩隻手插在衣袋裏两只脚顛倒價在地毯上擦來擦去只不滿意那個局長又說他此時已將案件移入縣署那縣署也未必遂能將這件事辦個水落石出素君點點頭轉身

遂命人上樓去將韓小姐請得下來。有話面講。梅禮見素君去請鳳琴。他遂告辭出去了不多一會。鳳琴已同娉娉攜手下樓。素君遂將適才情事一一告訴了鳳琴。誰知不說。則已。素君話才說畢。那位鳳琴小姐聽見。馮阿祥竟無下落。頓時花容失色。那兩行珠淚紛紛的如雨而落。靠近一張橡皮椅子。頹然而倒。半晌說不出話來。嚇了娉娉一跳。連忙抱住鳳琴。頻頻呼喚良久。那鳳琴才慵抬鳳眼。嬌喘微微。哇的一聲。方始痛哭出來。抽噎之間。只低低呼着我負了他。我負了他。素君立在一旁。十分納罕。覺得當初女兒對於阿祥異常憎厭。動不動大聲呼叱。我幾次也曾拿話試探。要將妮子的終身附託於他。窺女兒之意。決然不肯俯就。何以目下竟像換了一個人兒似的。可見老父的用心竟不如阿祥自己的手段。你看就因爲此番患難。阿祥拚着性命救女兒出險。女兒感恩懷德。聽見他的消息。居然憤不欲生。料想將來這段姻緣不屬之阿祥。還屬誰呢。素君思量到此。頗覺慰了心願。只是重又想到阿祥被奸人劫掠。不知放。

在何處可否能保得性命尙在未定之天萬一竟置於死地我父女固然有些對不住他還怕女兒既然屬意阿祥突然遭此不幸將來若是議及婚姻轉有些十分棘手娟娟此身世所遭頗令人可憐可嘆愈想愈恨不禁對着鳳琴也就提起袍袖來拂拭老淚金娉娉在旁邊省識鳳琴的用意也十分替他扼腕只管擁着鳳琴竭力勸他並說那些奸人不過因爲財帛以致甘冒不韙其實他們亦非必同馮家少爺有仇斷然不至損及馮少爺生命如果馮少爺竟被他們殺害局長到鄉村中踏勘不會一點形迹沒有我只怕奸人畏罪定將馮少爺挾持而走不是遠逃日本卽近匿滬江妹妹此時第一要打疊精神必須想出法子探聽馮少爺下落去救他返里這才不負他此番防護妹妹一片苦心知恩報恩妹妹亦可稍抒胸臆我說一句不怕妹妹嗔責的話像妹妹光這樣一味啼哭於事究有何益呢……鳳琴正在柔腸欲碎淚眼將枯的時候忽然聽見娉娉這番議論宛如醍醐灌頂覺得所論甚是才不哭了轉掉過

臉。侃然向他父親說道。馮少爺癡意柔情兩番救孩兒性命。此次若不是因爲他赴輪東下。又潛在名利棧外從月洞將孩兒救得出來。孩兒那時已早已在棧中自縊畢命。及至兩人躲避在大眼橋頭。他又拚命同奸人對敵。孩兒才因此得脫人之手。雖然不幸重蹈陷阱。以至潯陽江口遇着金家姊姊孩兒算是完全脫禍。安然遇見父親却不料到馮少爺轉杳無蹤跡。生死莫明。自始至終細想起來。馮少爺終算因我而死。孩兒銜齒戴髮。覲然人世。若不去偵察。馮少爺一個下落孩兒。何以爲人孩兒。此刻還有一件最懸心的就是馮少爺的父親。尙棲遲漢。口甘老伯說已被芮大烈那奸奴驅逐出署。他是孑然一身。未知投靠何所。馮少爺既然因爲孩兒不暇顧及生身之父。這件重任便在我們身上。（因愛及愛、自是正辦）我的意思想同父親分頭去做這件事可否。父親仍然向武昌走一遭。或者將馮老伯訪得出來。留住在我們那個寓所裏不至使飢寒無告。此處金家姊姊不久仍要隨伯母出洋上海。是個必經之路。孩兒

少不得仍累姊姊將孩兒攜帶到上海走一遭便去尋訪馮少爺蹤跡。素君聽鳳琴說一句便點一點頭。及至等鳳琴說完，素君便道你的說話未嘗無理。就是我也斷不忍心便不問阿祥消息。但是一層自從在九江同你失散之後，我同娘姨匆匆回家。你母親哀痛非常，只怪我不該逕返蘇州，理合經過別的碼頭，便須上岸折回九江訪你蹤迹。我也十分懊悔，正擬重行束裝西駛，不料便接到你的電報。你母親好生歡喜，他還想同我一路到此思量會你一面。但是我攔着他，說你去也是無用，況且家中小些十兒女等舉動需人。若是你再離了蘇州家中，何人照應？便是娘姨，我也不肯再攜他出來反嫌累贅。你母親方才罷休。我臨行時，他還千叮萬囑，叫我無論如何必須逼着你迅速返里。從此不必再在異地勾留。我所以見着你之後，當時便已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你。母親如今你又一意去訪阿祥，若是給你母親知道，他又該埋怨我毫無主意。依然放着女孩在外間東漂西蕩，好孩子朋友之誼固屬纏綿母女之情，亦

豈可過於恝置。你去仔細思量。怎生想個兩全之策呢。鳳琴此時聽見素君提着他母親芳心中異常酸痛。又不由的撲簌簌落下眼淚來。娉娉忙勸着說道。這個老伯倒不消慮得。橫豎妹妹偕我們一齊往赴上海那蘇州也必由之路。我拚着多耽擱幾日功夫。親自送妹妹回府。一行姪女也可借此拜謁伯母。鳳琴聽了大喜。望着娉娉謝了又謝。素君這才沒有話說。於是素君在美勝洋行裏又耽延了幾日。便依着鳳琴囑付預備。逕往武昌並囑鳳琴回家將此意代告汝母。我就不另作家書了。鳳琴雖是依依不捨。然而事到其間也無可如何。這一天却好。依然是江新輪船上駛。素君遂將鳳琴拜託了娉娉夫婦自家命人挑着一肩行李。依舊上了輪船。娉娉偕鳳琴送至行門外。首梅禮因爲同江新輪船上買辦顧湛波是朋好親自送素君上船。並囑顧買辦於路間代爲照應。一切並一直等輪船開駛方才回行梅禮。此次携著娉娉到中國的緣由。固然因爲娉娉母親久滯外洋。想回來祭掃坟墓。也因爲美勝銀行是自己股本。

歷年以來。清查帳目等事。梅禮都是遺着心腹。自己輕易並不常到內地。往時都在上海勾留便算了。此番抵行之後。不料又因此救了他妻子好友。看着鳳琴這樣美麗人物。素君又端正不苟。心下十分欽佩。所以遇事都竭着心力去。做依他意思。對於芮大烈這一班人。狠覺得不平。想仗着自家權力思量在本國領事署裏替他父女們提起訴訟。還是娉娉竭力勸阻說這姓芮的既爲湖廣總督莊香帥揭參足見公道尚在人心。我們狠可不必以外人干涉中國內政。梅禮聽了方才首肯。大家在行內又留滯了半個多月。娉娉母親才打從南昌回來。娉娉歡喜自不消說。又引着鳳琴去拜見他的母親。他母親見了鳳琴。宛然親生一般。百般撫慰並勸他說這番險難狠不用因此煩慮。萬一生出病來。虧了身子。那反值多了。(預伏下文)大凡一個人生在世上。沒有個終身平平穩穩。不遇見這些拂逆境遇的譬如我在幼年所經歷的苦況。真是別人不能一日忍耐的。我却隨遇而安。出生入死。就如你這姐姐在我當初的用心。

總以爲今生不得會面了。不料得一般也。有今日的出頭日子。你的年紀還輕。又有這賢父慈母爲你的庇蔭。你將來不愁沒有好好的結果。你不嫌我老邁。頑固。你便叫我一聲寄母。我們愈覺得親熱。特不知你意下如何。鳳琴大喜。隨卽向娉娉母親的膝前深深磕下頭去。娉娉的母親坐受了半禮。立時將鳳琴扶得起來。鳳琴又同娉娉重新行了姊妹的禮。娉娉益發高興。真待鳳琴真是情逾骨肉。過不多幾日。娉娉的母親恐怕鳳琴思家念切。不肯在九江多所耽擱。立逼着梅禮將洋行裏事務料理清楚。其時已届八月初十左右。趁着下水江輪。遄赴上海。船抵鎮江以後。鳳琴少不得便要在此處登岸。好搭滬甯火車。上依然改了中國打扮。梅禮派遣身邊兩名親信侍者一路照應着兩位小姐。並叮囑娉娉一路上飲食飽煖。隨時保重。我同岳母一准在上海麗德洋行裏等候你們。娉娉一一答應了。鳳琴又堅欲請娉娉的母親一同到蘇稍盡地主。

之誼。娉娉的母親立意不肯說娉兒此去替我拜見伯母請安。問好我這身體憚勞就逸途間火車顛播不能忍耐鳳姑娘不要怪我我也不向府上去打擾了鳳琴遂也不敢相強便在船上灑淚告別於是偕同娉娉以及兩名侍者搭了頭等夜車不曾有半日功夫已抵金閨城外下車之時侍者早又替他們雇好馬車一直送至閨門城裏聚星街韓素君住宅鳳琴自從離了家鄉又有一年多了城郭無恙風景依然只是回想起此次路間飽受的驚恐幾乎生命不保幸而遇着救星不至埋骨異地痛定思痛儼然有生入玉門之慨坐在車裏已不禁迎風零涕頓覺得羅衫葉葉徹骨生寒接連打了幾個寒噤娉娉窺見他的神態百般用好言撫慰及至到了門首門房裏一般也用著一個門役陡然見著他小姐回來喜得忙上前迎接打了一個轉身飛也似的進去稟報其時娘姨也坐在屋裏聽見這話喜出望外連呼帶笑的跑得出來一眼又看見娉娉正不知他們何從集合也無暇懃懃問訊領着鳳琴同娉娉一路走得進

去門役名叫做小高。小高積伶便將來的兩個侍者款待在門房裏坐着，又將馬車力錢忽忽開發走了。且說鳳琴的母親薛氏懷中尙乳哺着一個小女孩兒名字叫做意琴的。（第一回書中素君取的孩兒名字，至此一點）膝下另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名字叫做繡琴。一個六歲的男孩子，名字叫做文琴。還有一個長男，名字叫做壽琴。今年已長成十六歲，肄業本城中學校，尙不曾畢業。今日却不在家。（索君苦子女太多，第一回書中曾粗粗敍出此番詳細表明，乃無掛漏之弊。）薛氏母家本是浙江仕宦之族，父親薛福徵，曾做過蘇州府知府，因爲愛慕素君品學兼優，特地遣出冰人來情願將這愛女嫁給素君爲婦。薛氏今年才三十二歲，小得素君六齡十六歲，於歸素君琴瑟和洽。彼此雅相敬慕，前番從素君回來說及在路，遺失鳳琴的話，薛氏幾番哭得死去活來，好容易得着九江電報，沒命的催着素君束裝就道：「又深恐鳳琴在外間成了習慣，急切不肯返里。日夜焦思寸心如撉，（慈母愛女之心，可歌可泣。）今

日。陡。然。聽。見。小。高。稟。報。入。內。說。是。小。姐。回。來。了。薛。氏。喜。得。直。站。起。來。旋。見。娘。娘。
引。着。一。般。如。花。似。玉。的。兩。個。女。郎。盈。盈。而。至。模。糊。之。頃。幾。乎。辨。不。出。誰。是。鳳。琴。
還。是。鳳。琴。走。至。他。母。親。身。旁。含。悲。帶。咽。的。直。跪。下。去。薛。氏。將。手。裏。抱。的。那。女。孩。
子。一。把。遞。給。娘。娘。這。才。撫。着。鳳。琴。肩。頭。哽。噎。得。十。分。難。受。良。久。鳳。琴。立。起。來。又。
引。着。娉。婷。拜。見。並。敍。述。在。九。江。如。何。遇。見。奸。人。陷。害。如。何。遇。見。這。金。家。姐。姐。相。
救。父。親。此。時。因。爲。馮。家。老。伯。流。落。漢。阜。沒。有。消。息。所。以。命。女。兒。先。行。回。家。拜。親。
他。一。逕。去。到。武。昌。擇。擋。一。切。大。約。不。久。可。以。返。里。望。母。親。不。必。懸。心。薛。氏。聽。了。
鳳。琴。敍。述。前。後。的。情。事。直。嚇。得。牙。齒。抖。戰。越。想。越。捨。不。得。鳳。琴。重。又。撫。摩。了。他。
一。番。更。向。娉。婷。檢。粧。道。謝。說。小。女。若。非。賢。夫。婦。相。救。如。何。得。有。性。命。安。然。回。鄉。
則。是。小。女。他。日。有。生。之。年。皆。賢。夫。婦。所。賜。據。小。女。說。已。螟。蛉。太。夫。人。膝。下。知。恩。
報。德。理。宜。如。此。小。姐。若。不。嫌。敝。居。製。瀆。務。望。在。此。勾。留。幾。日。讓。愚。母。女。稍。盡。寸。
心。雖。然。怕。馮。家。少。爺。被。奸。人。掠。騙。到。滬。然。尙。係。揣。度。之。辭。未。必。果。成。事。實。小。姐。

若慮及太夫人懸望不妨明日先發一電報以安老人之心說着便命娘姨將小女孩子交給別的僕婦另外打掃一間潔淨臥室準備金小姐下榻又吩咐小高在一枝春酒館裏備了筵席今晚應用娉娉謙遜了幾句也只得權且住下筵間彼此閒說誰知鳳琴坐在側首剛飲得一杯酒頓覺得兩腮潮熱眼際金星亂迸支撑不住忽然將頭伏在桌上薛氏大驚問着他是甚麼緣故鳳琴搖頭不能答話娘姨伸過手向鳳琴額上摸得一摸炙如火炭不由吃了一嚇告訴薛氏娉娉嘆道這幾日在路途之間我瞧妹妹神態就不大甯貼了飲食又懶怠下咽夢囈之間這時有些胡言亂語（恐怕定然還呼着阿祥名字）大抵這數旬以來經了許多驚恐又如以風寒辛苦受病愈深斯發之愈暴明日還須替妹妹急爲料理否則恐因此釀成重病倒是極危險的事薛氏含着滿面淚痕立命娘姨同僕婦們攬扶着小姐向他自家臥室裏鋪好衾褥讓他睡下鳳琴此時並不省得同娉娉周旋一上了床兀自沈沈睡去薛氏胡亂同娉

婢用了酒膳。大家齊入鳳琴房裏來看視他的病狀。只覺得鳳琴渾身火熱。口眼窩斜。頃刻之間。將一個如花如玉的女兒。弄得十分狼狽。薛氏慌得手足無措。遣了小高連夜的請着有名的醫士進來診視。醫士診脈之後。只管搖頭咂舌。向薛氏說道：小姐此病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俱淫。加以內傷七情疊受。憂懼臟腑蘊蓄已深。故來勢異常凶猛。所幸外表透達。大寒大熱轉不足畏。但須防着他深入腠理。藥石遂難奏効。此刻惟有速用發表透劑。不使逗遛營衛。或尙不至妨及生命。薛氏見這醫士所論病原尙中竅。要遂乞求加意療治。醫士於是立了藥案。加減分量告辭而去。薛氏命小高在外面將藥配好。回來煎出濃汁。重重灌將下去。使其安靜睡臥。不肯再在他房裏驚擾他。但囑咐娘姨在側。仔細調護。自家遂邀婢入室安寢。次日鳳琴雖然略爲清醒。只是身上熱度總不曾輕減。薛氏依然請着昨夜醫士前來續診。如是遷延下去。已逾旬日。婢嬌雖十分着急。恐母親同梅禮在滬相等。然又不忍逕捨鳳琴而去。只得先行。

發了電報告訴他們。鳳琴因病耽擱一時，怕不能前來。自家在蘇略待幾日，再定行止。鳳琴之病越兩星期之後，忽然變成瘧疾，性命已無妨礙，但這病勢愈覺纏綿。一時寒冷，宛臥銅屏。一時酷熱，如灸火炭。可憐一個嬌小女郎，便被這病魔弄成雞骨支床形容憔悴。有時清醒，見沒有旁人在側，遂將自家心事，同婢婢商議。只急得撫膺浩嘆，大有身欲奮飛，不能起床之恨。婢婢撫慰他道：「這件事也難怪妹妹。常常懸在心裏，但是一層妹妹不趕緊將自家的病醫治好，了如何能彀出外去探聽他的消息？至於馮少爺究竟在上海，不在總算拿不得十分把穩。不過有一條路兒，不能不去走走。天不可憐妹妹，偏生叫妹妹病了。料着一時不能出門，做姐姐的不比當初在漢口行止可以自由。如今在此已耽擱久了，不在明天定在後天。我須要別過妹妹，束裝就道馮少爺的蹤跡。我斷然不置諸度外。目下上海，有些偵探，神出鬼沒，狠有些疑難案件。經到他們手裏，居然勘破的我一經到了上海，同你姐夫商議，且緩放洋，叫你姐

夫將上海幾個有名的偵探一一請得來將這件事交給他們辦去比妹妹親自到上海還有把握些如若一經有了頭緒我立刻寫信寄給你讓你放心料妹妹定然相信得過你姐姐不是哄騙你鳳琴含淚說道我做夢也想不到回家來忽然攬此重病承姊姊盛意在此看護我多少日子耽擱了伯母同姊夫的行期我自知慚愧只是論我的心以爲留着姐姐一日我心裏便快慰一日要曉得姐姐此番同我的情誼又不獨當初偕錦文姐姐一齊結義的情分可比我的性命又是姐姐救護我出險的我細想起來生我者父母救我者便是姐姐如今姐姐別我而去從此遠隔重洋又不如何時可以晤面叫我聽着如何不寸腸俱碎呢娉娉聽他說到此處也不禁珠淚盈腮搵着袖兒拭淚鳳琴哽咽了半晌又狠狠的拗起身子將娉娉扯了一扯娉娉知他用意便附過耳朵來湊着鳳琴香口鳳琴含淚說道好姐姐我有一句心腹的話趁這時候要告訴姐姐並非是我做女孩兒的不顧羞恥我說出這話來只有姐姐能體貼

我料想不至引爲笑柄。我今年已有十五歲的人了。自幼便是鐵石心腸。不知道甚麼是幽情密恨。所以那人在先常常愛著我。被我百般呵斥。他總沒有一次生嗔便來惱我。依然是人前背後着意護持。我總以爲男子用情大都如是也放著不去理會。（鳳琴天眞便在他自家口中補出可知。此書雖亦言情與尋常豔女淫娃正自有別。）後來我同姐姐被那奸奴誑騙在月兒湖裏幾乎喪命。偏生又是他連夜的將我救轉家庭。我也以爲是偶然之事不足介意。誰知他自從此次救我之後。固然絕口不自以爲功。便是對着我也祇有愛憐而無狎褻。與當初的舉動大不相同。我那時候想着我家父親參養地父子也算。是仁至義盡。他之救我可以借此酬報我的父親。我若是轉去稱謝他。反嫌得近於客氣。這件事也就已成陳迹了。叵耐我父親因爲避奸奴凶燄。買棹東歸。那奸奴偏生不肯饒恕我們父女。巴巴的還遣着刺客一路追隨下來。恰巧那人又犧牲了他的求學際遇。瞞着我父親暗中隨我上船。他這孤詣苦心也就

可歌可泣了。誰知我因爲有他相救，轉獲生全。他因爲救我而來，反遭毒手。姐姐，你不知道那時候我們在大眼橋上。他臨行時說的那幾句斷腸的話，我至今回想，宛如萬箭攢心，非常酸痛。實不瞞姐姐，說萬一我此病獲痊，無論海角天涯，我總要訪出他的下落。否則我亦決不肯偷息世間，覬然獨活。所以今日同姐姐聚一次，是一次後顧茫茫，殊難設想……說到此處，轉又哭了。娉娉也是淚落不已，勉強勸鳳琴道：妹妹不用如此歎想，你既存這樣好心，上帝必不負你。目前之計，妹妹第一要保重這身子，便是要訪馮家少爺。也不在這一時着緊，我並不是拿這話來寬慰你。我料定馮家少爺決然不至有意外之變。這是甚麼緣故呢？同老伯結怨的，除得苦姓奸奴，其餘不過是附和他的小人。同妹妹固沒有深讐，同馮家少爺更無惡感。況且刁家老婦以及那個蕭賊都羈押在縣署裏，將馮家少爺擄劫而去的，全是一些無知無識的羽黨，便是將他殺害了，與他們這些人又有何益？我倒是慮及馮家少爺年紀尚輕……說到此

又含笑問鳳琴道：我雖然不曾同馮少爺會過，面料想妹妹既垂青眼，其人丰致必不鄙惡……娉娉且說且偷看鳳琴顏色，只見鳳琴雙頰微酡，含情不語，娉娉益發相信。（此等兒女喁喁最足使人之意也消）又道：只怕他們將馮少爺居爲奇貨，或竟轉相售賣，則姐姐當日所處地位轉把來玷污。馮家少爺（廻顧當日情事，絕妙點綴）我替妹妹設想，將來出門時候，第一上海，第二便是天津，這兩處地方却是要緊。（暗照下文，又若隱若顯似是而非，好看煞人）兩人正在喁喁私語，情致纏綿，忽然房帘掀處，薛氏走得進來，含笑向娉娉說道：適才聽見娘姨告訴我，說小姐明早便要急於動身，爲何不在此再勾留幾日？倉猝之中又不曾備得一杯餞行水酒，我已吩咐小高向酒館裏定了筵席。娉娉站起身來，接着說道：伯母千萬不用費心，如此客氣，轉使姪女不安。最好就是伯母這邊廚房裏添幾樣餚饌，我同妹妹在閨房裏對酌，伯母並可自便，不敢勞動。伯母再來相陪，昨天聽見娘姨告訴我們，說是意琴妹妹如何，又

發起熱來。近日天時狠不正當。伯母還宜格外加意。不知意琴妹妹的熱退淨了。不曾薛氏皺着眉頭嘆道。我被他們小姊妹真是鬧得乏了。這一個才算略平靜了些。那一個昨日夜間又將我吃了一嚇。驟然的鼻翅鴨張。整整的熱了一夜。轉到五更時候才覺得稍爲寧貼。喂他的乳也不肯吃。只是迷迷糊糊的要睡。清早起來便延請了小兒科醫士來診視。據醫士的口氣怕是要出痘兒。我聽着狠是懸心。他一個乳哺孩子。一共還不會替他種過牛痘。萬一真個鬧出這件大事來。小姐你替我想想怎不叫人急煞。娉娉勸道。伯母且放寬了心。這樣事情急也無益。只要順順當當的見了點兒溜了漿兒到也好。其實像小妹妹雖在週歲之中。就是早些替他種了牛痘。也自不妨。像外國風俗無論孩子無論成人。不但每年須要種一次牛痘。還有。一年種兩次的。所以天行的痘兒。外國簡直沒有這事。(我中國伯叔兄弟聽者像此等議輪。有益於社會。正自不少)鳳琴在床上也急得甚麼似的嚷著說道。姐姐你不知道娘他們的。

見解和我們畢竟不同。我累次勸過娘，叫娘替小姊妹多種幾回牛痘，娘都責備我們中了外國的毒。凡事都要仿外國去辦，姐姐也來這樣說，知道娘肯依你不依。你譬如壽琴哥哥，在中學校裏，他們每逢一學期都要種一次牛痘，娘平時聽見還說他們麻煩死了。今日妹妹果然出著痘兒，娘不是白尋出來操心。薛氏聽著鳳琴說這一篇的話，笑道：姐姐你看他這病後肝火旺不旺？我又不曾說甚的？他就這樣連篇累牘的說個不了。娉娉也笑起來，說我們少年孩子的意見部有些同年紀長的前輩老人家相左，譬如我的母親在先也不是一個拘守中國成法的人。壓後來在美國住得慣了，他老人家也就事事覺得外人比我們中國文明些，我不是敢笑伯母伯母可算不曾出閨門一步的人物。自然聽着我們說話有些不大相信，將來歐風東漸，伯母們自會同流而化。妹妹你正不必替伯母着急，薛氏笑道：好好你們姊妹們狠是談得入港，我們這些老頑固幾乎被你們排擠了，我就依金小姐分付今天晚上的酒席就命。

他們送至鳳兒房裏。鳳兒多勸你姐姐吃一杯酒。恕我不來相陪了。娉娉含笑躬身相送。薛氏出房之後。不多一會。天色已暝。電燈齊明。早有僕婦們在鳳琴臥室另外一間套房裏安置筵席。酒香花氣陳設得十分綺麗。鳳琴却好今夕不值癟疾之期。精神較爽。娘姨伏侍他下床。便扶着娘姨肩胛欬欬的走入來坐的椅子上。已用絨毯鋪疊齊整。鳳琴坐下。瞧見几間尙設着幾盆殘菊。扶疏枝葉楚楚可憐。開口向娉娉說道。歲月如流。青春不再。花猶如此。人獨何堪。（

感懷身世。沈痛非常。况新病未瘳。離筵乍設。鳳姑娘當此宜其觸口而出。不當以懷春少女譏之。不審讀書者以吾言爲何如也。）姐姐你可記得當初在葉家姐姐那裏紅氍毹上曾將一枝碗大菊花打我這不櫛潘安。掃眉子建誰知就因這件事上。我同姐姐便結下了這重香火。因緣好姐姐。你如今回想起來。可覺得好笑不好笑……娉娉聽鳳琴說到這句話。不禁羞得臉上通紅。笑道。虧你狠好的記性。怎麼將這些辰年卯年的事情。還重新提起來。（舊事重提。

真個令人不禁有今昔之感。——你還說呢。我那時候白白的爲你害那場病兒。真是好生冤枉……婢婢說至此處又用手指在臉上羞著他笑道好了莫說天下事沒有報應。你帶累我無辜爲你害病偏生一般的也有人替我報仇。你是好人你不該也爲著別人害起病來了。（閨房謔語此最可聽）這句話---直戳入鳳琴的心。鳳琴真個羞得無地可容。自悔不該拿話去笑他轉被他奚落得去了。（人必自侮也。然後人侮之。女孩兒家發言可不慎哉。一笑一過了半晌才拿別的言語搭訕說道姐姐你莫說辰年卯年的事情我細想起來好像便是前日的境況一般可想光陰是最飛快不過的。婢婢也自點頭無語……兩人愈談愈覺得親切其時酒已三巡又吃了好些菜。鳳琴又說起明天這時候姐姐好已到上海了放洋之後相見更不知何時。惟是雁息魚消姐姐千萬不可忘記要常常通著信函我在中國才可放心。婢婢道這個自然就是妹妹將來訪出馮少爺消息也須寫信告訴我呢。我雖然海角天涯寄身海外要

曉得我畢竟是中國人。我如何有一時一刻能放祖國得下。（彼出洋留學諸君聽著）祖國強呢。我在那裏也有榮光。祖國弱呢。就使我在外面安富尊榮異常順適。萬一被人家罵起我這亡國奴來。叫我如何禁受得起……娉娉愈說愈覺沈痛。離懷別恨。一齊把來堆在心上。端著酒杯子轉覺得懨懨無語黯然消魂。鳳琴也是涕泗交頤。寸腸欲裂。酒餚放著冰冷。彼此更不能下咽。僕婦們看見他們光景正猜不出是何用意。只躲在旁邊指指點點。（嗟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此娉娉鳳琴所以食之不能下咽也夫。）停了好半晌。還是鳳琴勉強笑着說道。我這個東道主人也算太坦率了。母親還命我多敬姐姐幾杯。酒怎麼姐姐連菜也懶得吃了。回頭更命娘姨將酒重行燉熱。親自執壺殷勤向娉娉酒鍾裏貯了滿杯。娉娉笑道。妹妹也不必客氣委實大家都不勝酒力了。就請妹妹賜飯罷。鳳琴道。姐姐再盡一鍾。我要唱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詩句了。（用古人之詩引出今人之詩文情絕妙）說着又命僕婦們將靠西邊那。

幾扇紗窗一例替我開放好讓月光照進來洗滌塵障是時剛是九月下弦在這午夜時候那半輪殘月果然覺得非常可愛鳳琴高興自家也飲了一杯酒笑望着娉娉說道好姐姐我有一句恃愛的話值此良宵又難得我們姊妹聚在一處我的意思權且將離愁別恨暫時收拾我要姐姐將當年那懷人詩句裏第三首唱給我聽未審姐姐可肯重譜新腔曼聲低度娉娉含羞笑說道虧妹妹還記得這些舊事蟹吟蚓唱此調久已不彈妹妹何苦更逼着我獻醜況且夜色已深妹妹新病之軀未宜久坐萬一新寒中體重爲風露所欺明日道上驪歌轉使愚姊放心不下鳳琴笑道陳琳之檄能愈頭風杜甫之歌可驅癟鬼我要想聆姐姐佳句並非取快一時正欲藉君佳什起我沈疴姐姐你若是唱詩之後妹子不霍然而愈便對不住姐姐呢娉娉被他纏得沒法真個便拿著席間牙筋擊節微吟道香桃瘦盡不成花年紀驚心到破瓜壓損羅衫秋葉葉風雲大陸我無家（鳳琴強娉娉讀懷人詩偏注重第三首讀者窺其詞意

可知娉娉此時已無此身世之感、而此感惟鳳琴爲深、憐我憐卿、真個銷魂欲絕、至於廻抱前文、了無痕迹、猶其餘事。」每吟一字、必曼聲低度、不獨房間諸女僕聽了、相對唏噓、便是那樹上棲鴉、不知爲何也、磔磔驚飛、另棲遠樹。鳳琴一直聽到末句、益發涕淚琳瑯、羅衫盡溼。（芳心感喟、可想而知。）娉娉唱畢、也就含情無語、勉強吃了一杯酒、便催着上飯。是夕兩人直飲至四更時分、大家都覺得有些困倦、娘姨在旁催促、彼此才勉強吃了半碗飯、撤筵之後、又坐了一會、各自寢宿。不題。誰知鳳琴、因爲夜深久坐、未免又中些新寒、就枕沒有多時、重行發起寒熱來。次日便不能下床。娉娉聞得此信、清晨便趕來、鳳琴臥室裏、詢問他病狀。鳳琴十分焦躁、執着娉娉的手、問道：「姐姐今日是否決計動身？」我本擬要送姐姐一程、借此呼吸些外間新鮮空氣、不料病魔作惡、又同我糾纏起來。我一時憤恨不如、仰藥而死、反覺得乾淨些、省得受此折磨、叫人難受……鳳琴說着、兩頤上格外紅暈、頓時嗆咳不已、緊握娉娉的手、淚痕滿面。

嬪嬪勸道。妹妹總須安心靜養。俗諺說的好。病至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像妹妹這般着急。只有增加痛苦的分兒。那裏能求速效。妹妹身體素來健旺。不過因外感所經。一時困頓床褥。虧你說得出。怎麼要同病魔拚起命來。豈不可笑論理。妹妹病還不曾痊愈。做姐姐的不該捨你而去。只是母親他們僑寓滬上。日夕盼我行旌。我仔細思量。便在此多住幾日。於妹妹並無益處。轉累着伯母。著意周旋。使我不安好。在如今的時勢。第一交通最便。我雖然暫時別妹妹而去。我有甚麼消息。我立刻可以寄信給你。你的病如若一經好了。也須寫信告訴我。讓我放心。還有一句話囑付妹妹。妹妹病愈之後。料想不到上海必赴天津。若是尋見馮少爺。自然不消說。得知恩報德。在地爲連理之枝。在天作比翼之鳥。如今文明時代。妹妹萬不可因爲害羞。轉誤了終身大事。萬一……嬪嬪說到這句。却再不好往下直說。只得咽住了。重行說道。還有一件可笑的事。我却不得不在妹妹前替他申明。這個便叫做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呢。妹妹你在武

昌城裏可還記得有個人同妹妹甚表敬慕這人名字叫做俞竹筠他同我敍起戚誼來却是我的表兄倒是一個愛國的少年不過他是激烈一派當初同我議論時事我是主張穩健他甚不以爲然他的宗旨都說天下事不經破壞斷斷不能整頓我聽他的議論也不以他爲然我拿話駁他說是破壞容易整頓却難況且破壞一次同胞們必經一次痛苦這些能破壞的人又未必就是能整頓的人中國元氣自同光以來屢經損壞至今猶未平復若再去尋動千戈弄得瘡痍遍地恐怕人民未享革命的福先受革命的禍平情而論這也算不得是英雄作用他每每聽見我的話也只笑我胆小譏諷我是女流見識後來我因爲避禍逃往美洲他倒也時常寄信給我後來有好些時不通音問我正自放心不下誰知他又已逃往日本他在日本有一封信敍述他近年的狀況並避禍的緣由內中却另有一段心事同我斟酌（此何事耶諸君試猜之）我看過之後也就一笑擋過一旁此番回到中國本意到過九江之後順道

武昌要去訪妹妹一談所以將此信帶在身邊那裏想到便在九江意外會見妹妹芳躅當時就想將這封信呈給妹妹一閱一者因爲接二連三的遇著這件不幸的事鬧得人昏頭昏腦二者我知道妹妹心緒如麻這些閒話不便再取出來惱亂妹妹心曲我不敢同妹妹取笑及至看見妹妹對於馮家少爺這樣用情這件事更該付之不議不論之列然而他既然有這意思書中又諄諄囑託我不可置之度外我若不依著他做到了怕他將來要埋怨著我所以我今日臨別特地在我皮篋裏將這封函信取出來送給妹妹過目……娉娉此際早從袖間取出一疊東洋信箋遞向鳳琴手裏鳳琴已猜著娉娉話中用意不由雙頰絢紅勉強將信接在手中大略看了一遍重行遞給娉娉一聲兒也不言語（書中究竟何語娉娉未嘗明言鳳琴又未嘗明言然而讀書諸君自己瞭如指掌矣所以書中亦不必明言寫來真是好看）娉娉笑道你看這人癡也不癡此事如今我們且擋着不談且看將來的機會罷（窺娉娉用心都

恐阿祥不能生還之意爲多。然而難乎其爲鳳姑娘矣。此鳳姑娘所以哭也。一
鳳琴聽到此處。又不禁哽咽哭起來。只說了一句姐姐路途保重。恕妹子不能。
遠送了。娉娉含淚點頭。正是。

春思撩人愁與病。秋風送客水兼山。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江邊破獲奸人。偏生又將阿祥擄劫而去。致留此大大缺陷。爲鳳姑娘致病。
之由。非作者故爲盤旋也。然而於此時間。已暗藏無數事迹。且不如是。則鳳
琴愛阿祥之心。必不深。風雪冰霜玉汝於成。阿祥有焉。

俞竹筠求婚一篇信函。係書中絕妙門筭。蓋書中金娉娉發現。尙在葉錦文
之後。而終身所託美滿良緣。已先錦文而作。一結束善讀書者。於此中未嘗。
不注意。錦文以爲渺渺東瀛。絕無消息。不勝雁息魚消之感。雖然不敍錦文。
不可也。竟敍錦文。又無此閒筆。於是從娉娉懷中出此。一束不知者。以爲拇。

指。駢枝。其知者。以爲。帷燈匣劍。是在善尋脈絡者。原評
書中出一金娉娉之母。又出一韓鳳琴之母。金母慈母也。韓母亦慈母也。身
分不同。遭逢各異。而一片愛護兒女之心。彼此如一。作者於此等處。刻意摹
寫。足以教孝。固不同他種言情小說。專述兒女閒情。無關正旨也。

驪歌一曲。最是魂消而况。身世之悲。今昔之感。一時並集。能勿令美人的心碎
耶。此鳳琴於離筵語別之際。所以悵觸前塵。淒惋欲絕。而閱者於此亦不得
不灑一掬同情之淚也。 獨鶴評

俠鳳奇緣

俠鳳奇緣中集一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189B

大
日

立
本